

馨 若

著 素 懷 張

若馨

實價四角

著者 張懷素

發行者 張懷素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號

代售處 各大書局

汪 序

廿五年下半年學校裏開了中國新文學一門選修學程，選習的學生都是對於文藝有相當愛好的人。我雖說暫時充當了她們的指導者，可是既非文壇耆宿又非儒林權威，論資格只是她們的同好而已，所以我採用的教學方法也是與一般儼乎其然的教授法不同，簡直可以說不是教授而是共同學習。我所知道的提出來告訴她們，她們所知道的提出來告訴我；我看過了的書覺得好的介紹給她們，她們看過了的書認為好的介紹給我，或是自由加以討論——這是閱讀一方面的「工作情形」。除了閱讀之外也共同練習寫作有的從事翻譯，有的埋頭創作，看得出是費一翻苦心得來的作品便在學校裏小刊物上加以發表。有時讀到或是討論到戲劇，便來一次小規模的公演，我也不免被纏着塗上粉墨裝上假鬚鬚充當一個「脚色」——如是者半年。

這樣「貓鼠同行」的工作倒並不全無收成，懷素君的這一冊九萬字的創作便是這次的工作成績之一。

懷素君還是初次學寫小說，其工作之努力與態度之誠懇，直使我這被稱爲「師」的人感到慚愧嘆服。我知道她完成這部小說所費的時日並不久，可是却並不流於粗濫。寫好一部份原稿便拿給我或其他同學閱看，要求批評。每一個不經意的指摘她都接受着，改削重抄。聽說她爲了這一件工作累得生病，可是生了病她反覺得清閒了，輪在學校療養室裏繼續構思書寫。且不說別的，便是這樣的工作態度就值得欽佩。

懷素君爲文清麗，寫來毫不費力。這一部作品我特別喜歡她寫家常瑣事的地方：太太們的牌局，敏強家的錢別宴，南昌舅舅家話舊議婚等節，都是不平凡的描寫。有一位先生曾評說她的筆調頗似英國女作家 Jane Austen 的係明論。我以爲她這種行雲流水似的家常素描，即使比之以曹雪芹，亦無愧色！

當然，這一部小說不是毫無缺點的——這倒不是因為為人師者對於自己的學生即使是「高材」也非加以貶責不可，而是事實如此——這也不必引為失望，因為一則天下一舉成功的事本來少可憐得，二則像懷素君那樣的缺乏生活經驗的人而要她產生偉大的作品根本是一種苛求；不過我知道懷素君是並不以此為止的，技巧修養的增進與生活經驗的豐富正是她現在的企圖，我想不久的將來她一定會有更進步的作品來與世人相見的。

汪宏聲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晚於上海

葉 序

本來我是沒有什麼資格來做序的，只是懷素再三懇托，誠情難却；而且她那部一部的創作的確也引起了我不相當的興趣；因此，不辭淺陋，便來佔上一些篇幅，但望若馨不會因此序而有所損失。

關於若馨這書，我是沒有許多好說的，一則因為未及仔細將它閱讀一遍；再則，因為自己為文十分幼稚，何能對人家下什麼批語？關於若馨的作者，我却很可以來介紹一下，因為我和懷素是五年的同窗，對於她的生活，個性，多少有些認識。

她這次創作的出刊，在旁人看來，是覺得很突然的；在我，却深知她有三五年的準備，因她一進聖校，和我熟悉後，便時常向我吐露她這唯一的願望——將來從事文藝工作——所以她這次的著作，雖是初次嘗試，可是絕對沒有矯揉造作的弊病。她把青年人的生活，毫不着色地輕輕畫出；把小兒女的心理，忠實地，天真地細細

寫來。其文筆的活潑，設想的週到，教人佩服之極。

往常看小說，我最恨看虛偽的，不切實的作品，因為文字和言語一樣，不真摯，誠實，便失却了它的價值；而且滿紙的欺人之談，看了也不爽快。這若馨的故事，我看着便有一種真實的感覺。因為作者將青年們的實地生活和真切心理隨手素描出來，無怪她的作品會這樣的動人了！

這若馨的出刊，正是懷素煞費心血的代價。現在且不要去說別的，就是她那洋洋九萬言的埋頭苦功，曾費去了她多少可貴的時間和心思！我對她這部著作，祇有佩服的份兒，羨慕却是不敢。她的深意苦志是着實可以嘉獎的，望讀者別當它普通的小說看，而將她深深地體味一下！

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于聖瑪利亞女校

自序

在這過渡時代下，像這樣的故事正不知有多少，這只算是幾千萬個悲劇中的一個。這是一個千古一律，又是千古常新的故事。像巴金先生在他的春天裏的秋天中說的：「每個人都有春天的。無論是你，無論是我，每個人在春天裏都可以得着歡笑，得着愛情，得着陶醉。」因為每個人都有春天，這故事便輕輕的展開了。但却給吃人的舊禮教蹂躪了春天的燦爛，帶來了冬天的蕭殺。這是一個平凡的故事，正如張君愛玲說的：「也許一般在小說中追求刺激與興奮的讀者們要感到失望，因為全篇中並沒有『偉大慷慨』的英雄美人的可歌可泣的歷史，也沒有時髦的『以階級鬥爭爲經，以兒女之情爲緯』的故事，只有很平凡的事實——一個女孩子怎樣得到，又怎樣結束了她的初戀。」故事中的女主人若馨是爲她的家庭犧牲了，華藍和另外一個女子結婚却並不能歸咎於他，他也是犧牲在嚴命之下，這不幸的結果是畸

形社會所賜予的。兩個青年是給摧殘了，也帶累了不少和他們有關的人。澈底說來，犧牲了兩個青年之後，對於雙方的家庭也並沒有好處。在現在的中國，不知有多少若馨和華藍，也不知有多少家庭捲在這麻煩的漩渦裏！要澈底解決這問題，首先要剷除那傳統的舊觀念和吃人的舊禮教。但那一天才是青年們得到光明的日子？

這故事一半是根據事實，一半是憑着想像湊合寫成的。從來沒有大胆地寫過戀愛故事，也從來沒有寫過長篇小說，種種沒有經驗，寫來當然是極幼稚而又弊病很多的。這篇稿子能完篇，全仗汪師宏聲和各位同學的勉勵。這故事是為紀念一個友人——茜——而作。寫成後也並不一定想付印，後經幾個較熟悉的同學的慫恿，竟毅然付印了。從寫作至出版，汪師宏聲的幫助最多。在這裏向他道謝。

二十六年三月七日

「若馨，現在各學校都相繼開學了，你的學校問題解決了沒有？」年老的父親取下了香烟嘴問正在看報的女兒。

「還沒有哩，爸爸，我也不知道究竟那個學校好，此時差不多的學校都開學了，怎麼辦呢？」她放下了報，向着父親。額前的短髮披下來；她將頭向後一仰，那一片柔順的頭髮好似緞子般的披向耳後去。

「昨天在報上看見亦青文學院還在招生。這是一個新開辦的學校。不妨去要份章程看看。」父親說。

「表姊，下午同我去要章程好不？」若馨要求她的表姊。

「可以。」她表姊答應了。

若馨這才又拿起報來看。她的頭一低，頭髮又紛紛的披向額前來。她故意用頭髮擦着報紙，沙沙作響。慢慢的，她又將頭髮仰向耳後去，那圓而帶尖的臉上有一張小小的嘴，有一對明亮清麗的眼睛。那一雙微微向上的眉毛給人的印象是這個女孩子不隨俗，表現了她的好強心。她穿着長襪齊膝的洋服，那樣活潑地。

飯後，若馨同她表姊去要章程。在路上，若馨對她表姊說：

「表姊，別的學校都開學了；要是找不到學校可就糟了。」

「上海學校這麼多，怕找不到學校！剛才舅舅不是說亦青文學院很好麼？去要了章程來再說。」她表姊安慰她。

好容易找到了亦青文學院。除了院門前一塊黑底白字的校牌高高的掛在那裏外，靜悄悄地什麼人也沒有。

「表姊，怎麼沒有人？屋子也不整齊，並不像個學校。若馨有些失望了。」

「且進去看看。」表姊說。

「那邊有一個人來了，好似門房模樣。讓我去問他。」若馨迎着那人走去。

「喂，開了學沒有？還招生麼？高一招不招生？」

那老頭兒向着若馨望了一會，慢吞吞地伸出籠在袖子裏的手說：

「開學了，還沒有上課。招生的，可是中學部不在這裏。你要投考高一請到中學部去報名。」

「中學部在什麼地方？」若馨問他。

「在柯正路十九號。」

「怎麼？中學部不在這裏？」表姊問。

「說不在這裏，我們走吧。」

過了馬路，若馨回頭望望這文學院的屋子，那樣死寂地，祇有冬日的陽光淡淡地照在校牌上，若馨說：

「我希望中學部不要像這裏一樣零落。」

「柯正路該向那邊走？上海的路我不認得。」表姊說。

「一直走向左轉彎就是柯正路了。」

「人家忙過年，你却忙考學校，真是苦惱！」表姊打趣她。

「這也是沒法子——這不是亦青中學麼？我們真眼鈍，這樣大的字早該看見了。」若馨輕快的跳起來。門口有幾個形似學生又像門房的人站在那裏，一個個鼻子給西北風吹得通紅，見她們走近了，都驚奇的向着她們。

「這些人是學生還是茶房？」表姊輕輕的說。

「不知道，怪討厭的。但既然來了也不能空手回去。」若馨說，蹙起了那微微向上的眉毛。

她們走到傳達處，不見一個人。正在爲難，門口一羣中的一個喊：

「門房，有人找。」

於是才來了一個門房。

「有章程麼？」若馨問他。

「有，有。」他拿了兩份章程出來，並附有兩份招生簡章。

若馨和她的表姊離開校門時，聽見這一般人在竊竊的私語着。

「表姊，這些人似乎是本校的學生，這樣可厭！」

「不理他們就是了。」

「如果爸爸知道是男女同學的一定不會讓我進。」若馨說。

「那就進老學校吧。」

「不，我不喜歡老學校，二則又要寄宿，我就怕離開家，這裏離家很近，可以走讀。

你說回去怎樣和爸爸說？章程上是說男女同學的。」

「奇怪，報紙上明明載着是男女兼收，難道舅舅沒有看見？」表姊說。

「不知道，大概是爸爸沒有留意。」

「這樣說章程要不到，招生的。幾時考，幾時上課，學費多少就是了。別的一概別

提。

「這不是要扯謊了？」若馨說。

「那也顧不得許多了。」

到家，父親已由辦公處回來了。若馨先將章程放在樓上，再下來見父親。父親問：「章程要來了沒有？」

未開口，若馨先紅了臉，照她表姊的話說了一遍。她父親沒有說什麼，只叮囑她好好的將書溫一下。若馨如遇大赦般的跳上了樓，見了表姊說：

「我真嚇死了，下回再也不扯謊了。後天就是考期，明天去報名好不好？今天恐怕遲了。」

「好，明天陪你去。」她說。

若馨真是忙了。開書箱找書，看投考常識。她母親見他忙得這樣，不禁失笑說：「臨渴掘井中什麼用？一天多的時間也趕不出什麼來。」

若馨什麼都不管，只捧着書往腹內吞。秋菊請吃點心也沒聽見。她妹妹過來將她的書奪下了她才嚇一跳。她妹妹說：

「好了，別做書獃子了，請用點心吧。」

「還有幾頁讓我看完了就來。」她眼不離開書的說。

不一會，她跳着下樓，一見她母親就說：

「媽媽，你看我的成績好不好？兩點鐘內已溫熟了代數。」

「我還不知道是走馬看花！點心命人去熱，早已冷了。」她母親說。

放下了筷子她又奔上了樓。她所怕的就是幾何，拿起這本書就頭痛。再經一連幾題證不出，心裏懊惱起來，越懊惱越做不出，到吃晚飯的時候還沒有頭緒，可是頭已昏極。不吃晚飯，極力的做，到半夜才稍有端倪，可是人已支持不住了。第二天早上起不來，竟發熱了。

「表姊，我今天起不來，請你代我去報下名，要求遲兩三天考。你再問問有多少

女學生。我想午飯就在那邊吃。」若馨靠在床上對表姊說，手裏還捧着書。

「好，我知道。睡一會吧，再看書更要頭昏哩！」

表姊走後，若馨翻開書來看。只見一行行的字在跳動，一句也記不住，只得閉了
眼睡下。」

「大小姐，陸小姐來了。」秋菊輕輕地走近床前說。後面跟着一個不施脂粉短
髮黑臉的女郎。若馨睜開眼一看，說：

「芸，你來了！快坐下。我不好過哩！」

「我一進門你母親就告訴我你不好過。什麼病？」

「這是趕出來的病。」若馨說，咬着嘴唇笑。

「趕什麼？」芸問。

「趕書。」她說。

「這樣用功，年假還趕書！」芸說。

「我要考學校哩！」若馨說。

「考那個學校？」芸又問。

「亦青中學。」若馨說。

「這學校離我家的店很近，你可時常來玩了。走讀？」

「走讀是男女同學的。」若馨輕輕的說。

「伯父讓你進？」

「別做聲，瞞着他的。」若馨說。

「你好大胆！」芸指着他說。

「沒有法子，別的學校開學了，實光女中我又不願再進。我貪這個學校可以走

讀。」若馨說。

「記得我們才認得時，你才一點點大。這已是好幾年的事了。小學畢業時你才十二歲，那時我十四歲。現在你比我幸福多了，你還在讀書，我却成天的閉在店中。」

芸羨慕地說。

「我不懂你父親爲什麼不給你進高中？」

「那是媽媽死了的緣故，又因爲店裏人少，我父親要我在店裏幫他。」芸說。

「你再要求你父親看，我門再能在一起讀書多好！我們能一輩子在一起更好。」若馨笑說。她用手指捲着枕套上的花邊。

「不會答應的。我父親只允許我進商務印書館的函授學校。至今半年，也稍有點益處。」芸說。

「做事也好，不用看先生的臉色。」若馨說。

「小時候看先生的臉色，大了又不用看。」芸失笑說。

「就要考了，我的書還預備得沒有把握哩。」

「不要愁，再愁更要病呢。表姊到那裏去了？」她探頭向對面房中看看。

「替我報名去了。」若馨說。

「她認得？」芸問。

「昨天同我去過一趟。」

「她却能幹，雖自鄉下出來不久，在上海也很老練的。若馥呢？」芸又問。

「大約在樓下，你上來沒有看見她？」若馨說。

「沒有。」

「或者在書房裏也說不定。」若馨說。

「她也換學校嗎？」芸問。

「不換，仍在實光。」

「吃飯了，起來吧。」芸說。

「我不想吃飯。你在我家吃了飯去。」

「不能，我父親等着我寫東西哩。我就要走了。」她站起來了。

「那麼再坐一會吧。」若馨留他。

「有工夫我天天會來。你家我從小就跑慣了的。你還怕我不會來再見。祝你考試成功！」芸笑說。

若馨無法，只得讓她走了。

飯前，表姊回來了，一進房門就說：

「恭喜恭喜！書可以不看了。這是什麼？」她將一張卡片高高的舉起。

「免試證！怎麼不用考？」這太出乎若馨意外了。同時她感覺到這個學校不見得高明。

「你安靜的坐着，讓我告訴你。我一進去就先報名，報了名我就對他說：『此人現在病着，可否通融過幾天考？』他將你的文憑和成績單看了一下，就說：『有相當的證明，不考也行。』於是就填了這張免試證來。可是一樣，女學生我沒有看見。說不定沒有來，或者在女生宿舍。還有，男學生更多了，一個個目不轉的向着人。我想反正往返便利，飯就回來吃怎樣？」

「好，今天勞了你的神了，多謝你。」若馨說。

「這樣客氣做什麼？睡吧，養好了病好去上課。哦，你知道那天上課真是巧，是三十晚上。別人歡歡喜喜的過年，你却要穿過牛鼻子了。」

「表姊，你還得替我去繳學費呀！」若馨說。

「當然的，後天去繳，你睡吧，一切話我和舅舅說去。」表姊下樓去了。

除夕前一晚忽然下起雪來。若馨站在窗前看着牠一片片的往下飄。她妹妹和秋菊上來叫她吃晚飯。她們走近了她身邊她還沒有覺得。

「大小姐，吃晚飯——」

「別鬧，大小姐在賞雪哩。別擾了她竹清興。」她妹妹打斷了秋菊的話，隨手將地下的小黑抱起來，又說：

「小黑也會賞雪哩。」

小黑的尾巴搖得像一把扇子。

「誰賞雪來？我正愁明天怎樣去上課呢。」

「你就這樣多愁，這也值得愁！快下去吃飯吧。」她妹妹說。

若馨自己也不禁笑了。

若馨這一晚上睡不着，有些興奮，有些害怕，又好似失了什麼似的。才矇矓，天就亮了。對面瓦上一片雪白。天上還一片片的在往下飄。管不得冷，一跳起來。

「表姊，風大雪緊，怎樣去上課呀！」她穿過賓客臥室，到表姊房中。她也起來了。

「我起來預備送行哩。可不准躲學呀。」表姊說。

「送行不敢當，可是不准冤枉我躲學。」

「吃了點心沒有？」表姊問。

「沒有，我才起來，也不想吃。」若馨說。

「哈哈，好不害羞，要上學了連點心都嚇得沒心思吃了。還說別人冤枉你躲學。」

你正想躲一下學哩。」妹妹抱了小黑進來。

「赫！偷聽人家說話，該打！」若馨說。

「打可不能，我是來送行的。看，小黑也來送大小姐的行了。」她將小黑送在若馨腳旁。小黑搖着頭，擺着尾巴。

「不早了，洗了臉我就要走了。」若馨說。

若馨冒着雪乘上電車。因為不熟悉，乘過頭一站。當電車經過校門時，聽見裏面在打鈴。心想，糟了，上課了；第一天就遲到。趕緊跳下電車，回頭，雪片仍密密層層的往下飄。走進校門，只見寥寥幾個人站在廊下，看下雪。看見若馨進來，大家的目光都移向了她。她有些窘。走進高一教室，空空的沒有人。

「怎會沒有人？奇怪！」她心裏說。

「也許第一堂沒有課，再等一會看。」她又想。

她無聊得很，儘打量這教室。這屋子是長方形的，左右兩排座位。桌子是黑色的，

一桌可坐三人。左邊一排五扇窗戶，可以俯瞰馬路。門在右邊。前面掛着黑板。後面有幾扇門通陽台，在陽台上可以看見操場和馬路上的一切。屋子裏沒有地氈。標本等陳設，只覺得簡陋得很。這給若馨第一個不滿意。天色這樣陰沈，又冷，臉凍得通紅。那短短的覆在額前的頭髮給溶化的雪打濕了。小小的一方手帕，已揩得透濕。她將身上的水漬抹去了，將大衣裹得緊一些。她打算回去，走下樓來。她奇怪怎麼老碰不見女生。到辦公室去，容易找着了了一個人，她就問：

「是不是今天上課？」

「本定是今天上課，但學生沒有到齊，不能上課。」那個人答。

「那麼那天正式上課呢？」若馨問。

「大概是因爲過年的關係，學生不能來。大約過了年就可正式上課了。」他說。她想，這樣隨便。過了年，那天才算是過完了年呢？

「書是不是在校中買？」她又問。

「在校中買也可以，自己買也行。」

「怎麼不見女同學？」她忽然想起了還有一件大事沒有問。

「有的，大約也是因為過年沒有來。」他說。

「一共有多少女同學？」她好似審判罪人似的。

「有好幾個，想必過一两天就要來了。」

她不願再問，轉身就回去了。這是使她不滿意的第二點。到家誰都驚奇她回來得這樣快。

「今天不上課？」她母親問。

「因為書沒有到齊，不能上課。」她不敢說實話，心裏着實不安。

「到底給她躲成了學。」若蘅說。

「幾時再去？」表姊問。

「過兩三天總該到齊了吧。」她說。

吃飯時，父親問她：

「明天元旦，上課不上？」

「本來要上，因為沒有書，要等兩三天，」她說。

「這可玉成了你躲學。」母親說。

她心裏深深的不安着——說謊，躲學——想據實說出來，又怕會因此輟學，話到嘴邊又忍了回去。

新年也就忙忙的過去了。初四一早，若馨又匆匆的往學校裏去，這一天她却去得太早了，教室裏又空空的沒有一人。這天氣非常好，滿室陽光。她將書放在左邊第四張桌子上，靠着窗痴痴的望着街上。馬路上來往的行人都縮着頭籠着手的走；寒風呼呼的在吹。

不一會，有人推門進來了。她將頭回過去，見是一個男學生，她立刻將頭回了過

來。那男學生也就立刻退了出去。只在這一瞬間，她的腦中已印上了一張有着微鬚的頭髮和一雙光亮的眼睛的臉。

隔了一會，又有人進來了。這回是一個女學生，一臉麻子。若馨好似遇見了親人似的招呼她到這邊來坐。

「你也是新生嗎？」她問若馨。

「是的。你先在那個學校？」若馨問她。

「務正女中，你呢？」她問。

「實光。這裏女同學似乎很少。」若馨說。

「不要緊。你尊姓。」

「我姓莊，叫若馨。你呢？」若馨說。

「我叫莫然芬。我真想不到會進這個學校。其實務正也不錯，我可不喜歡牠。然而這個學校也不見得好。總之，學校沒有多大的關係，只要自己用功就是了。這裏不

知教授法如何？功課總不至於怎樣的腐敗吧？」她老練的說。

若馨不作聲，出神的望着莫然芬那兩根長長的辮子。她腦後剃去了一塊頭髮，還貼着一張膏藥。若馨覺得這個女孩子好發議論，有些自大，並不怎樣討人喜。但處於這種環境之下，能有一個同伴已是大幸事，也管不了討喜不討喜了。若馨說：

「功課倒在其次，只是女同學這樣少，男同學的胡鬧可對付不了。」

「怕什麼？學校裏有訓育主任在，他們鬧就去告訴。」莫然芬說。

若馨想又不是孩子，一動就告訴先生。她說：

「我打定主意不理會他們就是。」

正說着，學生陸續進來了。好像進來了一羣強盜，那樣聲勢洶洶地。她的心不由得跳了起來，心想幸虧有莫然芬在。頓時教室變成了茶肆。教師進來也壓不下這嘈雜的聲音。點名的時候，教員儘力叫。他們很注意女生的名字。若馨忽聽得教員叫「Mr. 華藍」，她想這個名字很新奇。因為名字的新奇，就想看看這是怎樣一個人。但

是後面那不懷好意的笑聲將她的好奇心驅散了。她不敢回過頭去，只正襟危坐的聽書。教員在上面講，學生在下面鬧，反帶累了要聽書的人不得靜心聽講。

「這樣吵，真討厭！」莫然芬說。

「唔。」若馨沒有說話。

前面一個男學生回過臉來向莫然芬瞧瞧，向他隔座的學生扮了一個鬼臉說：

「m o b e !」

若馨想，糟了。這樣怎好同教室上課！

好容易挨到放午學的時候，若馨逃似的出了校門。莫然芬問：

「Miss 莊，你家住在那裏？」

「新德路四號，你呢？」若馨說。

「文進街一百〇八號。我們是同路的，很巧。」

「可憐不同到底，否則早晚可以同出同歸。」牠那短短的柔髮在寒風中颯着，

臉兒吹得紅紅地。

「你覺得這個學校怎樣？」莫然芬問。

「我簡直過不慣；進來只好做木偶。非但不能動，而且不能說話，人都給悶壞了。」

「若馨說。」

「現在也沒有辦法了，既來之則安之。我要轉彎了，下午見吧。」

「下午見。」若馨回答她。

表姊在門口候若馨。若馨一見了她就嚷：

「表姊，我不想去了。我過不慣。」她鼓着腮。

「又發獸了，付了學費，買了書，怎樣可以不去了呢？再者另外也找不到相當的學校了。就是找到了，舅舅也不肯另外拿出一筆學費來。過過就會慣，別使孩子性。」表姊說。

「別多說了，多說也會氣死人。」她連跑帶跳的奔上了樓。

「仔細跌交，慢慢的走吧。」她表姊在後面說。

「你可知道我今天做了一上午木人，你還不讓我散散？那個姓莫的女生已給人侮辱了。我真是提心吊膽的在挨時刻，簡直是活受罪。」她輕輕的說。

「快別說了，給舅舅舅母知道了准要你退學。也不能給二表妹知道。放下了書趕快下去吃飯吧。」表姊說。

在餐桌上，父親問若馨：

「此校的功課怎麼樣？」

「還好。」她說，可是心裏說，真該打，老是扯謊。

「同學方面怎麼樣？」父親又問。

「很多，」她言不對題的答，抬起眼睛看看表姊，她低着頭在笑。

「年過完了，一個個都走了。若馥要星期六才得回來。日裏你父親出去了，只有

我和你表姊在家。」母親說。

二表妹比你苦得多呢，她要一星期才能回來一次。」表姊說。

「我現在情願像她那樣苦。」若馨說。

「爲什麼？」母親問。

半天，她說：

「因爲往返不便。」說完趕快離位就走。

一個多星期過去了，在一個星期一的早上，她走進教室，見又多了一個女生。莫然芬和她談得很起勁。當時教室內只有她們兩人，莫然芬替她們介紹。

「這是 Miss 柳惠英，今天才來。這是 Miss 莊若馨，就是剛才談起的那一位。」

柳惠英瘦瘦的身裁，長長的頭髮披在兩肩，兩眼細細的好像沒有精神似的。她

不像莫然芬這樣好說話，但喜歡笑，老是未說話先笑。

「Miss 柳今天才來？」若馨有些不好意思，她就怕和生人說話。

「前天下午到的。」柳惠英說。

「有多少女同學住宿？」若馨又問。

「連我兩個，還有一位是 Miss 管仲雪，她在高二。她可比我們苦呢，一班上只有她一個女生。我們班上不知一共有多少同學？」

「大概五六十個？」莫然芬說。

「你怎麼知道？」若馨問她。

「數位子就知道了，差不多所有的位子都坐滿了。」莫然芬說。

「真要命，一校共祇四個女生！」柳惠英似乎很着急，但仍帶着微笑。

「其實，用不着害怕。他們是人，我們也是人。祇要有理，怕她們幹什麼？」莫然芬

說。

若馨心想就怕他們不和你講理。

散課後柳惠英邀她們到女生宿舍去坐坐。

「我們的房間髒得很，不要笑話，隨便坐吧。」柳惠英說，她將她們讓進了房間。這屋子小得很，放了兩張牀和兩張桌子就沒有多大的空地了。牆上掛了不少畫片之類，桌上隨便放着零星東西。

「這靠窗的床是我的，那一張是 Miss 管的。對面那間屋子是我們的自修室兼飯廳。這樣兩間屋子就所謂是女生宿舍了。」柳惠英不禁縱聲笑了起來。

「這樣也很清靜的。」莫然芬說。

「要不要到對面去看看？」柳惠英說。她招待她們過對面房間來。這邊屋子和那邊一樣的是見方的，臨窗並排擺着兩張書桌，桌上零落的放着書本，而門靠牆設了張方桌，大概就是餐桌了，桌上有臉盆肥皂等。

「Miss 管怎麼還不進來？她這一堂也沒有課。」柳惠英說。

「往後我們下了課就可以往這裏跑了。」莫然芬對若馨說。

「沒課時儘管來玩。我們也無聊——Miss管，下課了有客呢。我來替你們介紹。這是 Miss莊和 Miss莫。」柳惠英向着正走進來的管雪仲說。管雪仲已放下了書，含笑向她們招呼。

「上一課是什麼？」莫然芬問管雪仲。

「社會。」帶點兒鎮江音。

若馨覺得她很樸實，很沉靜，和善可親。她穿着布底鞋，寬大的袍子，胖胖的。

「Miss管家不在上海吧？」若馨問她。

「不在。」

「那麼星期六星期日一定怪悶的。」若馨很同情她。

「好在能隨便出去還不覺得怎樣苦。」柳惠英說。

「離開家終是很苦惱的。」若馨說。

「人大了總得離開家，鄉下又沒有好學校，住住也就慣了。好在我們上海有親戚。」管雪仲說。

莫然芬正經地在看管雪仲那本社會學，沒有聽見她們說什麼。

下午第一堂是作文。國文教員姓朱，是一個穿長袍馬褂的老先生。頭上戴着瓜皮帽，鼻上架着大鋼邊眼鏡，稀稀的幾莖鬍子。因為人矮，走起路來跳上跳下，沒有一個學生怕他。出了題目之後，教室內仍嘈雜得和茶坊一樣。可憐他力竭聲嘶的講解題目，唾沫飛濺，然而沒有一個人聽他的。還有人大聲叫：

「題目不通，老頭子，我們不會做。」若馨想實在滑稽。忍不住要笑，又不敢。看看莫然芬，她正經地在寫。柳惠英却在紙上畫圈子。若馨交卷時，桌上還空空的沒有一本簿子。

這樣上了一個月的課，在教室內若馨始終沒有說過話，男同學的胡鬧只當不

聞不見，好笑的事也忍住了不笑。下了課就躲在女生宿舍內。放了學就逃一般的回去了。這時，她才知道坐在她前面三個男學生的姓名：中間那個姓黃，有些假道學神氣。兩旁兩個姓湯，是兩兄弟。到這時她才知道坐在她後面的那個學生叫華藍，就是有着鬚曲的頭髮，光亮的眼睛的那個男學生。他不大愛說話，老是靜靜地，從沒有取笑過女同學，也沒有和女同學說過話。他的嘴唇永遠的緊緊的閉着，表現了強有力的堅決力。坐在華藍左邊的那個姓劉，是廣東人，很驕傲。雖不和女同學說話，但有時會找着機會嘲笑女同學。若馨想這是一個侮辱女性者。坐在華藍右邊的，是一個姓閔的，這是最不守規則的一個。有一個光亮的頭，一對兇神似的眼睛，說話多牽連到女同學方面，非常的油滑，但有時又愚得可笑。若馨有些討厭他。其餘的有些知道的名字不認得人，有些認得人不知道名字。

一天晚上，若馨在表姊房裏談起校中的一切。

「表姊，假如我臉上有麻子我就永遠不到公共地方去。莫然芬真是可憐，成天的給人喊着『麻子麻子』的。她自己又專愛和男學生作對，可是吃虧的還是她自己。」若馨說，咬着手絹角。

「等你真的變了麻子時你就不會說這話了。一共有幾個女學生？」表姊說。

「可憐得很，全校只有四個女學生。和這些吃人的男學生在一起，真夠提心吊膽的。」

「當然好的也有。」表姊說。

「在我們班上有一個好的。」那一張有着鬚曲的頭髮和光亮的眼睛的臉浮現在她眼前。

「叫什麼？」表姊問。

「華藍，名字也古怪得很。這個人有些像外國明星。長長的臉，鼻子高高的，眼睛有力量的放着光，頭髮是鬚曲的。」若馨說。

「燙的？」表姊又問。

「不像是燙的。」

「大概是個大人。」表姊說。

「不是，最多像芸那樣大。閔尙賢却是大人了，和強盜一樣的，一天到晚挺胸凸肚的來和去，滿口江北音。」

「怎麼會滿口江北音？」表姊問。

「大概他是江北人。」若馨笑說，摺着手絹。

「哦，我以為他故意學江北音。」表姊也笑了。

「真好笑，坐在我前面的那一個假道學，成天的好似閉目垂頭，正正經經的，可是有好多作弄女同學的主意是他出的。坐在他兩旁的湯氏兄弟就沒有他這樣狡滑。」若馨說。

「莫然芬那樣子是難看，這樣大的人還打着兩條辮子。尤其是那腦後剃青了

的一塊使人看了作嘔。」表姊說。

若馨張着嘴笑，梳粧台的鏡子裏有一張活潑生動的臉。

「還有兩個好些。可是那個姓柳的太會笑，失了女孩子的尊嚴。那個姓管的卻好，樸實得很。她班上的男同學都欺她老實，綽號她大胖子。」若馨說。

「他們綽號你什麼？」表姊問。

「有什麼好的『小女士』，不過——」

「別做聲，二表妹上來了。」表姊輕輕說。

若馨就住了口。若馥抱了小黑進房來。她們就和她說笑。

在一個暮春的早上，若馨挾了書到校中去。一進校門，門房交給她一封信。她怔了一下，信封上是用打字機打的，左上角上署名 Louis。她的心狂跳起來，臉也嚇紅了。她並不認得 Louis 是誰。她不直接到教室內去，一口氣跑進了女生宿舍。

「你們看，可是怪事！不知誰寫信給我？」她抖着聲音說。

「拆開來看了再說。」柳惠英接過去看了一眼說。

若馨用顫抖的手將信拆了開來，先看署名，是「正」。不用說就是坐在她前面的湯正。

「原來是他。前天我也收到他一封信。」柳惠英說。

「不好，前天你收到她的信，今天 Miss 莊又收到說不定後天要輪到我了。」

莫然芬將手指在她自己的鼻子上。

「看看寫些什麼？」管雪仲說。

若馨真沒有勇氣看這封信。她猜準沒有好話寫在上面，又不敢給旁人先看。最後還是鼓着勇氣看了。信上寫着——

「我不顧人們的指謫冒昧地寫這封信給你的，確十二分的冒昧。

我不能，實在是沒勇氣，將我所要講的話寫出來。不過我現在希望你給我一個

回音——就在此這燦爛的燈光下默默地敬祝

若馨同學晚安！

正冒昧草 Louis Apr. 27

「倒沒有寫什麼？」柳惠英說。

若馨透了一口氣。

「第一封信當然不會寫什麼。你防着吧，還有第二封第三封來呢。如果你回了他，那更不得了。」莫然芬神氣活現的說。若馨給她說得害怕起來，睜着黑亮的眼睛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她說：

「只要他不寄到我家中去，我不理他就完了。」

「說不定他會往你家裏寄。他們會到辦公室去打聽你的地址。」柳惠英說。

「湯正好像是哥哥，他弟弟較好些。」莫然芬說。

「此人早已結婚了，還這樣胡鬧，真是該死！」柳惠英說。

若馨心裏非常不安定，沒有心思開口。管仲雪說：

「你們看，將她嚇得這樣！」

「怕什麼？上課去吧。」莫然芬催她。

到了教室中，湯正他們都早坐好了。若馨心想他們一定要鬧了，怔忡的走向坐位去，鎮靜的坐下。一課挨過了，他們並沒有動靜。回到家裏，她輕輕的對表姊說：

「表姊，你看竟然有人寫信給我。這日子越不好過了。」

「是無頭信？」表姊問。

「不是，有名字的。」若馨說。

「你不知道這個人？」表姊又問。

「知道。」她閃着閃閃發亮的眸子。

「你何不撕了當面丟還他！」

「我怕他惱羞成怒，反自取其辱，我只不理他就是了。」若馨說。

「是誰？」表姊問。

「就是湯正，是一個大人。功課還過得去。第一點他對他妻子不忠實，我就瞧不起他。」

「結了婚還讀書？」表姊問。

「這是常有的事——我最近真了不得，許多事瞞着爸爸媽媽。」她又蹙起了那微微向上的眉毛，鼓着腮兒。

過了一星期，若馨又收到他第二封和第三封信，她仍置之不理。第四封信上他說——

「我將希望拋進了幻滅的深淵，將理想的種子錯播在沙石上，將繁花交給了驟雨，將黃葉送進了西風。白的衣衫染了罪惡的斑斑，糟蹋了我的新生——現在我在你面前也沒有什麼好講，便有也講不出來。正如一隻老去了的蟬，即使有無限的幽怨，也不能再叫——所以請你將我的前幾封信寄回來。這只不過花了你一分郵

票；想你也樂從的罷！敬愛的——若馨。

湯正上 May 17]

這封信又是石沉大海。

柳惠英很大方，時常和男同學說話。有一天她帶若馨到乒乓球室去，許多男同學在打乒乓球。若馨不很會打，但是她很喜歡，經柳惠英一邀，不由得就拿起球板了。

第一個和湯正打，湯正故意輸了。閔尙賢即上前搶了球板說：

「Miss 莊，手下留情，我不會打。」

若馨抬起那微微向上的眉毛看看他，那樣莊嚴地。結果閔尙賢相差一下球故意輸了。實在男同學的球都比她打得好。最後一個是華藍，他從容的取了球板，英俊的站在桌子的另一端。他不說話，只微笑着。那白色的翻領襯衫，映着他那英敏的目光，那樣的有神。他們默然的打着，其餘的人也默然的看着。只有球板和球相擊撞的

聲音和球落到檯上的響聲清脆的響着。

結果，還是華藍讓了步，他認了輸。若馨也放下了球板。

「不打了，Miss 莊？」閔尚賢問。

若馨搖搖頭，她用絹子擦着臉，熟練地將頭髮仰向耳後去。她站了一會，同柳惠英回宿舍來。

當噹噹的放學鐘響過之後，學生如潮水般的湧出校門。若馨和莫然芬走在最後面。才走到操場，就聽見了校門外手拉琴的聲音，一個女人逼着嗓子唱道：

「老太太吃了我的糖，手脚輕健無災殃。小寶寶吃了我的糖，一覺睡到大天亮……」若馨走出校門抬頭一看，見學校的左邊圍着一大羣人，好多學生也都點着脚伸着頭的在那裏看。一個小孩，手中拿着一個陀螺，拖着一條長繩，由對面馬路竄過來，沒命的向人堆裏鑽。兩旁店鋪的夥計都靠在櫃台上張着嘴向這邊望着。這一堆人的後面，有一座小小的欄杆，底下有一條污濁不堪的小河。有幾個竟大胆的站

在這欄杆上，手都搭在前面人的肩上。好在這些人都凝神視而聽，否則只要一個輕輕的一動，這些站在欄杆上的就會掉下河去。圈子裏什麼也看不見，只看見兩個女人的頭在左右幌動，嘴巴張得大大的，那半江北半上海的歌聲由那厚厚的嘴唇裏送出來。若馨和莫然芬急急的走向電車站去。好幾個男學生已站在那裏了。那令人欲嘔的歌聲還從那邊送過來——

「大小姐吃了我的糖，將來嫁個美兒郎。——」一羣人哄笑起來。水菓攤上的那個胖子竟叫起好來。男學生都回過頭來向她們瞧瞧，笑得那樣古怪。莫然芬木人般的不動聲色。若馨却氣紅了臉。只是華藍，巍然的站在車站的另一端，他沒有笑，也沒有動。好容易電車來了，她們逃一般的上了車，找着兩個位子坐下。陸續上來的全是亦青的學生，滿滿一車。車子才開動，聽見底下有人喊：

「慢慢，停一停，我要上來。」因為車子的戛然而住，人失了重心的平衡，許多人便幾乎跌倒。

「該死，怎樣開車的？」有人罵了。

「赤老，車子會開哦？」一個人將頭伸得長長的罵。

「不是不是，有人上來。」賣票的陪笑說。

他們回頭一看，見一個老頭子喘着氣在門口擠。若馨認得這是國文教員朱先生。他好容易擠到了裏面。若馨正想站起來讓他坐，他還是使出全身的力量向裏擠，他要進三等去。一個學生說：

「老頭子這樣省做什麼？坐一回頭等也不要緊。」

「也許他今晚沒有米下鍋哩。」另一個說。

接着是輕蔑的笑聲。

那老頭子若無其事的擠進了三等車。當然這些話他聽得明明白白。一股同情湧起在若馨的心頭。她可憐這老頭子。他也是別人尊嚴的父親，可是爲了生活，給人家這樣糟蹋。直到下車，她還覺得心頭沉沉地。

若馨每天出入四次，時常在車上或路上遇見華藍，但彼此看看，並不招呼。有時湊巧同進校門，於是一二個好事的同學未免造謠生事。若馨於心無愧，只作不知。

一天中午，若馨和莫然芬由校中出來，見華藍在前面走。莫然芬忽然說要轉彎了。若馨很奇怪，說：

「爲什麼今天忽然在這裏轉彎？」

「因爲我怕於你們不利。」她板板的說，反面藏了多少狡猾。

「這是什麼話，Miss莫？你也這樣說！」若馨不由得放下了臉。莫然芬見她生氣了，趕忙說：

「不要生氣，對不起。我是和你鬧得玩的，可是學校裏說的人很多。我當然還是和你一路走。」

「也許學校裏有人以爲是這樣。因爲有時湊巧同車於是就同進學校，可是我

却沒有聽見人家當面和我說過。」她一向以爲莫然芬是一個正直坦白的人，想不到她也會有這種思想。當然若馨受了冤枉心裏很不高興，但究竟孩子性情，不久也就忘了。

在一個初夏的早上，若馨特別高興。她穿了短短的黑綢裙，加上水紅色翻領上衣，打着白色領帶，高高興興的到校中去。一走進女生宿舍，女校役迎着她說：

「莊小姐，這是閔先生叫我給你的。」

「赫！他居然寫信給我！他想做湯正第二了。」她心裏說。拆開來一看，短短的一封信却寫上了三四個別字。她想，這傻子普通字還沒認全呢。

學期結束前不久，華藍缺席了一個多星期，若馨只覺得教室內空空的。

一天，若馨正在乒乓室打乒乓，忽聽得閔尙賢叫道：

「喔，Mr. 華，你來了？」

若馨回身一看，只見華藍垂着頭站在門外，左臂上多了一方黑紗。若馨的心不由得一怔。後來才知道他父親死了。此後，若馨只覺得他較前更沉默了。

學期考試結束的那一天正是端午節，早上祇有一本書考。若馨考完書就到女生宿舍去。她說：

「今天是我在亦青最後的一天，下學期我決定不來了。」

「真的？常換學校也是很吃虧的。」莫然芬說。

「這學期的罪真是受夠了。」若馨說。

「此後我們見面難了。兩位在這裏玩一天吧。」管仲雪說。

「你們打算那天走？」莫然芬問。

「明天。」她們答。

「我回去後不知道還有機會來上海不？」柳惠英好似有無限感慨。

「當然能再來。」若馨爽然的答。

「我的家庭——」她說了一半就不往下說了。管仲雪却低頭不語。若馨很奇怪她們爲什麼這樣。看看莫然芬，她毫不以爲奇，好像洞悉一切似的。房裏頓時寂靜起來。在若馨心中，好似離愁，又似疑慮，她只覺得滿懷惆悵。

「下午還來玩吧。」管仲雪抬起頭來說。

「你們要收拾東西哩。」若馨說。

「不要緊，東西可以晚上收拾。大家就要分開了，我們該儘這最後幾小時歡樂。」柳惠英笑說，顯然是很勉強的。

「你們真是這短短的分離也值得掛懷！人生那有聚而不散之理？離別就不能影響我。」莫然芬說的確，她對於什麼事都是淡淡的。

下午，莫然芬來若馨家邀她回到校中去。也許是去得太遲了，她們已出去了。女

僕說要晚上才得回來。他們留下一張紙條，失望的退了出來，在操場上遇見了閔尙賢，還有華藍。

「Miss 莊和Miss 莫是來玩嗎？怎麼就回去了？」閔尙賢問。

「她們出去了。」莫然芬說。

「那麼二位預備上那兒去？」閔尙賢又問。

「回去。」莫然芬說。

若馨和華藍始終沒有說話。

「Mr. 華，我們送她們一程。」他徵求華藍的同意。

「好。」他輕輕的說。

四人同走出校門，走着走着，誰都講不起話來。他們經過一所紗廠門口，正值放工，工人如怒潮般的湧出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每人手中有一隻飯籃，頭上黏着的，是紗頭棉屑。蒼白的臉上都帶着疲乏的笑。男的，嘴裏說着輕薄的話調笑女的，女的，

有些低着頭急急地走，有幾個也妖嬈的回嘴。人好像永遠的走不完似的，馬路上好像一堆蠕動的螞蟻。若馨等避過對面人行道上來；這邊的人行道是沿着長長的蘇州河築的。那時潮水退了，那一隻緊靠一隻的破船埋在泥污中。這些都是貧民的家。那裏這裏，小小的烟窗裏冒出了炊烟。在一只較完整的船上，一個約四歲的小孩裸着全身坐在船頭上，頂上留着一撮牛舌形的黃髮，右耳戴着銅環，高興地在玩香烟畫片。他的旁邊，木盆內睡着一個才數月的嬰孩，哭得那樣的響亮。

「小三子，你看看弟弟噉！」一個江北女人在艙裏叫。小三子噢了一聲，仍自管自的玩。

「小三子，小殺頭，你這懶鬼！姊姊呢？」那女人罵了。

「姊姊，媽叫你哦！」小三子儘力地叫，引得華藍他們回過頭來。只見一個八九歲的女孩，頭上紮着筆直的小辮子，滿身灰塵的捧着才篩下的煤層由踏板上走上船來。她放下了篩子，那樣熟練地抱起了小弟弟，好似一個有經驗的保姆一樣。若馨

想窮人家的孩子格外能幹些。

「走吧。」莫然芬說。若馨回過身來，他們又繼續走路。

過了一個營造廠，便近若馨的家。莫然芬說：

「一學期過去得真快，大家又要分開了。你們都是好朋友，我希望你們不要因此事而傷和氣。」這句話當然是對他們兩人說的。

若馨一愕。她想，「爲此事傷和氣！爲什麼事呢？即使有傷和氣的事，也輪不着她來開導他們。看看他們倆，都微笑不語。大家又沉默的走路。不久已到若馨門口，她別了他們進去。

第二天若馨收到閔尙賢的信，他說——

「——在今天下午四句鐘的光景，我們不是要話別了麼？！自古英雄豪傑，遇到分離，總不免傷心的，何況我們呢？」

『行行重行行』時計是一秒一秒的過去了。距離女士府上的路程，也就近在

咫尺了。我不知我們今天走路的速度，何以這樣的快呢？這恐怕是在送行的路上，總會感覺的吧？

我和華君及密司莫，送女士回去以後，兼便道送莫女士。並蒙莫女士盡朋友勸善規過的責任，我是很感謝的。不過倘若莫女士以教訓的態度，來表白我和華君的事情，這未免有些「不寫意罷」！然而我們的心跡可誓諸天日，我們的行動，光明磊落。人生本來不過是這麼一回事，又值得什麼計較呢？

我想在我未回家以前，作一度的談話。並想在這個機會裏面，順便報告密司莫所說的關於我們的話，以便共同一笑。不識女士能不使我失望呢？——

若馨這才明瞭一切。她隨手將那封別字連篇的信團了。

若馨終忘不了那鬢曲的頭髮和那光亮的眼睛。華藍英爽的影子總在她眼前。她覺得有好多話要和表姊商量，但遇見了表姊她又說不出來。

暑假後第一個星期日的早上，若馨將整個清晨消磨在修剪花枝上。她正捧着新換了水的花瓶進房來，秋菊迎上她說：

「大小姐，這是你的信。」

「我手潮，將牠放在花上罷。」秋菊將信輕輕的承在花上。白色的信封上寫着勁麗的字。她不認得這筆跡。底下是金榜路二百三十號華藍緞。她的心突然跳起來。這封信她好似盼望了多時的，又好似來得突然。她放下了花瓶，急忙拆開這封信來。裏面的字和信封上一樣的勁麗。他說——

「……時間若飛，轉眼便放學了。」

那天莫女士的誤會，我覺得太使人難堪了。

成績報告單已經寄到了，成績尙差強人意。

下學期我不會再進亦青，因為我母親不喜歡男女同學的學校。你呢？
下星期起我將入暑期補習學校補習英文，因為我二哥要我考約中。

我沒有很多的機會寫信。再見！

盼覆……」

看完信後，要不要回信這一個大問題在她腦中打轉。她呆住了。

「誰給你的信大表妹？」

這聲音駭了她一跳。

「是你！我給你嚇了一跳。是一個同學寫給我的。」她好似做了賊一般的臉不由得紅了起來。

「是亦青的同學？」表姊問。

「是的。」

「是不是莫然芬寫給你的？」表姊又問。

「不是。」若馨說。

若馨自己都覺得奇怪，平素什麼事她都不瞞她表姊，這一次她竟沒有勇氣說

出來。

「不是姓閔的寫來的吧？」表姊問。

「不是。」若馨說。

「可不可以讓我看看信封？」

「可以。」若馨將信遞給她。

「原來是他。是不是他們造你謠言的就是他？」

「是的。」若馨說。

「你打算回信？」表姊問。

「不一定。雖然這個人品行很好，可是爸爸根本不許我和男孩子通信。我有些

害怕。」若馨說。

終於，若馨寫了回信給他。

這是暑假後一月的事——

若馨懷着忡忡的心走進雙親的房間，只見母親默然的坐在一旁。表姊手裏拿着小說，見她進來，不自然的和她笑笑。父親手中拿着一封信，老花眼睛尙未除下，臉上有怒容，可是沒有一般專制父親吃人的態度。小黑無聲息的躺在妹妹的腳旁。燈光也顯得暗淡了，房裏的空氣是緊張的。若馨已料到是怎麼一回事，她的心忐忑着。

「這姓華的是不是亦青的學生？」父親發問了。

「是的。」若馨說，聲音有些抖。

「這事只怪我自己糊塗。如果我知道亦青是男女同學的學校，我就不會讓你去。你可知道上海是一個萬惡的地方？一不留心就有失足的危險。我痛恨的便是一

班青年的誤解自由。結果是不堪收拾，十之九是身敗名裂。你是一個沒有經過世故的女孩子。你瞞着家長和男同學通信，你能保證你不受騙？」父親全是爲女兒着想。

「我不會受騙的，爸爸。」若馨說。

「到那時就恐怕糊塗了。」父親說。

「……………」

「現在你和他來往，親戚們是不會不知道的。除非將來你和他結婚，否則你的婚姻問題將受影響。」父親說。

「……………」若馨的臉紅了，她覺得結婚兩個字很刺耳。

「這倒是真的，親戚們都這樣的守舊。非但你自身將給人批評，就是我們做父母的也會給人說沒有家規。而且誰都知道你有男朋友，誰還願意再給你提親事？」母親也開口了。

「朋友就是將來結婚的對象嗎？」若馨不知那裏來的勇氣，可是她的心跳得

很利害，額上沁出了汗點。電風扇吹在身上並不覺得涼爽。屋子裏暫時沉寂了。小黑仍躺着不動，妹妹還是呆呆的瞧在報紙上。她雖不贊成姊姊的行動，可是她也不願姊姊受委屈。表姊假裝在看書，可是她害怕得很，她在担心着大表姊的命運。

「我們是爲你打算，你該想想。」母親又說。

「我下怕親戚匪議。他們也沒有權利干涉我的行動。」她鼓着腮說。

「親戚沒有權利干涉你的行動，做父母的可有權利干涉你的行動？是男女同學的學校爲什麼不早對我說？」父親的聲音抬高了一點。

「如果對父親說了，父親勢必要我退學，我怕輟學，才瞞住的。」她的眼淚將滾下來，却又忍住了。她從來沒有經過這些事，她有些害怕，又有些害羞。

「過去的事我也不追問。以後，不許再和華藍通信。下學期改進育德女校。」父親說得斬釘截鐵地。若馨不做聲，她想改進育德不成問題。關於通信似乎不願聽父親的話。誰都盯着若馨的臉瞧着。母親怕她說出更激烈的話來，她想打發她上樓，說：

「父親說的不錯，就這樣做吧。小孩子該聽話。做父母的總是爲子女好，說的都是好話。也不早了，吃了西瓜就上去睡吧。」

若馨覺得一身躁熱，小黑也拖長了舌頭。她想回答，可是說不出什麼。

「就是這個辦法，明天去育德報名。好好的將書溫習一下，預備考試。」父親一邊取下了老花眼鏡，一邊隨手將那封信丟進了一隻抽屜。屋裏空氣是緩和下來了。妹妹用腳踢踢小黑，小黑站起來搖尾巴。坐在一角的表姊手中的扇子似乎搖得活動些。母親命人搬西瓜來剖。父親安閒的理着捲了角的易經。若馨的心只是跳，她好像逢着了大禍事。

匆匆的吃了幾塊西瓜之後，她就上樓了。接着表姊也來了，她對若馨說：

「我怕你會哭。」

「差一點，可是我不好意思哭。我以為爸爸今晚會拍桌子大罵一頓。」若馨說。

「我也害怕呢。舅舅要你換學校你打算怎樣？」

「換學校不成問題，我也本不喜歡亦青，所愁的是育德不容易考。」若馨說。

「關於通信呢？」表姊問。

「……………」她不好意思說出一定要和華藍通信。

「也依舅舅的話？」表姊又說。

若馨搖搖頭。

「繼續通信？」

「唔。」若馨的臉紅了。

「舅舅要生氣哩！」表姊說。

「……………」

表姊有些害怕。她是離開鄉村不久的姑娘，她沒有見慣這些事。

「信怎會到爸爸手裏去？」若馨問。

「說來也巧；你才出門，就遞到這封信。秋菊不知道，送給舅舅去。舅舅就拆了。舅

舅很忿怒，他問舅母，舅母說不知道。又問我，我當然不敢說，只得也回說不知道。可巧你又回來了。」表姊說。

「如果我早知道芸不在家，我也就不出去了。進門時秋菊說老爺找我我就知道有事。那時我真害怕，我恨不得又走出去永遠不要再回來了。」若馨說。

「不回來怎麼行呢？你老說孩子話。」表姊笑說。

「我害怕以後會失歡於父母。」那從未受過打擊的心今晚深深的不安着。

小黑搖着尾巴上樓來，跟着是若馥。她向姊姊笑笑，倒入沙發的另一角。小黑隨卽在她脚旁躺下。

「你這跟班真是忠心，寸步不離的。」表姊對若馥說。

「牠確是很忠心的。」若馥用扇子柄擊着小黑的頭。小黑眼中放着炯炯的光，搖着尾巴。

「坐起來，小黑。」稚氣的若馥說。

小黑立刻坐起，前爪提起。

「拜。」若馥又說。

小黑就熟練地拜起來。

若馨看得呆了，她又看看妹妹，若馥覺得了，她回過臉來問姊姊：

「你今晚不高興吧？」

「倒不覺得怎樣，只是害怕得很。」她無邪的說，用腳踢着小黑的尾巴。房裏靜悄悄地，只有小青蟲撞着電燈罩的聲音。若馨站起來扭亮了床前的電燈。小黑知道小姐們要就寢了，於是懶洋洋地走下樓去。表姊也回到她自己的房間去。

在一間小而清潔的屋子裏，明亮的燈光下坐着芸和若馨。

「芸，前晚我嚇死了。我父親發現了一個男同學寫給我的信，他將我叫到房裏去。我滿以為他會拍桌子將我大罵一場。當時我的心幾乎跳到嘴邊來。你想這麼大

的人還給父母罵可真丟臉。」若馨說。

「到底罵了沒有呢？」芸搖着扇子問。

「還好，不算利害。」她閃着亮晶晶的眼睛說。

「又是那個姓閔的寫的？他真是害人。」

「這回不是姓閔的寫的。」若馨說。

「誰寫的？」芸問。

「是一個姓華的寫的。」若馨的臉漸漸發熱。

「哦，我知道，是華藍。你一定回了信。」芸笑着說。

若馨的臉更熱得利害，她四處找扇子。

「要什麼？」芸問她。

「扇子。」若馨說。

芸將自己手裏的扇子給了她。

「是不是？」芸又笑着問她。

「你怎麼知道我回了信？」若馨問。

「不但我知道你回了信，而且我可斷定你喜歡他。」芸肯定的說。
若馨的臉紅得像蘋果一樣，她的心也在跳。

「胡說。」她說。

「胡說？！往常聽你談話的語氣就知道了。」

「我沒有說什麼。」若馨說。

「當然你不會說什麼，可是聽話只要聽音就行啦。」芸說。

「……」她語塞了。

「伯父不准你和他通信是不？」芸問。

「是的。」若馨說。

「你同意？」芸又問。

若馨搖搖頭。

「我知道你不會同意的。不要緊，信寄到我這裏轉就是了。」芸說。

「也好。」她說。

「站起來吹吹吧，坐着真熱。」芸說。

她們站了起來。芸對着穿衣鏡說。

「我比你高多了。」

若馨走過去和她並排的站着。果然一個是高大健康，一個却嬌小玲瓏。

「呀，八點半了！我要回去了。」若馨看着映在鏡子裏的掛鐘說。

「果然。」芸也抬頭看了一下說。

「我也不留你了，明天見吧。」芸又說。她看着若馨上了車她再回來。

這是一個新秋的夜晚。碧藍的天空中，一羣閃閃的晶星圍繞着那將滿的月亮。

月光從東面的窗戶射進房來。那如畫的木香花枝的影子搖曳生姿地映在牆上。花影之旁，有一個伶俐的女孩子的影子，短短的頭髮，圓而尖的面龐。她仰首望着天空。木然沉思。爽風吹來了茂菊的清香，送來了同學的笑語聲，可是她沒有覺得。這過去，佔據了她整個心靈——

進育德將近一月，離開了家，離開了所有的人到這陌生的地方來。校舍的幽美，環境的安閒是值得讚美的。然而這物質的美好並不能安慰她心靈的缺憾。懷家不用說。還有他，至今消息沉沉。他家庭的專制，她很明瞭。她不敢想像他現在過的是怎樣的生活。暑假中，祇見到他一次。那匆匆的見面，匆匆的離開，沒有暢談，時間只是在默默中溜走了。他的最後的印象在她的腦中是一個修長的青年，新加上了副眼鏡，那眼鏡的黑色邊緣和他那默默的神情，增加了他的英俊。她很奇怪，進校來心中老是恍恍惚惚地，好似盼望什麼，又好似失了什麼似的。月明如水，普照大地。知道他現在那一方？這刻板的學校生活，繁重的功課，加上懷家思友，將她驅向沉默的路上去。

消失了往昔的活潑。同學雖可親，環境雖可愛，但彌補不了心靈上的缺憾。她悵望着那無際的天空，覺得前途是無邊的渺茫，社會是這樣的黑暗，明珠在黑暗中也不放出光來。歸罪於社會？歸罪於組成這社會的人？她茫然了。她向空微微的吁了一口氣。她覺得處在這過渡時代下的青年，需要的是奮鬥——

走道上起了雜亂的脚步聲，聽得潔的聲音說：

「我們房裏沒有人，燈還沒亮哩。」接着電燈達的一聲亮了。

「呀！若馨！你在房裏爲什麼不扭亮電燈？」她說。

「貪看月光。」若馨淡淡的說，臉却微微的紅了。

「真是傻！看月光爲什麼不到校園內看去？」蘭莞說，不禁失笑了。

「校園內人多，賞月是要清靜的。」玩皮的瑜說。

「這真是文人本色，看月作文章。」胖子何勤搖頭擺尾的說。

「誰寫文章來？」若馨問她。

「你天天忙忙碌碌寫的是什麼？」她的頭搖得更利害了。

「哦，那是日記。」若馨說。

「好，我們等着你的日記付印，將來準是一部——」

「我不許你講，你慣會挖苦人。」若馨抓起桌上的字典就要掩她的嘴。她一笑跑了，那樣迅捷地。

漸漸的，同房間一個二個的出去了。潔到若馨床前來，在她床沿上坐下，她說：

「若馨，你爲什麼這樣沉默？我覺得這樣活潑的你不該這樣沉默的。你有爲難的事嗎？還是學校生活過不慣？抑是想家？」她是一個長成的姑娘。她有長姊般的愛。她對每個同學都好。她更對若馨好，她愛若馨的活潑伶俐。若馨也常給她長姊般的愛所感動。她抬頭看看潔，想告訴她，一切然而也不好意思。

「好好的，不要想家；過幾天就可以回去了。」潔安慰她，她老以爲她是想家。漸漸的，潔才知道她的事。

聖誕節那天，若馨不意芸會給她轉來華藍的信；這太出她意料之外了。在這信上，她得知了他的踪跡，她得知了他們離別後四月來的生活。他說——

「疏林斜影宿鳥翻飛，人均去，廉捲風薰樓上書聲院裏聞。徬徨無言思念，白駒如馳水。一意求前休待瞞頭痛幼年。」

寒風凜凜，偶過母校。回憶昔日，觸景傷人。歸後草得此詞，汗顏錄上，以表我心感慨之萬一耳。別後四月，所過爲非人生活——監禁，嚴責，愁苦，爲我每日必修之課。然年幼若我，誠不明何謂罪過，何謂壞事，何謂戀愛……被誣責罰，心實不甘。人生多荆棘，造化弄人，奈何現被逼改進約中。入學才一週，若非姑母一言，恐長此輟學矣。別來諒安好。祈上帝佑汝……」

這是一個放遍了桃花，垂滿了楊柳的季節。太陽帶笑張着嘴，射出煦和的光。這

正是游山玩水的好辰光，更是適宜於運動的時候。在長長的中山道上，兩輛自行車相並的在鋪着煤層的路上緩緩的滾着滾着。裏邊那一輛是一個頭髮燙得高高的女郎騎着。她穿着淺藍色長祇及膝的運動衣，短短的袖子，白色的領帶在風中輕舞。在她的旁邊，一個修長的青年騎在另一輛車子上。他穿着深青色的工人褲，白色上衣。那微曲的頭髮在溫和的陽光中放着柔軟的光。他們踏着踏着，向着那無盡頭的中山道上踏過去。過中山橋時，那青年說：

「留意，若馨。快把緊了停車機，下橋衝得利害。」

若馨隨即把緊了左邊那停車機。小心的讓車子瀉下橋去。她微微的張着嘴，明亮的眼睛注視着前面，那微微向上的眉毛也就抬得更高了一點。過了橋，她才透過氣來說：

「初學就怕過橋。」

「單單這條路上橋最多。要不要換條路踏？」他回過臉來問，眼睛和車輪上的

鋼絲一樣的光亮。

「就在這裏吧，這裏車輛少。」若馨說。

「過了中山橋就平安了。那些都是小橋，過路的人也少。留心，橋又到了。」

這次是個小橋，也就平安的過去了。他們踏過了白利南路，又滾過了大西路，直下至虹橋路才回頭。雖然祇是暮春的時候，在強烈運動下，太陽也有相當的威勢。若馨覺得自己頭上出了汗，可是沒有手拭。她只緊握着車機，她不敢放手。她忍着忍着，太陽也好似更增加了牠的威勢。她覺得熱，也累了。

「若馨，我能放下兩隻手。」他笑說。

若馨回頭看他，果然他兩隻手都不在車機上。若馨也想試試，可是當她一隻手離開車機時，車身已不住的左右幌動了。她趕緊又抓住，說：

「我不行，放一只手都不行。」

「騎熟練了就會。我也練了好多時候。」他說，雙手也放到車機上去。

一陣和風吹來，帶來了泥和草的香氣，將若馨吹得精神了一些。過了一個小橋後，接着是一條長長的路。若馨說：

「試踏得快點看。」

他說好。兩人用力踏去。若馨終究力弱，踏不了幾步終於又遲緩下來。兩人離開了好遠，他又踏回來，再回到原來的地位上。又過一個小橋時，若馨滑了手，她摔了下來。在受驚之下，她喊出了從來沒有叫過的「華藍」。車子摔得老遠，人却靠在橋欄杆上。華藍敏捷的下了車來看她。她用力想自己起來，可是當右手撐着地時，她微微的一縷眉又坐了下去。

「摔傷了？」他吃驚的問，自己也就立時蹲下。

若馨轉過右手臂一看，轉彎的地方傷了一大塊。裏面骨頭也隱隱作痛。傷口上全是泥沙，血還從沙泥中滲出來。

「呀！竟摔得這樣！要趕緊包紮起來就好。」華藍說。

若馨痛得不願說話。

華藍不遲疑的取出自己的手帕，替若馨包紮了傷口，好似一個細心的看護。他扶她起來說：

「你一定痛得利害。不要再走動。我去還了車子，再僱車送你回家。」

若馨點點頭。他迅速地扶起了倒在一旁的車子。再一躍上了自己的車，如飛去了。

不一會，若馨見他坐了汽車來。他扶她上了車。

若馨看看自己的手臂說：

「像一個傷兵。」

「不要緊，就會好的。」他安慰她。

「又是右手，寫字打球都不方便。」

「過兩天就會好的。」他說，可是心裏也急。

車子已將至若馨的家。她忽然說：

「這是你的手巾。」她就要用左手去解。

「不要解，我不要。」他阻止她。

「不是你要用不要用的問題。」她說。

「哦，那麼我替你解吧。」他也想到了。

層層的解開，可是裏的幾層給血滲透了，也黏住了傷口。

「不能解。」他說。

「不要緊，撕開來就是。」若馨說。

「那豈不是更要傷了？還是包上吧，上面再加上你的手絹。」他包着傷口說。

若馨將自己的手絹給了他。他替她加上了。

车子在若馨家門前停下。若馨下了車，他在車中向她揚着手。车子也就立刻開走了。

一間廣大的禮堂中，到了五百餘來賓。總理遺像的兩旁，掛着簇新的黨國旗。台
前台上，滿是花籃。那一卷卷才從市教育局領得的文憑，神聖地，整齊地排在案上。桌子
的另一端，給那燦爛的銀杯，銀章，獎旗佔據了。桌子後面坐着主席王校長，教育局長
和幾位校董。畢業生坐在台下最前排，初中在右面，高中在左面。每個畢業生都帶着
喜悅的笑容等待着，等待領取那費了幾年心血，若干金錢的代價品——文憑。開會
如儀，主席報告，局長演說，校董致詞，畢業生答詞，給憑給獎，一幕幕過去。誰都帶着點
兒興奮。只是若馨，木然的望着台上，眼光再落到左邊第一排第三個座位上去。她認
爲知己的潔，將遠遠的離她而去。一年相處，長姊般的潔，給若馨的印象太深；她不能
離了她，可是這是不可能的事。

散會時，若馨給人擠落了後，等她出來。潔已在禮堂門口候着她了，臉上笑容可
掬地，手裏拿着文憑，胸前還佩着一方銀章。

「恭喜！恭喜！」若馨過去握住她的手。

潔却笑而無言。他們挽着手，默默地走。若馨却是滿懷離愁。潔雖然也感覺到，然而她那成功的愉快暫時遮蓋了一切。她們信步走進了校園。那裏聽不見同學嘈雜的聲音，也沒有一個人。這時誰還高興到這裏來？誰都忙忙的搬東西回去。

「今天是我在育德的最後一天；明天却是我在上海的最後一天。」潔說。她看看若馨，若馨正低着頭。

「明天一早就走？」若馨抬起頭來問。

「早上下鄉去辭姑母，下午回上海上船。後天此時我早已出了吳淞口了。我看，今天是十六，大約二十可抵南昌。」

「到了南昌別忘記常寫信來。」

「當然的，還用說！」潔笑說。

若馨有千言萬語，不知從那裏說起才是，反默然了。潔也怔住了。半天，她說：

「回房間去看看吧。」

若馨無言的跟着她走。才進房門，只見五隻花籃相並的安放在零亂的地板上。房裏祇剩了潔和若馨的鋪蓋什物。別人都搬走了，給人的感覺有點兒淒涼。潔的眼光在花籃上；若馨的眼光却在那副綑停當的行李上。

「我們預備走吧，要散終是要散的。」若馨輕輕的吁了一口氣。

「小姐們要去了嗎？」女僕聞聲趕過來。

「這幾只花籃是阿四替黎小姐由禮堂內搬過來的。這兩封信是莊小姐的一封是剛才門房送來的，另一封却到了好多天，門房的替工誤送到初中宿舍去了。剛才那邊的劉媽送來時見房裏沒有人，她就交给了我。」她又說，將信遞給若馨，隨即出去了。

潔湊過來一看，見兩封都是華緘。她笑說：

「這可高興了吧？」

果然笑容飛上了若馨的臉。她將七月九日付郵的那封先拆。沒有說什麼，只短短的幾行邀若馨十四日到顧家宅花園看燈。

這一封信上寫的是——

「……幾次到學校去拿信，結果終是空手回家。可惡的門房，那禿頭老吳，矮矮的，胖胖的，吞吞吐吐的帶着狡猾的笑容說，『沒有啦，先生！』我心想，你這禿頭，你狡猾，你假使藏了我的信，我準將你的禿腦袋揪下來。前天下午，再去拿信，仍是白跑。我向他呵叱道：『你這禿頭，光腦袋，你再假惺惺看！』他可憐的白了白眼，疑問似的向我張着嘴。我悻悻的回去了。」

法國公園的大門口，在七月十四那天，有一個青年早上八點鐘就開始在那裏躑躅。到了十一時半不見了。下午一點半，又來了。那時烈日正掛在當空。爲着熱望和期待，他耐着性子躑躅躑躅……他的身上，汗透了好似水浸過一般。他的臉晒得通紅。雖然，炎日逼得他脫下了外衣，取下了領帶。雖然過路的行人向他投視着驚奇的

眼光，但是他仍舊耐着性子在那晒溶了的柏油路上，在那熱烈的陽光下躑躅躑躅……太陽西偏了，暮色籠罩着大地，遊客也多了。這時，他停止了，他凝立了。在那夕陽之下，斜長的映在地上的一個獨一靜立的影子，矗立在許多紛亂的影子之中。暮色更深了，他——那青年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拖着他那沉重的步子，離開了園門，漸漸的消失在黑暗之中。

馨，是環境不許你來？

離別之神已射下了他的箭——母親決意南遷，移居廣東。何時再返上海？不得而知。三年五載，皆不可料。

今晚我將上船，當你拆閱此信時，我乘的船早已出口了。

再見……」

若馨無言地摺攏了信，默默地坐下。

「有什麼消息？」潔問她。

若馨將信遞給了她。潔看完了信，歉然的說：

「累他白等了一天。」

「誰知道信會誤投呢？」

「他要回廣東了。」潔說：

「唔。」若馨有些兒感到離愁。

「他父親身前做什麼的？」

「曾做過農商次長。後來因年老退居在家，奉佛消遣。」

「他有姊妹嗎？」潔問。

「有一個姊妹，非常能幹，是他母親的左右手。還有兩個妹妹，兩個弟弟，也在讀

書。」

「他的哥哥都在作事？」

「都在作事了。」若馨說。

「他母親是怎樣一個人？」潔又問。

「我沒有見過，當然也是守舊——」

噹噹，噹噹，鐘聲嘹亮的由東邊院子裏傳過來。

「呀，晚餐鐘了，我們講話講昏了。」潔跳起來。

「學生都走完了，還打什麼鐘！」若馨說。

「難道先生不要吃飯？」潔笑說。

若馨也笑起來。她將信放在錢包內。

「我們真該走了。」潔說，她接着向門外叫道：

「黃媽，叫阿四來搬東西。」

黃媽答應着出去了。

她們將零星東西放在一旁，預備自己提。大家都無言的垂着頭。

「你該哭了。」隔了一會，潔勉強取笑若馨。

「爲什麼？」

「他要走了。」潔笑說。

「我不會哭，哭中什麼用？」

「真的，和你同學一年，從未見你下過淚。」潔說。

「你們現在還瞞着雙方的家長嗎？」潔又問。

若馨微微地點點頭。一條黑影掠過潔的心，她替若馨憂愁。她默默地祝這素潔的白蓮能茂盛的開放起來。

阿四同了老林來，她們看着東西一樣樣地搬出去。最後，她們提着小提包，女僕代她們拿着包袱，在夕陽之下穿過那廣大的操場到校門口去。上汽車時，落日血球般的掛在西方。

開學時，雖然走了潔，却來了敏明。她們從小是鄰舍。她們的母親成天在一處打

牌。敏明是一個爽利活潑的女郎，比若馨大一歲，愛找機會和人取鬧，會沒有拘束的談，沒有拘束的笑。

「若馨，媽媽今天接了哥哥就會來接我。我們一同走吧。」在一個星期六的早上敏明對若馨說。

「好，我們放了課就走。」若馨說。

好容易等到下課，她們到房間取了包袱就走。甄太太早已在會客室候着了。她們同上了汽車，敏明的哥哥却在汽車內等着。他有健康的雙頰，大而有神的眼睛，雄秀的眉毛，帶着愉快的笑的嘴。他是一個朝氣蓬勃的青年。他不懂什麼是憂愁。

「馨小姐先到我家去玩一會再回去。」甄太太對若馨說。

「我先回家，下午再到伯母家來玩。」若馨說。

「讓她先回去吧，她想家也足夠了。」敏明說。

「不要緊，媽媽，讓莊小姐先回去，等會妹妹會有神通將她請了來。」敏強說。

「好，就依你們。」甄太太也笑說。

車子在若馨門前停下。甄太太說：

「對你母親說我今天不得閑，明天吃了飯來打牌。」

若馨答應了，道了再見就按鈴進去了。這裏汽車也就開走了。

三

「表姊，你的禮服試穿過沒有？」若馨問正在對鏡捲髮的表姊。

「穿過了，你的呢？」她回過頭來說。

「也穿過了，一切合式，只是顏色似乎太紅了一點。那天看樣子的時候，好像沒

有這樣紅，好在在燈光下也不要緊。」若馨說。

「表姊，你結了婚就要忘了我們了。」若馥靠在粧台上說。

「那裏會呢？」將做新娘的她，有些不好意思。

「當然的，那時眼中祇有姊夫了。」若馥進一步說。

表姊紅了臉，沒有回答她的話。

「我在這屋子裏將近住了兩年了。」表姊站起來看看房的四週，也有無限戀

戀。

「明天此時，你就在新房裏了。」若馨笑說。

「而且也不姓周了。」若馥接上來說。

表姊雖然也在笑，可是她神情恍惚得很。若馨知道她此時的心情。雖然明天是她大喜的日子，可是她也有她的悲傷。她沒有父母，祇有一個哥哥遠在四川。上海她沒有親人，一切全是若馨的父母替她作主。雖然和自己的父母一樣，可是也有多少話不便說。若馥根本不懂事。若馨雖然了解她，然有許多事也無能爲力。她抬起頭來看看表姊，她正垂着頭靠在床柱上。

「表姊。」若馨叫她。

等表姊抬起頭來，若馨又說不出什麼了。

「做什麼？」半天，還是表姊反問她。

「我見你好像不快樂。明天是你一生值得紀念的日子，你該高興一點。」

表姊又垂下了頭。

「做新娘還不高興嗎？」若馥說。

「大概當你做新娘時一定會高興的。」若馨回過頭來取笑妹妹。她自己也笑了，表姊也莞爾。

「若馨，讓表姊睡吧，快打一點鐘了。」母親在樓梯上說。等她們站起來，母親已進了房門。她穿着厚厚的皮袍，手裏捧着水煙筒。

表姊移了張椅子給舅母坐。

「瑩小姐，東西都預備妥當了嗎？」母親問。

「都預備妥當了，舅母。」

「明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們能眼看見你完成這件大事，心裏也很高興。只是這兩年來你在我家也待得很慢，當然有許多受委屈的地方。」

「舅母說那裏話！要不是舅舅舅母，瑩芬也不會有今天。」表姊說。

「你舅舅說這件親事總算是滿意的。那邊沒有大人，過去就可以自己做主。他也可對得住死去的大姊和姊夫。總希望你以後幸福，我們也高興。」母親說。

「雖然離了舅舅舅母這裏，瑩芬是無父母的孤兒，舅舅舅母愛我好似自己的父母一樣，以後還求舅舅舅母照應。」她滴下了眼淚。

「當然的。你也別傷心，明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們也捨不得你就這樣離去。不過女孩子大了總是要嫁的。快別哭，哭腫了眼睛明天做新娘不好看。」舅母親說，可是她自己的眼睛也紅了。

表姊竟伏在桌上抽噎起來。若馥也拿手巾在拭淚。若馨望着他們，她沒有哭。母親忘記了吸煙，紙捻的灰有一寸長。她輕輕的一動，灰落在身上。她拍去了身上的灰，再吹旺了紙捻吸煙。

「好好的睡一晚，明早還要去燙頭髮呢。若馨勸勸表姊，我下去了。」母親站起來說。

表姊淚痕滿面的站起來送舅母。若馨隨了媽媽去。表姊回房來，痴痴的坐在沙發上，眼淚還往下流。若馨在扶手上坐下。她說：

「表姊，你不要哭。我很難過。」

她這一說，表姊禁不住用絹子握住了臉。若馨也無法勸她。時鐘打二點，將她們驚醒過來。

「睡吧，明天還有許多事要做哩。」她替表姊整理了臥具，看她洗了臉，才回自己的房間去。

禮堂的正中掛着大紅綢幃，霓紅的大囍字，放射出耀眼的紅光。滿屋子都是紅幃金字。台上滿是花籃。莊嚴的紳士和珠圍翠繞的太太們，靜悄悄的站在兩旁。只有那悅耳的婚禮進行曲盪漾在這愉快的空氣中。新郎和男嬪相已筆直的站在台前，恭候着新娘的玉駕。

「來了！」一個打扮得怪摩登的太太說；於是向外看的頭更動得利害了。有幾個小孩竟站到椅子上去。來賓的頭都仰酸了。好一會，那一對提花籃的小天使才出現在禮堂門口。她們一樣高矮，一色的穿着水紅色的洋服，頭上戴着大大的水紅綴結，踏着輕快的步子散着玫瑰花瓣。一丈路之後，才是嬪相。她穿着水紅色長可着地的禮服，手裏捧着鮮花。纍纍的髮髮柔柔的披在兩肩，用一根鮮花穿成的帶子束住了，襯着她那晶瑩的眸子，高高的眉毛，秀麗而莊嚴。新娘挽着年老舅舅的手臂，半垂着頭，在音樂聲中走進了禮堂。那白色的禮服，白色的鮮花，在那燦爛的燈光下，新娘是夠美麗的。白色的輕綃，輕輕地籠在頭上，幽閑地拖在地上。那時散花的小天使早已立定了。嬪相也已站到她自己地位上了。兩旁起了輕輕的低語聲。舅舅退後，新郎新娘，男女嬪相，相並的步上了台。那一對提花籃的小女孩，却走在最後。在台上，大約有一個鐘點。新郎新娘也不知鞠了多少躬，才算婚禮告成。下台的時候，來賓的歡呼，洒過來的彩紙，使他們欲避無地。新娘挽着那帶着微笑的新郎的手臂。男嬪相給

了他的左臂給女嬪相，她不好意思的挽了他。那長長的彩色紙條，不論是套住了新郎新娘，或是男女嬪相，接着總是愉快的歡笑聲。小孩子更高興，他們大把的抓着彩紙屑，毫無同情的向他們洒來。由禮堂到休息室，在他們好似有千里之長。在休息室休息了一會，重新整裝後，同乘車到王開去照像。照像回來，新娘卸了裝。嬪相也更了衣服。正預備坐下來歇息一下，新郎給一般賓客拖了進來。若馨想，不好，他們要吵了。

「蔣兄，將你們的戀愛史報告出來。」新郎的一個同事說。

新郎笑而不答，微胖的臉却紅了。

「我贊成由新娘報告。」另一個說，大家都拍手叫好。多少人擁到新娘面前來。若馨不敢抬頭。她在替表姊着急。她希望一個人來解圍。

「怎麼，不開口？今天非講不行。」一個粗大的聲音說。

「我提議，新郎新娘當衆 Kiss，我們就饒了他們。戀愛史却由女嬪相來報告，因為女嬪相是新娘的表妹，當然知道得很清楚。」另一個人提高了嗓子叫。

「好好！不錯不錯！就這麼辦！」大家齊聲嚷。若馨似糟了，要吵到自己身上來了。
正發窘，忽聽得一人說：

「哈，你想溜，可走不了啦。」

男嬪相發覺情勢不佳，正想溜，給他們抓住了。

「今年今日，一對佳耦成功。明年此日，又將有一對成功。」一個瘦子幌着腦袋說。

「對呀，那時我們又有酒吃了。袁先生，可別忘了請我們呀！」許多人同聲嚷起來。

「明年士超是雙喜臨門，大學畢業，結婚。」另一個青年的說；男嬪相紅了臉，不做聲，英爽地站在門旁。

「你們別這樣興頭，還得問莊小姐呢。」另一個說。

「當然莊小姐會答應的。」那年青的又說。

「我們要莊小姐現在就答應。」一個胖子嚷。

「好……」

他們越吵越遠了。若馨只帶着微笑，端然的坐着不動。好不容易招待來請坐席，他們才一哄出去。若馨見房裏沒有人，她對表姊說：

「那邊等着我吃酒。這邊人不熟，我想還是過那邊去。」

「好，我也不留你，可是我不能送你。」表姊說。

「不要送，我也只能悄悄的走。」她披上了大衣，又回頭對表姊說：

「晚上希望你早一點回門。」

表姊點點頭。若馨由後面的樓梯下去，繞到前門，上汽車過女宅這邊來。

表姊嫁後，第一個若馨感覺到冷清。日裏要辦事，不能出來玩。放了年假，日裏她就整天的在火爐旁看小說。晚上不是芸來，就是她到芸家裏去。差不多晚晚他們

都在一處。

廢曆正月初八日，表姊嫁後第一次回來，順便賀年。因為在新年中，堂屋裏點着高高的紅燭，掛着大紅綉花的桌圍。牆上新換了字畫。兩旁的紅木椅上，也披着大紅綉花椅披。中間圓桌上放着菓盤和一色的細瓷茶盅，每隻碗蓋上放着一對青菓。表姊和她的丈夫坐了客位。客室中除了年老的父親和母親外，餘外的都是年青的姑娘和愛鬧的男孩子。飲過蓮子茶後，父親回房去了。於是這一般年青的人便活動起來。傑表弟取了預先嵌了洋火頭的雪茄敬表姊夫。他不疑惑的吸了。大家忍住笑。傑表弟也鼓着腮坐回原位去。

母親正和表姊在談家常。他見表姊不吃東西，就說：

「隨便吃呀，難道嫁了就客氣了！」

「瓜子金，賺萬金。」她在菓盤內抓起一把瓜子放在表姊面前，表姊欠了欠身

說：

「我會吃。」

母親又送過去兩個蜜棗，說：

「早生貴子。」

這一班年青的人正預備笑，忽聽得嗤的一聲，雪茄煙內的洋火頭爆起來。表姊夫嚇了一跳，一張嘴，雪茄煙落到桌上，再滾到地上。這一羣年青的人滿意的哄笑起來。站在旁邊的僕婦怕地毯毀了，趕緊拾起來，可是已有了一塊白色的灰蹟。表姊夫接了煙不敢再吸，把牠放到承灰缸內去。玩皮的俠表弟說：

「表姊夫，放心的吸吧。裏面沒有第二顆洋火頭。」

辭表兄拿起那根煙再來敬表姊夫，他站起來雙手擋住說：

「多謝多謝，不很會吃雪茄。」他那樣的窘。

女孩子比較斯文些，只看着笑。

「表姊夫，喝茶吧。」

鈞表弟將表姊夫前面的碗蓋開了。表姊夫遲疑的不敢喝，然而別人都無事的喝了，他也只得喝了。這一喝，不由得繃起了眉頭，再也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來，只得硬着頭皮吞下肚去。原來他的茶是鹽水沖的。

「表姊夫，什麼味道？」俠表弟玩皮的問。

「很好，很好！」表姊夫有苦說不出。

大家又滿足的笑了。若馨看看表姊，她也怪爲難地。

晚餐時，因爲父親在桌上，表姊夫沒有吃着大虧。只是在散席時給傑表弟逼着吃了一瓣塗了胡椒末的花旗橘子。辣得他出了眼淚，那副狼狽樣子，連父親也笑了。

飯後若馨招呼表姊到自己房裏去洗臉。表姊吃了一點酒，臉兒紅紅地，比在家時要好看了。洗完了臉，她坐到妝台前來。若馨替她扭亮了妝台上的燈，看她打扮。

「大表妹，你覺得袁先生爲人怎樣？」表姊手中的粉撲還在左頰上，她忽然想起了還有一樁要緊的事沒有辦，這是臨出門時她丈夫囑託她的。

「那個袁先生？」若馨想不起來。

「就是那天的男嬪相。」

「你問我做什麼？」若馨問她。

「他想和你做朋友，不知你願意不願意？如果你願意，我就和舅舅說去。」

若馨搖搖頭。

「爲什麼你不喜歡他？」表姊說，放下了粉撲。

若馨又搖搖頭。

「那麼爲什麼呢？」表姊有些奇怪了。

「我有些害怕。」

「那又奇了，華藍難道不是你的男朋友麼？」

「那是我觀察了半年的。姓袁的我不明瞭他的爲人。」

「這個人不錯，學問很好，也很漂亮，和他是多年的鄰舍。他也說這個人不錯。這

次姓袁的託了他，他叫我來對你說。」

「呀，這麼多他！他是誰？」若馨打趣她。

表姊紅了臉，說：

「別鬧，和你說正經話，你到底——」

「你們說什麼這麼秘密呀？」若馥上來了。

「說你。」若馨說。

「說我？我也不怕。快下去吧，姊夫等得心焦了呢。」

表姊故意不理會她，看着房的四週說：

「怎麼少了一張床？二表妹不在這屋裏睡了？」

「她移到你原住的屋子去了。」若馨說。

「謝天謝地！我巴不得一個人一間房。和她住一間屋子的時候，這樣不乾淨，那

樣不好地。現在我多麼自由！」若馥說。

若馨只是笑。

表姊臨走時，到她原住的房間看了一下才回去。

四

這年夏，若馨和敏明同升入了振民大學。華藍也在廣東進了大學。這年冬，若馨患喉症，住在醫院中。因為是傳染症，不讓人來探視，也不允許人陪伴。她只寂寞的過那病中生活。張開眼來，只是青天白雲，白色的桌椅，白色的被褥。每天兩次看見醫生。看護飄然的來和去。那醫院中特有的氣味，使人感到淒涼。危險期過後，院中仍禁止她寫信。每天除了睡，就是看書。

一天下午醒來，日頭已移上了枕邊。窗外無葉的枯枝，給北風吹得左右幌動。這半月來的病中生活，嘗夠了寂寞。她好似生存在另一個世界中。雖然收到幾封家書和友人的信，但終不能給她多大的安慰。學期又將結束，不久就是溫書期，她也看急功課。她盼望早一天出院。今天她沒有心思看書，她夢想有人來看她。房門的門扭在

響，她癡想也許有人來看她了。她眼睜睜的望着房門，進來的却是看護。她失望的又臥了下去。看護含笑走到她床前，手裏拿着一封信，說：

「這是你盼望的。」

若馨接過來，說：

「謝謝！」就急急的拆開了。

看護將試熱表放入若馨口內，拉起她的右手把脈。笑說：

「等下看吧。」

若馨只得放下了。隔了一會，看護取出了試熱表，一邊記錄，一邊對若馨說：

「已沒有寒熱了。」

若馨想出院的日子快到了。她對看護笑笑，滿高興的。看護照應她吃了藥水之後，她就出去了。若馨再繼續看信。是芸寫的，裏面再附有華藍的信。芸信上說——

「……抱恨我們不能來看你。盼望你早日出院。」

昨天遞到華藍的信，知道不會有人去看你，所以胆敢轉寄到醫院中給你……

華藍信上最緊要的一段是——

「……我有一個希望，但這希望恐難實現。環境是這樣的無情，但我的努力不會因此而怠。你能猜這是個什麼希望？——請恕我……」

若馨當然知道他這個希望是指何而言。然而她看看四周的環境，需要的是奮鬥，需要的是掙扎。三天後她出了醫院。她回了信給華藍，她沒有說是，也沒有說否——雖然她是默認了。

在一天春假的下午，若馨又給敏明邀去騎自行車。還是敏明親自上若馨家來邀。並對若馨的父母說不到馬路上去，若馨才得着允許同她去。甄太太見了若馨說：

「馨小姐，令尊怎樣會讓你出來？」

「那全是敏明的功。」她說。

「你得多謝我哩。」敏明說。

「你母親好嗎？這幾天我也沒有工夫去打牌。」

「很好，媽媽這幾天也沒有打牌。」

敏明和若馨進屋子換了操衣。那短短的深青色燈籠褲，翻領的白色上衣那樣的敏健。等她們來到院子裏，敏強已挾着車在等她們了。

「敏強，照應她們別跌交。責任在你身上哩！」甄太太站在台階上說，隨即在籐椅上坐下。

「知道。」他一揚手。

三人同時上車，一串地在院子裏打轉。敏在強最後，若馨居中。打了幾轉，若馨忽然要轉到院子中間去。她一轉身，敏強讓不及，結果自己跌下車來。若馨却安然的踏到了院子當中。

「對不住。Mr. 甄。」她轉身說：

「不要緊。」敏強說：

「和他那麼客氣做什麼？這是媽媽囑咐了的，跌交是他的責任。」敏明哈哈的笑了。她也踏到院子中間來，她要和若馨鬥車。若馨因為車騎得不好，不敢和她鬥。見敏明過來，她只得讓她說：

「你別找着我，我鬥不過你。」

敏明笑着追了她來。若馨只是轉着圈子避。敏明轉了一個大圈子，向她迎面踏來。這次若馨避讓不及，正危險時，敏強衝過來攔住了妹妹的車頭。若馨得以安然踏開去。敏明嚷道：

「哥哥爲什麼要和我作對？」

敏強笑說：

「你別揀不會騎的欺。」

敏明還是要去找若馨，可是她始終給敏強攔住了，不得過去。她累出了一身汗。若馨却自由自在的在院子的一角打轉。敏明賭氣說：

「我不驕了。」她笑着跳下車來。敏強也就一笑踏了開去。敏明架好了車，坐在台階上不住的拭汗。若馨却儘在打着轉；汗淌下來，卻沒手拭。敏明見她那樣狼狽，不覺笑說：

「下來吧，滿頭是汗。」

若馨才停下來。將車架在敏明車子旁邊。她一面拭汗，一面用手巾扇着風。

「敏強，你也下來吧。」甄太太叫他。

敏強一躍下車，敏捷地將車靠在一旁，又着手站在風口裏吹。

敏明招呼若馨到她房裏去換衣服。當若馨對鏡理髮的時候，敏明對她說：

「若馨，你能永遠住在我們家就好了。」

「那也容易，只要你對我父親母親說去。反正他們很相信你。」若馨說。

「永遠呢！恐怕不會答應吧？」

若馨在鏡子裏見她笑得很調皮，一回身，問她：

「你爲什麼要這樣笑？」

「真的，媽媽也說過，哥哥更不用說——」

若馨知道了她的話，因甩手就走。

由敏明處回來，家裏已等着她吃晚飯。晚餐後上樓去，寫了幾頁日記。忽聽得小
黑響亮的在樓下吠。若馨知道有客來。她走到窗口向下一看，原來是芸。她立刻下樓
去，只聽得若馥說：

「小黑，你昏了，連陸小姐都不認得了。」

小黑這才不做聲。

「你今天到那裏去了？下午打電話來找你說不在家。」芸對才跨進屏門的若
馨說：

「在敏明家裏。」

「又是騎腳踏車，是麼？」

「是的。」

「本來我今晚沒有工夫來，可是因爲你明早就要進學校去，所以抽閒來走一趟。」芸說。

「那就多謝了。上樓坐去吧。」

她們上樓去，若馥沒有同上來。若馨讓芸在沙發上坐了，自己在妝台前椅子上坐下。

「喂，我問你，是否敏明的哥哥有意於你？」芸帶着俏皮的笑。

「你怎麼知道？」若馨怔了一下。

「是若馥告訴我的。」

「她又怎麼知道？」若馨奇怪起來。

「那我可不知道？」

「叫她上來問。」

若馨走到窗口，向下叫道：

「妹妹你上來一會兒。」

若馥上來問：

「做什麼？」

大家都不好開口。後來還是芸說：

「你怎麼知道敏明的哥哥有意於若馨？」

「那是章伯母說的。章伯母和敏明的母親是好朋友。她們十天就有九天在一起打牌。那天章伯母來邀媽媽上甄伯母家打牌去，母親出去了。她正想走，恰巧我由學校回來。她就和我談東談西。後來提到此事，她說敏明的母親曾託她來做媒。因為知道爸爸的性子的古怪，至今不敢說。姊姊，你和敏明是將近三年的同學了，你們很知

己，而且你也很明瞭她的家庭情形。她的哥哥你也常見着，你的意思怎樣？」她回頭問姊姊。

若馨沉吟了一會說：

「如果下次章伯母再向你提起此事，你對她說不用去說，父親決不會答應。」

「你怎麼知道父親一定不會答應？如果他倒答應了呢？」

「父親答應中什麼用？我不答應什麼也辦不成。」若馨說。

「我勸你眼光別太高。敏強已算是很好的青年了。」若馥說；她不了解姊姊的心事。

「丟不做聲，她很明瞭若馨。可是她覺得若馨的前途給層層的黑雲裹住。幸福之神會不會給她帶來光明，那是不可料。」

母親命人送上來一大盒咖啡糖。若馨對芸說：

「這是我一個遠房表姊的訂婚喜菓。你最愛吃咖啡糖，儘量的吃吧。」

「幾時能吃着你的咖啡糖就好了。」芸說。

「無期。」若馨說；抬起頭來，一片黑雲正遮住了那一輪圓月。樓下電話鈴響，秋菊上來說是二小姐的電話。若蘊下樓去了。

「你對於敏強的意思究竟有何意見？」芸問若馨。

若馨搖搖頭說：

「沒有什麼意見，以後要少到敏明家去玩。」

「華藍近來怎樣？」

「上星期四由你那裏取來的一封信上說暑假後到上海來進大學。」若馨說。

「真的那就好了。」芸替她高興。

「他一個人來？」芸又問。

「大概是一個人來吧。」

「他母親放心讓他來？」

「不知道。」若馨說。

「他母親至今還不知道你？」

「不知道，根本我們都瞞着家長的，否則信也不必由你轉了。」

「你們這樣也不是個結局，難道永遠的瞞住不成？」芸真代她着急。

「沒有辦法，將來再說。」

「……」

「瞞也瞞了四年了。」若馨說。

「如果你的父母能有機會看見他，或是他的母親能有機會看見你，事情又比較有希望些。現在根本大家不明瞭大家。你的父母理想他是時下一般浮滑青年。他的母親却想像你是上海一般浪漫小姐。那裏會得到了解呢？」

「……」

芸走後，若馨老坐着發獃，她忘記了睡覺。

「馨小姐，這一向爲什麼不上我家玩去？是不是誰得罪了你？」甄太太抓了一張牌回來。一抬頭見若馨出現在屏門邊，她就忙着叫她。

「那裏，甄伯母！因爲天熱，母親又命我綉一點東西，所以沒有工夫出門。那裏是誰得罪了我呢？」若馨說，將手裏的書捲攏了，敷衍地走到甄太太背後去。甄太太將那張牌插入面前的一排，再打出一張不要的，整了整前面的籌碼，回過頭來向若馨笑笑。雖然她早年就沒了丈夫，現在已是一個近五十歲的人，然而她並沒有老態。臉上永遠的帶着年青人的微笑，眼睛還放出精明強練的光。她也很注意修飾。

「那豈不是佳人才子你一個人包辦了去？又要讀書又要綉花刺朵。」坐在甄太太對面的那個愛說笑話的李老太太開口了。她那微瘦的臉上帶着慈祥的笑。她低着头，眼光從老花眼鏡的邊緣射到若馨的臉上來，好像鑒賞什麼似的，忘記了看牌。

若馨沒有做聲，只用右手將臨到腮邊的髮髮攏向耳後去。晶瑩的眼睛中放射出愉快的光。

「現在的小姐肯安心坐下來綉花已是難得的了。莊太太，你真好福氣，有這樣一位好小姐；又能幹，又安份。」坐在甄太太下手的陸老太太感慨的說，抬起頭來看，看坐在她對面的莊太太。

「那裏！」莊太太謙遜着，可是臉上有着母性的驕傲。

「真的，第一安份就難得。」陸老太太羨慕的說，回過臉來看看若馨。那失神的眼睛和那枯縐的額角，一看就知會受過重大的刺激。她邊說着話，邊用乾枯抖震的手發出一張牌去，再抖抖震震的縮回來。一縷悲哀湧上了若馨的心頭。她可憐這位老太太。她和李老太太是兩姊妹，可是兩人有着絕對不同的命運，於是兩人的生觀也絕對不同。陸老太太早年死了丈夫，一個兒子在九一八給炮子打死了。媳婦走了，祇剩下一個相依爲命的孫女。可是在去年，爲了婚事的糾紛，她的孫女說老祖母

不了解她，她不甘屈服在舊禮教下。爲了她的自由，她離了老祖母隨了愛人遠走高飛了。爲這件事，陸老太太氣得上吊，所以她的妹妹接了她來一處過活。李老太太却是一個兒孫滿堂的幸福人，她只安心的等着死的來臨。

「下月初二是敏明的生日，你來玩吧？」甄太太對若馨說，眼睛却看着牌。

「有工夫我一定——」

「當心，對家在做筒子，已經三順落了地。仔細吃包子啊！」李老太太警告大家。於是大家都注意甄太太的牌。甄太太是微笑着，她並不動聲色。她手裏還有三只一筒，一只二筒，只等牌來就是三番。雖然她心裏有點着慌，她還裝着沒事人和若馨談話。

「說下去呀！怎麼給她們嚇回去了？是不是有工夫一定來？」

大家笑起來。若馨笑說：

「是的，就怕那天又走不開。」說着眼睛却看着陸老太太。她好容易抖抖震震

的從面前的牌裏抽出了一張，向桌上看了半天，再看看各家面前碰吃的牌。最後眼光落到甄太太面前攤下的牌上，終於不敢打出來，再抖抖震震的拿回去，從新換了一張，緩緩的放到桌子中央去。這是一張七萬。輪到莊太太抓牌時，她隨手發出了一張六筒。李老太太說：

「你好大胆，不怕吃包子麼？」驚奇的目光透過那老花眼鏡。

莊太太笑笑不做聲，好像很有把握似的。陸老太太却用她那那乾枯的手在桌上一拍說：

「我就是爲了不敢打那張六筒，才拆了一對七萬。真是冤枉！」她氣得那樣，連王媽送了煙筒上來請了她幾遍都沒有聽見。那老媽子已在旁邊站了好一會了。若馨笑說：

「陸婆婆，吸煙。」

陸老太太這才覺得，趕忙接過來對王媽說：

「哦，難爲你。近來耳朵較前差多了。」說完又連忙看到牌上去。

甄太太只看着她們笑。她要取手巾拭眼睛，一回身，將金媽手裏正端上來的兩盤水菓撞翻了。切開了的花旗橘子和蘋菓撒了一地毯。她說：

「又闖了禍了，這幾天我老是闖禍。」

「不要緊，秋菊收拾了。金媽重新再裝了來。」莊太太說。

金媽和秋菊答應着去了。」

「你妹妹呢？」甄太太問若馨。

「教書還未回來。」若馨答。她抬起那微微向上的眉毛看了看對面的李老太

太。李老太正預備說話。

「她倒能幹，自己賺錢了。」她說。

「多少薪水？」甄太太又問。

「本是大家認得的，教兩個才啓蒙的孩子，沒有多少錢。」莊太太說。

「我說現在的女孩子和男孩子差不多強了。你看——」甄太太說。這時她正抓了一張二筒回來。她毫不遲疑的將一張一筒打了出去。啪的一聲，那樣爽脆地。若馨不覺啊呀了一聲。秋菊正好拿了竹春來，嚇了一跳，以爲是她撞着了大小姐。甄太太呆了一會，等她覺得這邊莊太太的牌已經攤下來了。她要的是一四筒的邊張。甄太太用手擊着自己的頭說：

「真該死，講話講昏了，牌來了也不會和。」她懊喪地將自己的牌攤開來。

李老太太伸頭一看，說：

「是吧？我知道她是在做筒子。」

誰都僥倖的笑了，只有甄太太帶着惋惜的笑將牌推到中央去。她們忙着數籌碼，若馨乘機走開了。她回到自己房間去，一開門，見芸坐在那裏，她驚叫起來：

「呀，你來了！怎麼我沒有看見你進來？來了多少時候了？」她隨即在沙發的另一端坐下。

「我打後門進來的。上樓的時候，見你看牌看得很專心，所以沒有喊你，也沒讓用人去請你。我預備在這裏候一個鐘點的。想不到你會這樣快上來。大概你要做若馥第二了。」芸說，將手裏的報紙放下了。她那高大的身裁，濃黑的眉毛，寬寬的鼻子，沒有絲毫女性的做作態。

「爲什麼我要做若馥第二了？」

「你也慢慢的喜歡牌了。不是嗎？手裏拿着書還會去看牌。」

「是不是你怕我過幾天會丟了該作的事去打牌？」若馨故意說，含笑向着芸。芸的眼睛放着誠懇的光，那光老是那樣誠懇地。

「我不希望你這樣。你一向不是痛恨打牌的麼？」

若馨將頭回過去，她看見梳妝台的鏡子裏有一張真誠的臉。她一向對若馨是真誠的。

「你別代我着急，我那裏就會打牌了呢？因爲今天是星期日，我算着你該來了。」

誰知等到兩點鐘還不見你來。真奇怪，在盼望什麼的時候連小說都無心看，於是下樓去等你。不料給甄伯母叫住了，又不好即時走開，勉強站着看了一副牌，她就鬧了笑話。我就乘機溜上了樓。」若馨將手裏的書攤開來放在膝上，眼睛却看着芸。

「我真不懂打牌有什麼味道？」芸說。

「你去問打牌的人就知道了。」停了一停，她接着說：「下月初二是敏明的生日，甄伯母要我去。」

「你打算去？」

「不打算去。」

「那麼你怎樣回答她的？」

「沒有肯定的回答她。」

「世界上的事真所謂是造化弄人。假如世上沒有華藍，假如有而你沒有遇見他，假如遇見了他你不愛他，那麼敏強毫無問題的會達到他的目的。然而事實是世

上有一個華藍，你又遇見了他而愛他，於是回上海不久的敏強無疑議的要失敗了。
「芸與嘆似的說：

若馨無言的低了頭，髮髮自然地披到腮邊來。

「在我的眼光中，兩人是相等的。論外表，一個是莊嚴在沉默中；一個是英俊在活潑內。論學問，一個精文藝繪畫，一個擅音樂英文，而兩人又是——」

「我也承認敏強是一個好青年。爲了這樣，所以我處處留心。因爲我是一個人，人有時是敵不過環境的誘惑的。假如我又愛了敏強，我將置華藍於何地？結果，無論誰得勝，總有一個失敗的。與其造成將來的不幸，何不現在把定了意志做去？」若馨打斷了芸的話，語聲却是很微。她緩緩的抬起頭來，輕輕的用手將頭髮攏向後面去。

「我不常見敏明到你家來玩。」芸說。

「她說到我家來不能放量的笑，不能隨意的叫。她受不來這樣拘束。」若馨說。
「我看她却自由得很，沒有了父親，母親又是這樣一個開通人，哥哥的思想又

和她一樣。幸虧她是一個有主張的人，否則像她這樣環境是很容易墮落的。雖然像你這樣的家庭太古板，然而我覺得太放鬆了也不好。」

「不過我覺得像她那樣環境才能做得出大事業。像我永遠的被環境束縛着。」若馨說，站起來在面前小圓几的玻璃盤內取了一隻蘋果，拿起刀來削。芸看着她，屋子裏暫時寂靜了。那長長的削下來的蘋果皮長蛇般的轉動着。

「很難得的，能一氣削成。你吃這個。」若馨將那削好了的蘋果遞給了芸。

「謝謝！」

若馨又拿起第二個來削。

「敏明和你同學三年吧？」芸問。

「我看，在育德一年，振民兩年，是三年——呀，斷了。」她將落在地上的皮拾起來放在桌上，另一隻玻璃盤內去。再接着說：「下學期她要轉到樹誠大學去。」

「考三年級？」芸問。

「三年級，這是最後一個機會。四年級無論那個學校都不招生的。」若馨說。

「她母親贊成她去？」

「她母親根本不分管她的事，何況她哥哥是在這學校畢業的。」她將削好了的蘋果切成了一片片。

芸笑說：

「爲什麼我吃整個的，你却要切碎呢？」

「我也不知道，削好了就隨手切了。」若馨也笑說。

「她哥哥是今年畢業的？」芸問。

「就是這個夏天畢業的。」

「下學期他打算怎麼樣？」芸又問。

「我也不很清楚，只聽敏明說或者教書或者出國去。」

「華藍下學期一定來上海讀書？」芸忽然又想起了華藍。

「前幾天的信上說不久就要動身。」

「那麼你有一個希望了。」芸笑說，隨手將蘋果核去向玻璃盤內去。

若馨展開了眉頭。

「再吃一個。」她說。

「不能吃了。」芸說，她走到粧檯前去洗手。

「你們整四年不見了。」芸在鏡子裏對若馨說。

「整四年了。」若馨說。

「這幾年來大家不知大家改變得怎樣了。他有像片給你嗎？」

「有一張一年前的像片。實在由像片上也看不出什麼來。」若馨說。

「你們寫的信真是平淡得很，誰也不知你們已有四五年的歷史。」

「我們驕傲的就是這一點——」

「哈，『我們』！」芸甩上了手巾回過臉來向着她。若馨的臉紅了，她搭訕着說：

「還吃一個蘋果吧。」

「我要吃這個大蘋果。」她指着若馨的臉笑說，走過去在位置上坐下。若馨不理她，自顧自地過去洗手。芸看着她那不過高的靈活的後影，那球球的髮髮隨着頭的動態左右輕快的擺着。

若馨覺得有些熱，她微微地向後仰了仰頭，那烏秀的髮鬚就隨勢紛紛的披向腦後去，襯着她那紅紅的臉，表現了青春的康健。芸對着鏡子說：

「果然可愛，我也愛呢。」

若馨在鏡子裏向她笑。

「可惜我不夠資格，我沒有華藍的高超的品格和學問，又沒有敏強的英俊。」
「你真是這樣多話吃糖吧。」若馨轉過身來在玻璃盤內取出了一塊糖替她

剝。

「不吃糖，誰吃了那樣清爽的蘋果還吃糖？」芸說。

「可是先吃了糖蘋果又無味了。不吃嗎？我也不想吃。」她隨手將那塊剝開了的糖放下了。

「我回去了。」芸說，拿起了桌上的錢包。

「吃了晚飯去。」

「不吃了。晚上有些事要做。明天一早又要到店裏去辦事。」芸說。

若馨送芸回房來，房裏已須亮上燈了。樓下的牌聲還是和先前一樣的噪耳。

一天晚飯後，若馨穿着墨色灑白花的睡衣靠在陽台上的籐椅上乘涼。她滅了房裏的燈。只有星的清光閃爍在深青的天空中。遠遠的送來了白菓叫賣聲。也不知幾時寒蟲已起了微鳴。她覺得有點惆悵，但這無名的空虛立時給那大的希望驅走了。華藍已動身了，數天後，幾年不見的他，又安然的在上海了。也許他現在正在詛咒船行得太慢；也許他也正在看星光。那海天一色的星光當然比這一小片的藍天要

偉大得多。

樓下電話鈴清脆地響起來。若馨猜不出誰這麼晚還會打電話來。不一會，房門外有了腳步聲。若馨問：

「誰？」

「是我，大小姐。你有電話。」是秋菊的聲音。

「誰打來的？」

「甄小姐打來的。」秋菊答。

「知道了，將燈扭亮了吧。」

電燈亮了。若馨整了整睡衣下樓去，拿起聽筒喂了一聲說：

「是敏明吧？」

「是的，若馨，明天你來不來？」那邊說。

「本該來替你拜壽——」

「拜壽不敢當。」敏明打斷了她的話，她知道她又要推託了。「我只希望你來湊湊熱鬧。你看，我母親請過你，我又請你，只差哥哥，一家都請到了。難道你不給我們面子嗎？再者下學期我離了振民，我們見面的機會少了。你一定來吧，否則你送我的東西拿回去。大約你是在玩禮到人不到的把戲。我却希罕你人到禮不到哩。」

「實在對不起，明天我不能來，因為我父親要我替他抄一點東西。」

「難道要抄一天嗎？」

「也許不能來。」若馨也很爲難。她當然願意去參加敏明的生日茶會，然而理智警告她少去。

「請不動你，那麼再見吧。」那邊說。

「再見。」她再能說什麼呢？悶悶的走上樓去。

那邊敏明悻悻的掛上了聽筒，鼓着腮進書房來。敏強一見她就說：

「她不來是嗎？」

「你聽見了？」她睜着大而有神的眸子向着她哥哥。

「看你的樣子就知道了。」他說，將手裏的報紙丟開了，站起來叉手在胸前靠着書桌站着，臉上精神的帶着笑。

「人家氣昏了你還笑呢！實在你該哭才是。」敏明取笑他。

「哭嗎？我從來不知道眼淚是什裏滋味。要我笑容易，哭可難呢。」他說。

「她斬釘截铁的說不來，你不失望嗎？」

「失望有什麼法子？這是不能勉强的事。」他也斂了笑容。

「我不料她的意志這樣堅強。自從我那天和她說了一句玩話之後，她就絕跡不來了。」

「惟是這樣，才覺得可敬。」他說。

「還覺得可愛哩！」敏明調皮的笑着，眼睛注視着她哥哥。她半坐在鋼琴蓋上，那燙得高高的頭髮襯出了她的活潑。

「愛嗎？我也不否認。」敏強說。他解鬆了領帶，將襯衫的袖子捲高了一點，再雙手向後抹着頭髮。那高高的鼻子上的一對炯炯有神的眼睛老放着愉快的光。

「好老的臉，可是她不愛你哩。」頓了一頓，她又莊重的說：「我真不懂她爲什麼這樣？難道她甘願留着做家庭的犧牲品嗎？」

「我看不見得。」敏強說。

「那是爲什麼呢？」她站直了，敏強却坐到椅子上去。

「我看她不是個平凡的女子。她默默中透露着聰明。學問造成了她的幹練，也有相當的毅力。她作事有深謀，別人猜不透她的心思。」

「再者，還很美！」敏明又取笑他。

敏強笑笑說：

「也許你還沒有注意她美的是神哩。」

「誰說我沒有注意到？我早說過她的態度以『清麗』二字就可以包括了。」

「她的莊嚴使人欲近而自慚形穢。」敏強說。

「怪不得你有時和她說話會紅臉。哈哈！」敏明不肯放鬆她哥哥一步。

敏強注視着地笑。

「全是你，害我少了一個朋友。當初你高中畢業後仍在蘇州進大學也罷了，又會跑到上海來。來了又單單的會愛上她，以致嚇得她不敢再到我們家來了。」敏明又鼓起了她那豐潤的面頰。

敏強笑了，將報紙摺疊起來扇着臉。敏明走過來在書桌上坐了，雙手疊着放在膝上。

「其實，如果她願意，什麼都不成問題。」敏明又說。

「想不到母親也和我們一條心。」敏強說。

「母親是愛她柔順。又因為做了幾年的緊鄰，看她長大的。現在雖然我們搬得很遠，兩家也仍來往着。」

敏強在想他妹妹的上一句話，底下的話沒有聽見。他說：

「母親說她柔順嗎？也不見得，她柔順的背面還藏着剛強。」

「你這樣了解她，可惜人家不知道。」敏明笑，可是她心裏也代她哥哥著急。

「這件事祇有 Wait and hope，我覺得愈難得的東西愈可貴。」他還是那樣的樂觀。

敏明向他笑笑，理着報紙說：

「你還看嗎？」

「不看了。」敏強將手裏的報紙給了她。

「那麼我拿到我房裏去了。」敏明說。

「早點睡吧，不要看了，明天還要忙哩。」

「不要緊，明天見。」她挾着報紙輕快的步上了樓。

敏強望着那燦爛的燈光。他覺得事情祇要努力，光明永遠在前面。

在雙十節的那晚上，若馨見着了別後四年的華藍。他們沿着清靜的大西路走着。圓月臨空掛着，照透了兩旁黑越越的大樹和在晚風中倒着的稻田。野犬在田堤上狂吠着。微風送來了火車的汽笛聲和擦着軌道的隆隆聲。漸漸的，越飄越遠，越響越微，終於消失在夜空中。間或一二輛汽車馳過，那樣耀武揚威的。人力車也時或蠕動着來和去。微弱的燈光鬼火般閃着。蟲在草根下微鳴，鄉人響亮的談着話。地上有一個修長的青年的影子，手裏拿着一卷報，爾雅尊嚴的走着。他的旁邊，是一個垂着鬆髮，穿着長袍的女郎的影子。

「一別就是四年。想不到我又會來上海，以後或許我會永遠的在上海了。」華藍愉快的說。

「畢業後你母親就會要你回去。」若馨說。

「假如我在上海作事呢？」他笑着說。

「那或者還可以。」她也笑着說。

「你母親怎樣放心讓你一人來上海？」若馨問。

「因為叔叔說上海是文化中心地，學校比內地辦得好。他代我去要求母親，母親才答應了，我很奇怪，你父親怎樣又會讓你進振民大學的？」他閃着光亮的眼睛說。

「這是我生了一個星期的病才得到允許的。未離開育德前，我就要求父親讓我進振民大學。父親無論如何不答應。放了假，敏明去報名投考了。我又要求父親，父親還斬釘截鐵的不答應。那時我真難過，不願坐在家裏，天天出去找人玩。這樣就受了暑，沒有幾天就病了。父親以為我是鬱出來的病。過了幾天，他自動的對我說：『你要進大學也可以。你現在大了，自己也有主張了，不比在亦青時是個不懂事的小孩子，容易受人騙。只是你還得答應我處處留心。再者，不許交男朋友。如果你能答應，就第二次招生時去考。』這真是天外的喜信，當然我什麼條件都接受了。當第二次招

生時我就去考了。」她說。

「你父親還算是講得通理的，這樣自己也不受氣。像我父親，因為我大哥娶了美國嫂嫂，自己竟一氣不起。我母親現在想起這件事就痛心。現在我二哥也很使母親失望，所以母親常對我說：『我希望你不要像哥哥們才好。』有時她和別人談話時總說三兒不會使她失望。可是當我聽着這些話時，我心深深的不安着。如果母親知道我現在的事，她一定會灰心到極點。這一次母親和我提起婚事，我堅決的不答應，母親已是很難受的了。她也只得安慰自己說：『其實這件事等你畢業回來再提不遲，現在就攔着吧。』她還希望着將來。當時我想鼓着勇氣向她說出我的意思，我又怕因此連來上海讀書的希望都將打消了，所以我忍着。我恐怕母親會永遠的失望了。」他說，悵望着南邊的白雲。

「……」翳影罩上了她的心。

「不過爲時還早，這些都是將來的事。」他見若馨悵然，即笑着說。

「現在要做的還是努力讀書。」若馨說。

「對了——」

一隻花狗在草堆裏竄出來，若馨嚇了一跳，華藍的話也只講了一個頭。

「這裏歹人多。」華藍說。

當這時，烏雲遮住了月光，大地一片漆黑，只有稀疏的幾盞路燈微弱的放着光，寒蟲也鳴得淒涼，若馨有些心悸，說：

「我要回去了。」

華藍說好。他到光華大學借打電話僱車。五分鐘後車來了。他送若馨回家。

「妹妹，敏明學校今天有球賽，昨天她來電話邀我去看，你去不去？」若馨走到妹妹房裏，對妹妹說。

若靄正在趕織一件絨線外衣。

「我要去教書哩！」她抬起頭來，又迅速地低了下去，好似不願錯過一分鐘的光陰。

「你教書是下午，球賽是在上午舉行。」若馨說。

「球賽實在沒有什麼好看。不過多時沒有見着敏明，想去看她倒是正經。」因為做得太快，反脫了針。若馨見她這樣忙不禁好笑，說：

「冬天還早呢，這樣趕做什麼呀？！」

「雙十節都過了，冬天也快來了。」她忙着將脫了的針穿起來。

「樹誠大學我沒有去過，怕難找。」若馨在一張搖椅上坐下，隨手翻着桌上的書。

「兩個人不要緊。球賽幾點鐘開始？」

「九點鐘。」若馨說。

「那麼我們該走了，到了那裏還要找人呢。」若馥放下了手中的活計。

兩人收拾好了出門。到樹誠已快九點了。一口氣到女生宿舍，門房內沒有人，她們呆住了。

「在這裏找罷。這裏有很多名字。」若馥說。

若馨回頭一看，左邊牆上有幾百個木製小方格，每一格上貼着學生的姓名。名旁邊還有號碼。很多格子內放着信。

「這大概是學生信件格子。」若馨說。

她們一格一格找去。忽然，若馨驚呼起來：

「她也在這裏！」

「誰？」若馥回過頭來問。

「管仲雪，我要去看她。」若馨說。

「恐怕她已不認得你了。」若馥說。

「不會吧？」

「這不是敏明的名字麼？」若馥指着較高的一格說。

若馨一看，見旁邊的號碼是 364，她不懂得。

「找到了名字無法找人還不是一樣的？」她說。

若馥也難住了。若馨想了一會說：

「這也許是房間號數，我們試試看找去。」

她們好不容易找到了 364 號房間。若馨在門上輕輕的叩了幾下，裏面說：

「請進來。」是敏明的聲音。

若馨推門進去，只見敏明一個人在房裏。她一見她們就說：

「害我好等，我以為你不會來了。球賽已開始，她們都出去看去了。」

「你昨天電話裏又沒有說清楚。累我們好找。你還怪我呢。」若馨說。

「想不到若馥也會來。」敏明說。

「她是專誠來看你的。」若馨說。

「那麼多謝了。我們先去看球，等下再來坐。」

她們來到操場上，籃球場上已站滿了男女學生。她們揀了一處較空的地方站了，只是稍遠一些。

「和那個學校比？」若馥問敏明。

「上海大學。你不看見他們運動衣上那白色的『上海』兩個字麼？」敏明說：

「看不清楚。」若馥說。

「站過去一點看好嗎？」敏明說。

「不，就在這裏吧。」若馥說。

若馨忙着看球，只見滿場子球員穿梭似的來和去。球和流星般的在空中飛。公
正人敏捷的跑來跑去。在上海隊中有一個高大的球員很粗鹵。若馨正想此人容易
犯規，果然，他將人家取到手的球打落了，於是公正人吹叫子，說技術犯規，罰給樹誠
隊自由投擲一次。一下就安穩的進了籃。樹誠的學生都歡呼起來。這時分數是相等

的。非但球員臉上有緊張的神情，旁邊看的人也都不那樣的興奮，忘記了一切。若馨也希望樹誠勝，她和樹誠好似有關係似的。這時樹誠投進了一隻球。樹誠的學生都跳躍起來，接着啦啦隊也响亮的歡呼起來。樹誠的球員臉上都浮起一絲希望的笑。結果是十六與十四之比。樹誠勝。在兩面的隊長拉手之後，場上的人都蠕動着散開了。敏明邀若馨姊妹進宿舍來，一進房門，若馨就問她：

「敏明，你認得管仲雪嗎？」

「認得，她在四年級，有一課是和我同上的。你認得她？」敏明說。

「是亦青的同學，我想去看她。」若馨說。

「好，我陪你去。」

她們到仲雪房裏，見她用功的在看講義。她還和從前一樣的確實。

「Miss 管，你還認得我嗎？」若馨笑說。

她站了起來，思索的說：

「呀，記不起了。」還帶着鎮江音，臉上還和從前一樣的有着和藹的笑容，只似乎較前老練了一些。她看着敏明，可是敏明玩皮的不和她們介紹。

「你還記得莊若馨嗎？」若馨說。

「呀，我記起了，Miss 莊。你簡直和從前兩樣了。我真高興，想不到又會遇見你。」她熱誠的握住若馨的手。

「這是令妹吧？相貌很像。」她看着若馥說。

「是的。這是 Miss 管。」若馨回頭對若馥說。

若馥向管仲雪點點頭。

「我們整四年不見了。」若馨說。

「不是嗎！坐下吧。」管仲雪招呼她們坐。她們隨便在床上坐了。這屋子和敏明房間一樣的六張舖，六副桌椅。陳設雖簡單，可是很清潔。

「整整四年了。」管仲雪接着說，「我記得進亦青那年我才二十歲，可是不知

不覺地已二十四歲了，怪不得大家的樣子都改變了。我只記得你從前是一個怪活潑怪伶俐的女孩子，現在竟是一個有禮的姑娘了。你知道 Miss 莫的消息嗎？」她又想起了別的老同學。

「聽說結了婚，已有了孩子。Miss 柳還和你通消息麼？」若馨問。

「才離開亦青的一二年中還有信札往來。你知道她父親是一個古板舊官僚。因為 Miss 柳當初在學校裏也不十分檢點行爲，她父親知道了氣了個半死，就將她軟禁在家，不讓她再出來讀書。放學的那天 Miss 柳說的話是有因的。」仲雪說。若馨依稀的記起放學那天的情景。那時她是那樣的無邪，什麼都不知道。她說：

「當初 Miss 柳說這話時我猜不出是爲什麼。」

「Miss 柳的事你不知道？」管仲雪問。

「不知道。」

「那時你整個是一個小孩子。」

「後來 Miss 柳怎麼樣？」若馨問。

「後來就不通消息了呀。」管仲雪說。

她們只管談過去，冷落了敏明和若馥，好在她們也正談得高興，並不覺得。

「你怎麼會進樹誠的？」若馨問管仲雪。

「我勉強在亦青中學畢了業，就上這裏來。Miss 莫在你們走後還來過一學期，以後就沒有來了。後來女同學雖然多些，却更糟得不像樣。你離了亦青就沒有再得着你的消息。你現在在那一個學校？」

「我離了亦青就進育德。現在在振民大學。」若馨說。

「進的那一系？」管仲雪問。

「文學系。」若馨說。

「是三年級吧？」

「三年級。」

「那麼你後年也可以畢業了。」管仲雪說。

「盼望畢業又愁畢業。」若馨笑說。

「爲什麼？」

「畢業後怕沒有出路。你畢業後預備怎麼樣？」若馨問她。

「我現在讀的是教育。我覺得中國的兒童教育真糟糕，畢業後我打算替兒童

盡一點責任。」

「我覺得現在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還很黑暗，要作事，還是教育界最高尙。」

若馨說。

「希望我們將來能有機會在一處作事。」管仲雪拿起桌上的玻璃杯，接着說：

「只顧着講話，也忘記請你們喝茶。」

「不要客氣，我們不喝茶。」若馨說。

校中午餐鐘響了，若馨站起來說：

「我們回去了，再見吧。」

「在校中吃了飯去。」管仲雪說。

「多謝，不吃了，怕家裏等着我們。」若馨說。

若馨和敏明也站了起來。臨別時，若馨握着管仲雪的手說：

「希望我們以後的消息不要再隔絕了。」

「不會的，我離了此地也會給你消息的。」

「好，再見吧。你不必出來了。」若馨說。

「不要緊，我們到飯廳去也要下去的。」管仲雪說。

走到樓梯口，敏明說：

「果真不吃了飯去麼？」

「不能吃。若馥下午還要去教書。改天再來吧。今天算是虛來看你了。」若馨說。

「那倒不要緊。盼望你們以後常來。」敏明說。

「當然的。有機會我們就會來再見。」若馨握着敏明的手。
敏明和管仲雪送她們到校門口。

五

在一間淺黃色的餐室中，正中放着長方形的餐桌，桌的中央放着一白瓷缸不知名的紫色洋花。潔白的桌布上放着一色的光亮耀目的銀器——酒杯碗碟——。頂上一蓋西瓜形的白瓷燈罩內放出燦爛的光。牆上調和的掛着各色油畫。電風扇得意地左右搖着頭。甄太太坐了主位，敏強佔據了桌子的另一端。敏明要若馨坐在她哥哥右手第一位，若馨不便和她推，便大方的坐下了。敏明並着若馨坐。若馥坐在母親身旁。其餘的幾位都是熟識的客人，都隨便的坐了。兩個用人站在椅子背後伺候着。甄太太採用的是中菜西吃法，每一道菜上來，用人用盤托着依着位置的長幼送過來。要就拊下，不要的就讓她端開。

甄太太說：

「敏強明天動身出國去，今天請幾個熟識的朋友替他熱鬧一下，再者順便答

謝各位的厚誼。」

「謝是說不上，當然我們是該來送行的。」一個胖胖的太太說。

「送行不敢當。」敏強彬彬有禮的說。

「各位隨便用，別客氣。」甄太太嚷說。

「我們祝甄少爺一帆順風。」章太太舉起杯子來，於是在「順風」和「多謝」聲中，大家高高的舉起了杯子。

「馨小姐，你真是稀客，好容易請到了你。」甄太太放下了杯子說。

若馨笑笑，正要說話，她母親說：

「今天是我要她陪我來的。早上她還說，不來呢。」

「甄少爺到那一國去？」章太太問。

「英國。」敏強說。

「學什麼？」李老太太說。她今天沒有帶老花眼鏡。

「音樂。」敏強又說。

「聽得說甄少爺上年在民民中學教書是嗎？」一個胖胖的老太太說，挾了一塊炒蹄筋放進嘴裏。

「龔老太太怎麼知道？」甄太太問。

「我的孫兒在民民小學讀書，所以知道。」她說。

「其實能在中學堂教書已是很好的了，還出洋做什麼呢？老話說，『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朝難。』出門總是不方便的。」陸老太太說。

「我覺得這一年教書生活是失敗的。我想還是照我個性喜歡的東西方面求發展去。」敏強說，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現在年青人都喜歡外國音樂，我覺得外國樂器那有中國的笛簫好聽？」另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太太說。她是敏強的叔祖母。

敏明用肘碰了一下若馨。若馨低着頭看酒杯內的燈光。

「甄小姐，你大學畢業後大概也是出洋的？」那位胖太太說，啣嚙吞了一口酒下肚。

「還不一定，呂伯母。」敏明笑說。若馨覺得她今天斯文多了。

「莊大小姐畢業後怎麼樣？」龔老太太對若馨說。

「看機會。」若馨抬起頭來說。

「出國是不會的。她父親給她進大學已是難得的了。她妹妹高中畢業後就算了。」莊太太說，也放下了筷子。

「那麼不是做父親的偏了心了？」李老太太說。大家笑起來。

「也不是，因為我想早一點作事，自己也不願進大學。」若蘊說，有點忸怩。她有她姊姊的貌，可是沒有她姊姊的神。

「依我說女孩子認得幾個字就算了，難道還想做官做府不成？將來嫁了還不是將那些念了的書忘了。可是現在的小姐心都大，誰都爭着要進大學。我家敏明就

是一個。她媽就只這兩個活寶貝，所以樣樣事都依他們。」敏明的叔祖母說。雖然臉上帶着笑，可是有一副滿不以爲然的神氣。敏明看着她哥哥笑。敏強看了他妹妹一眼，又紳士般的坐着了。

菜是一道一道接連着上上來，酒是一杯一杯的吞下各人的肚中去；話是一句一句的由各人口中不斷的吐出來。敏明覺得她哥哥今晚酒特別喝得多。她不知他借酒澆離愁呢還是爲高興而多喝？

「在座的三位小姐中，我看來還是莊二小姐福氣相，豐豐腴腴的，老是向人和氣的笑。要娶着這樣媳婦才是福氣。」李老太太說。她已有幾分醉意了。

「說起來甄少爺定了親沒有，甄太太？」龔老太太轉過頭來問甄太太，手中的筷子還是半舉着的。

「還沒有，幾次和他提起親事他都不答應，好似在等什麼人似的。」甄太太諷刺的說，眼睛却看着若馨。敏明的頭也回向着她。她只得抬起頭來裝着看對面牆上

的畫。然而她覺得敏強的眼光在她臉上一掃，她的頭又被逼垂了下來。

「我知道他等誰。」章太太說。

若馨才抬起的頭又給妹妹的笑打了下來。這時用人正端了飯上來。每人面前進上一小銀碗湯，將用髒了的銀盤和酒杯撤下去，再換上乾淨的碟子。桌上有一個小小的騷動，章太太的話就沒有人注意。

「依我說該娶了媳婦去，那邊路遠迢迢的誰照應呢？」敏明的叔祖母說，拿起銀匙來呷湯。

這邊陸老太太才緩緩地將匙放進湯碗裏去，立刻接着說：

「至少也該定了親走，這樣你媽媽也放心些。甄少爺，你說是不是？」

敏強笑笑，不做聲。

「我說了幾次他不聽也沒有法子。孩子大了，心也大了，也由不得我作主了。」
甄太太故意感嘆說。

今晚若馨只覺得他們母子們的眼光好利害。莊太太也風聞這件事；一則因為丈夫不喜歡這樣洋氣十足的青年，二則女兒也沒有表示；她也只作不知。

「依我說還是這樣好，你不聽見俗語說『娶了媳婦忘了娘』嗎？甄太太現在這樣高興，將來只怕會悔呢。」李老太太說。

滿桌都笑了。

「媳婦好是不會的。」甄太太說。

這些話小姐們不好插嘴。莊太太因為對自己的女兒有點關係，也不便開口。於是滿桌是老太太們的笑語聲。

飯後，用人端了冰水菓來。大家散坐。接着是冰手巾擦臉。

「到我屋裏洗臉去。」敏明對若馨姊妹說。

她們隨了她上樓。阿秀跟了上來伺候，她在浴室內預備妥當了，過來說：

「莊大小姐洗臉。」

若馨正無力的靠在椅子上，說：

「讓你家小姐先洗吧。我很累，想歇一下。」

「那麼莊二小姐先洗吧。」那大姐也怪伶俐的。

若馥正背向着電扇在吹，捨不得離開。

「較胖的人是怕熱些。」敏明說。

若馥同了阿秀進浴室去。若馨將臉移向了風扇，那纒纒的髮球給風吹得儘向

後廳。

「好熱。」她說。

「平常你是不怕熱的，大概今晚因為喝了酒的緣故。你看你的雙頰紅得這樣。」

敏明說。

若馨擡頭向穿衣鏡內一看，果然熱得利害。她用手摸摸，有些炙手。她還是讓風

來吹。

「別這樣蠻吹吧，仔細吹出病來。我叫人拿杯冰汽水你喝好吧？也許會涼些。」

敏明說。

「別費事了。」若馨說。

敏明已走出了房門。不一會老媽子端了三杯汽水來。敏明遞過一杯給若馨。若馨接過來喝了一口，即用那冰涼的杯子冰着臉。敏明過來在若馨坐的沙發扶手上坐下。她說：

「哥哥明天就要走了，這一去要四年才得回來。」

「此後你們家裏要冷清了。無事時同伯母到我們家玩去。」若馨注視着手中的杯子說。

「你聽見她們在桌上說的話嗎？」敏明進一步說。

「聽見，老人家的思想都差不多。」若馨的眼光沒有離開杯子。

「若馨，你難道還不明瞭我母親的心事？」她站起來了，逼視着若馨的臉。若馨

也站起來了。敏明以爲她又像上次一樣的要甩手跑了。這一次她却不只在另一隻小方兒旁的椅子上坐了，將杯子放在方兒上，用手支着頭。

「再者還有我哥哥的希望。」敏明跟過來更進一步的說。

半天，若馨抬起了頭，說：

「敏明，我什麼都知道。可是我有我的難處，我很抱歉。」

「難處？不是爲家庭關係？那是不成問題的，我們家的一切伯父母都很清楚。」

「敏明說。」

若馨搖搖頭，用手轉着玻璃杯。

「那麼什麼難處呢？不能告訴我嗎？」

「將來你會知道。」

「……」敏明在猜，不住的轉着右手上的戒指。

「莊大小姐，請過來洗臉吧。」阿秀在門口說。

敏明陪了若馨過這邊來。若馥已經下去了。洗完了臉，阿秀打開了嵌在牆上的一個大白漆小櫥，裏面全是化粧品。敏明見了說：

「請莊大小姐到我房裏去用粉吧，那邊鏡子大些。」

阿秀答應了正要關上櫥門，若馨說：

「不必了，就在這裏用了吧。」

等敏明洗完臉同下樓來，客人已走了大半。

「阿秀，叫阿三駕車送莊太太和呂太太回去。」甄太太回頭吩咐阿秀，阿秀答應着去了。

「不必了，我們自己叫車吧。」莊太太說。

「反正方便的。」甄太太說。

道謝告辭時，若馨覺得有一雙大而清的眼睛在那健康的臉上放着異樣的光。在上車時，無意中和那雙發光的眼睛相遇了，若馨迅速地低下了頭，走進車去。那一

雙眼睛也就垂下了。在再見聲中，車子開動了。若馨懷着一顆跳動的心回家。

送客回來，甄太太疲倦的倒在椅中。敏明在母親身旁坐下。敏強却坐在對面沙發的扶手上。

「媽媽，哥哥是沒有希望了。我剛才已對她明說了，她說她知道一切，她很抱歉，因為她有她的難處。」敏明對母親說。

「什麼難處？」甄太太問。

「我問她她也不肯說。她說將來我會知道。」

甄太太失望的嘆了一口氣，說：

「這個女孩子做事使人不可捉摸。有什麼為難的事呢？是為家庭嗎？」

「不是，我已問過她了。」敏明說。

敏強注視着母親和妹妹，他好像要從她們的臉上求出解答。

「敏強，人家既沒有意思，你又何必那樣的痴？依我說叔叔奶奶提起的那位潘小

姐也不錯，定下了也完了我一樁心事。依我的意思我是想你結了婚走，我也放心些，省得沒人照顧。路又遠，你又急着今年就要走，其實遲一年也不要緊。」甄太太對兒子說。

「哥哥已說你耽擱了他一年哩，本來去年就可以走的。」敏明說。

「這些不去管牠，你的親事到底打算怎樣？你已是二十四歲了。」甄太太說。
敏強老不作聲，眼睛看着地。

「哥哥，媽媽問你呀！」敏明說。

「“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生着總有希望。親事等我回來再說。」
他抬起頭來，還是那樣愉快地。

「你真是達人！」敏明笑說。

「管他去，他自己的事自己不急，要我們替他急什麼？」甄太太也笑了。
「我也很累了，睡吧，明天或者還有送行的親友來。」甄太太站了起來。

敏強兄妹隨着上了樓。

在一個星期日的早上，芸約了若馨到鄉間去散步。

「天天埋在算盤賬簿中，今天好容易有一個機會接近大自然。」芸說。她深深的呼了一口氣。

「我是大自然看厭了，也不覺得怎樣。」若馨說。

「當然，你出學校就是鄉下，而且又能天天出來，我真羨慕你的生活。」芸說。

「等開學後你來代我讀書，我替你去做事。這樣交換着過一些時，等大家厭倦了又換回來。」若馨笑說。

「事情能這樣隨意就好了。」芸也笑了。

「前天敏明家請客？」芸又問。

「是的。」

「你這次可去了。」芸笑說。

「沒有法子，媽媽要我去。同時我想如果再堅持着一回不去人家也會奇怪。再者又在暑假中，她家又是正式下了帖子來請的。」若馨說。

「將來他家正式下了庚帖來你還會永遠的去了呢！」芸故意嘔她。

「芸，你不該說這話。假如我是這樣人，這次敏明明明的對我說時我何不答應她？」她急了。

芸見她眼角潮潤起來，知道是嘔急了，她連忙扯開說：

「她怎樣對你說來？」

「她明說出了她哥哥的意思。」若馨說。

「你怎樣回答她？」芸問。

「我說我很抱歉，我有我的難處。」

「她沒有追問你的難處？」芸又問。

「當然追問來着。」

「你告訴她了？」

「沒有。」若馨說。

「你該告訴她，讓他們死了心。這樣纏着也不是事。」芸決然的說。

「我有我的難處。」

「又有難處了。」芸笑說。

「當真的。」若馨正經的說。

「你說出來聽。」芸說。

「現在我和華藍的事祇有你和表姊，潔三個人知道。我的家庭情形和他的環境對於將來是沒有把握的。假如失敗，你們當然不會笑我，可是在敏明、敏強可真是笑話了，所以我現在勢必不能對他們說。」若馨說。

「這也不錯。」芸點着頭說。

若馨注視着面前那一灣浮滿了青萍的水。芸說：

「能在這綠水之旁建一所小小的茅屋住着也另有風味。」

「我不喜歡茅屋，我喜歡用竹子搭成的屋子，瓦用竹兒鋪，牆也用竹子編。再在牆腳下種滿了各色花朵，像菊花月季等。」若馨說。

「這樣我的屋子不能和你的比了。」芸笑說。

太陽漸漸的升起來，雖走在樹蔭下也覺得熱。農人家的屋頂上已冒出了炊烟。

「十點多鐘了，回去吧。」芸看着手錶說。

「回去吧，我也覺得熱了。」若馨說。

她們到家已是吃午飯的時候了。

六

這年夏，華藍畢業於國光大學。若馨也在振民大學畢了業。

在放假後的第三天下午，華藍接着他母親的信，信上說一放假就得回去。她說她希望華藍不使她失望，過去的創傷埋葬了她的人生樂趣。她的一線希望只是繫在華藍身上。她此後的幸福是要華藍給她。華藍捧着這封信呆了。字堆裏出現一個高貴的白髮蕭蕭的老母的臉來。她微笑着，她盼望着。她相信她的三兒不會使她失望。過去的不幸，過去的創傷，她的三兒都會給她彌補起來。那乾枯了的心苗，她的三兒會給她強有力的滋養料，慢慢地，會開花，會結實。那過去的不幸祇是一個惡夢，苦盡甜來，幸福在後面哩。那一張白髮蕭蕭的臉在笑了，雖然嘴角上有着深刻的給人情世故刻下的條紋。「然而母親呀，你是失望了，爲了她的幸福，爲了我的幸福，我不能依照老母的主張，我不敢回去。」他喃喃的念着。那蕭蕭白髮的臉斂了笑容，眼中

也收斂了希望之光。她好像受了當頭一棒，他最後的希望也不能實現了。那過去，現在，和未來，一幕幕演出的祇是使她傷心的事。他的眼睛模糊了。他閉了眼不敢再看這張紙，然而那張失望悲傷的臉老是在他眼前。他想起了父親的死，大哥的不孝，二哥的使母親失望。在重重創傷之下的母親，這風燭殘年的母親，自己還能做哥哥們第三麼？虛度二十三年，並未為母親盡一點心，難道還忍心打破她那最後的幻夢？該犧牲自己的幸福，爲了母親，這是偉大的。

「我該回去。」他堅決的吐出了這句話。他睜開眼來，另一張少女的臉出現在這張紙上，那樣的莊嚴，那樣的可愛。他立刻覺得他實在不能走。這一回去，什麼希望都將成泡影。唉！母親，愛人，不能兼顧。他頹然的倒在椅中，雙手捧着頭。他呆了一會，打開墨水瓶，預備寫一封長長的信給她。可是寫了撕了，撕了又寫。終於沒有讓她知道這個消息。他抬起頭來，房裏空空的，同學都搬走了。他胸頭如被細住般的不能暢行呼吸，他想高呼幾下，將那些悶在心頭的積慮吐出來。

房門上起了叩門聲。

「進來。」他說。

房門開了，門房遞進一封信來，說：

「華先生，信。」

他認得這熟悉的筆姿，是她的信。她說——

「……讀書算是告一段落了。此後開始對付的是怎樣做人。彼此肩上已承着担子了，我們該衡稱這担子的輕重，儘着我們的力量做去。」

陰曆六月初九日是我外祖父一百陰壽慶日。舅舅來信說要母親回南昌一行。母親決意携我同去。行期是明天，大概一月內即可回來。我猜測你的母親一定渴盼着你回去。如果你能在上海耽擱些時，就請等我回來，不能，你還是回去吧。你也說過『母在巢中盼子歸』那句詩深深的感動過你。

南昌故親多，這次去南昌，說不定有麻煩；準備着應付吧。再見……」

她要走了，而是走到一個麻煩的地方去——他將信看了幾遍之後，默念着說——然而我相信她有魄力，他能抵擋一切。我也該走了，可是我沒有勇氣走進那將埋葬我一生幸福的地方去。我該等着她，至少該等她回來。他寫了一對婉轉沉長的信給他母親，說了很多冠冕的不能回去的理由。發出這封信時，他的心隱隱的作痛。他覺得他是世上第一個罪人。

在一個炎熱的下午，若馨和她母親安抵南昌。洋車在不平的狹窄的石子路上顛簸着。兩旁店舖中的人停了工作拾起驚羨的眼光看着她們。十之九的婦女都梳着頭，穿着短衣服。十之九的男子都赤着膊搖着大蒲扇。較大的舖子中，裝着拉扇，用一個人使勁的拉着，那扇子前後動着，給屋內造了一絲微風。若馨實在替那拉扇的人可憐。穿過中山馬路，再轉入一條溢塞的小巷。出了巷，走了數十步，車子才在一家八字門樓前停了下來。門的左邊貼着一張寫着斗大的「湯寓」兩個字的大紅紙。

條。花格子門後的兩扇開着的黑漆大門上貼着紅底泥金的春聯，已經給風雨打毀了色。才推開花格子門，就有人嚷：

「快去報，姑太太來了。」

只見一個老媽子拐着小腳飛快的進去了。這裏司閘帮着車夫將行李搬進去。才走進二門，就聽見一個蒼老的聲音說：

「我料大妹該在這幾天到了。」

若馨抬頭一看，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站在堂屋門口。在像片上見過，認得是大舅。在大舅身後，那一羣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不認得。她只默然的隨了母親進了堂屋。

「路上好熱，我也巴不得早一天到才好。一路上來見街上的樣子都改變了。當年也不很出門，這次來好像到一個新地方似的，只有這八字頭門還沒改樣子。」母親說。隨即在祖宗神位前行了禮，若馨也磕了頭，然後他們一一的見禮。好多個年青

的和母親叩頭，若馨一個也不認得。母親對若馨說：

「這是大舅。」

若馨從容的叩下頭去，大舅還了禮說：

「這樣高大了，怪不得我們要老了。」

「這是三舅和三舅母；這是五舅母；這是六姨。」母親一一指着說，若馨依着次序行了禮。

「還有表哥表嫂表姊妹們。」母親又說。

「大家行了一個總禮罷。」大舅說。

於是這些年青的站了一排。若馨過來，彼此相對鞠了一躬。

「明明皎皎過來見姑奶奶。」那梳着光亮的頭，穿着綉花鞋的表嫂拉過她的兩個女兒來。她們害羞的叩了頭。

「還有表姑。」表嫂又說。

那兩個小女孩又和若馨行了禮。

忙了一陣，大家到左邊客廳內坐下。用人敬了茶，奉過煙，隨即退過一旁。

「想不到一別就是二十年。我記得大妹離開南昌時，大甥女還不會走，二甥女還剛出世。那時世德才七歲。現在他的孩子已有他那時那麼大了。」大舅接着說，慈愛的撫着明明的頭。明明睜着大眼睛向着祖父。皎皎却靠在母親身旁。

「再過二十年又是一代人了。」三舅說。

「我也想不到嫁後二十多年，今年第一次回南昌來。實在路太遠，不比六妹，近在玉山，回來省事。」母親說。

「近來幾年因為家事，我也不常回來了。」六姨說。

「你看，這二十年，母親死了；二弟二弟媳相繼去世；五弟又死了；前年你大嫂又死了。人世的變遷真快！」大舅有些感傷了。

「家裏遭着這麼些大事，我也不能回家一遭；心裏也覺得非常過不去。」母親

說。

「自己家裏也不必這樣拘禮，我們也知道你走不開。」三舅母說，她有一雙擁腫的小腳，胖胖的身體。三舅是一個達觀者，他較大舅年青多了，誰也看不出他是一個近五十歲的人。

「其實各家有各家的事情。像我近在一省都不能時常回來，所以這一次我將家事交給她們管。我打算在這裏多住些時。姊妹們分別了這麼些年，好不容易才得見面。」六姨說，雖然她才是一個中年人，可時臉上已有了操勞的痕跡。

用人剖了西瓜來，大家聚到中間圓形紅木桌上來吃西瓜。五舅母說：

「內地沒有好東西，就只有西瓜。」

「井水浸的西瓜也不錯。我記得小時候總愛命人用竹籃裝了西瓜墜下井去浸。那時的事還好像是昨天的事，轉瞬間已是三十多年了。」母親說。

「不是麼？那時六妹還沒有明明大呢。」大舅說。

「這屋子，這窗上的彩色玻璃，這些擺設還和先前一樣，只是人老了。」母親吐出了瓜子說。

若馨抬頭打量這屋子，這沉重的家具，帶着古風的畫，在這不十分亮的屋子裏，給人的印象有相當的莊嚴，同時有相當的死寂。

「表妹，再吃塊吧。」表嫂讓她。

「不能吃了。」若馨笑說。

「她量小，在家就吃得少。」母親替她解釋。

「怕是內地東西不好吃吧？」三舅母說，那胖胖的身體佔了好些地方。

「那裏是，三舅母！」若馨又笑說。

「三嫂也說得奇怪，西瓜那裏分上海內地的？不是一樣的瓜嗎？」母親說。
大家笑起來。

明明皎皎很懂事，她們不來桌上吵，老媽子帶着下去吃。

「爲什麼二甥女不同了來？」六姨問。

「我要她在家照應屋子，再者她父親年紀大了，也需要人照應。」母親說。

「甥女們對了親沒有？」三舅母問母親。

「都沒有，說起對親真不是容易事。現在的女孩子不比從前，隨父母打發。她們父親脾氣又古怪，差不多的人看不上。」母親說。

「兩個甥女的學問大概是很好的了？」大舅說。

「大的是大學畢業。小的却没有她姊姊那樣要，高中畢業後也沒有再進學堂，現在在人家裏教書。大姪女的書想必念得很好了吧？」母親回過頭去問三舅母。

三舅母說：

「毓珍嗎？小學畢了業她父親就沒有讓她再進學校了。」

「到底大姪女和若馨誰是姊姊誰是妹妹呀？」母親說。

「好像是毓珍大吧？記得頭年我生毓珍，第二年正月大甥女出世的。今年毓珍

二十三歲。大甥女是二十二歲吧？」三舅母說。

「是的，那就不錯了。」母親說。

毓珍睜着那細小的眼睛，瞧着若馨，她羨慕表妹的命運。

「大姪現在那裏作事？」母親問。

「在電報局。」世德欠了欠身說。

「我不記得了，毓珍的哥哥叫——」

「毓德。」三舅母接下母親的話。

「也在作事吧？」母親問。

「沒有，大姑姑，今夏才離開學校。」毓德有禮的說。

「在那個學校畢業？」母親也很關切手足們的孩子。

「杭州之江大學。」毓德答。

「這個學校不錯。能在那裏畢業，將來找事情也容易些。」母親說。

「能像大姑姑這樣說的就好，只是現在尋出路不容易。」毓德說。

吃完西瓜，大家散坐開來。母親取烟筒吸煙。五舅母見沒有了紙捻，於是吩咐她女兒說：

「鳳珠，替大姑姑拿根紙捻來。」

鳳珠答應去了。不一會，帶笑取了根紙捻來。她那白皙的皮膚，尖尖的臉蛋，細小的眼睛，打着留海，和那扎着根的烏亮的辮子，是一個標準的東方美人。

「難爲你。五弟媳有這樣一個好女兒，怎麼也沒通知我們一聲？」母親接過紙捻來說。

「這是五弟媳姨姨的孩子。五弟過世後的第二年才過繼過來的。那也是沒有多少年的事。我看，說沒有多少年也快十年了呢。那時鳳珠才三歲。」大舅說。

「年下毓珍就要出閣了。大妹過了她的喜期去，再順便在家裏過一個年，好不好呢？」三舅說。

「恐怕不行，家裏走不開。若馥那孩子我不放心。」母親說。

「姑婆就多玩些時吧，難得回來的。」表嫂說。

「好在現在交通方便了，他姊妹們以後又都在家，將來有機會也會常來。」母親說。她回頭看看六姨，六姨專心的在吸煙。母親笑說：

「六妹還是這副脾氣，吸煙時不和人說話。」

「江山好改，本性難移。」六姨吹出了煙灰說。大家看着她笑。

晚餐時，團團的坐了一桌。明明和皎皎還是老媽子帶下去吃。屋子裏亮上了洋油燈。龐大的人影在牆上閃來閃去。

晚餐後，坐了一會，大舅說：

「大妹一路上也困累了，早些睡吧，過幾天還有大忙呢。」

「好，我也真是累了，那就明天見。」母親站了起來。

若馨對大家說了明天見，即隨了母親去。

大家送到堂屋門口，老媽子再掌着燈送到房門口。那間房在第三進的左邊廂房內，在她們未來之前就早替她們收拾好了的，原先是母親和六姨的閨房。對面廂房是五舅母帶着鳳珠的臥房，現在六姨也暫時睡在那邊。

第二進三舅舅三舅母佔據了，第一進大房住着。

回房來洗了澡，母親檢點出了見面禮，又命若馨將送人的東西理出來。屋子又悶塞，燈光又黯淡，東西又多，累得若馨滿頭是汗。母親說。

「不要急，慢慢的理吧。」

若馨將東西一份一份配妥後，給母親過了目做了記號，那幾樣是那家的，那幾樣是那房的，才去睡下。別的房屋裏已黑越越的沒有燈光了，祇有堂屋裏那盞長夜燈幽幽地放着光。

第二天歇了一天，第三天起若馨隨了母親到各家拜會親友。以後是每天赴接風筵，一個多星期才清閑下來。一天母親說：

「下次我來要瞞着親友才好，這無謂的應酬幾乎將人累倒。」

「天熱，天涼快還好些。好在爹爹的陰壽還在下月初九，讓你歇幾天，我們再給你接風。」大舅說。

「自己人不要拘禮了吧。何必又費事？」母親說。

「老實說，實在是羅漢請觀音。」三舅說，一室哄然。

初到的幾天因爲是日夜忙着應酬，若馨沒有時間也沒有精神去找潔。在一天上午好容易得着一個機會到潔校中去。洋車在強幼小學門前停下來，若馨到傳達處說找黎柔潔先生。門房導她到會客室稍待。他拿了若馨的名片進去。若馨打量這屋子。這會客室的陳設很簡單，只在室的中央放着一張方桌，鋪着白布。桌中間藍色的瓶中供着梔枝花，幽幽地放出香氣。花瓶旁放着來賓簽名簿。牆上掛着各式圖表鏡框和學生成績本子。會客室的後面是一個大院子，四週種着高大的樹木，中間闢

開了做操場，有鞦韆架，有蹺蹺板，還有一個小小的跳遠沙坑。這時操場上沒有一個學生，只熱風送來了朗朗的書聲和歌聲。若馨正奇怪——

「請等一會，黎先生下了課就來。」門房進來恭敬的說。

「暑假中還上課嗎？」她忍不住問了。

「是的，是暑期補習學校。」門房答。

「幾點鐘下課？」

「十點半。」他說。

若馨看看錶，十點半還差五分鐘。她說：

「知道了。」

門房才退出去。

她想別後五年的潔不知改變得如何了？由像片和信札上看來，她是老練得多了。她已不是從前只管讀書不問世事的學生。在信上她也常寫上一二句關於人情

世故的感慨話；在像片上，她眉宇間已加上了給生活鞭策的痕紋。然而他始終是積極的，她沒有講過一句消極話。鈴聲打斷了她的沉思，接着一羣活潑的兒童如鴿子般的由課室內跳出來，穿着一色的制服，背着一色的書包。他們的母親和老媽子在門口候着，候着接這一羣愉快的小天使回去。

「你這個紙球給我好吧？」一個六七歲光景的男孩子，在會客室窗前過，回頭對走在他後面的一個和他差不多大的女孩子說。那女孩子右手正拿着一個吹起了的彩色紙球，左手還有一個沒有吹起的。她抬頭看看那男孩子，再看看右手中的紙球；最後又看看那沒有吹起的一個，終於毫不吝嗇的將這吹起了一個給了那男孩子。那男孩子歡欣的接了去，那大大的眼睛在那圓圓的臉上放着快樂滿足的光。那女孩子再吹起那未吹起的一個，那紅潤的小腮鼓得大大的，兩條烏黑的辮子也在肩上靈活的擺動着——

「對不起，累你等了這麼久。」是潔的聲音。

若馨一回身，兩人迅速地握住了手，半天說不出話，只彼此相看着。

「到我房裏去坐吧。」還是潔先開口。若馨隨了她走，穿過那大院子就是教職員宿舍。潔的房間在左邊第一室，靠牆設着床，書桌在窗口，一口小櫥放在床前，窗檻上放看盆花。房間雖小，然很清潔雅緻。

「剛才門房來通知我時，我正在上課，不能出來。我真想不到你會來。我恨不得立刻出來見你，那時我簡直沒有心思上課了。也許學生也覺得了我的興奮。你怎麼來南昌也不通知我一聲？」潔說，拖過書桌前的椅子給若馨坐，自己却靠着桌子站着。

「動身時實在太匆忙，沒有工夫寫信給你。到了南昌又日夜忙着應酬，今天才算有這一個機會來看你。」若馨坐下說。

「到了多少天了？」

「近十天了。我恨不得到的當天就來看你，可是環境不允許我。你知道我舅舅

家是一個十足的守舊家庭，在他家做客行動也不方便。」若馨說。

「幾時回去？」潔問。

「大概還有兩個星期的光景。因為後天是我外祖父的陰壽正日，事前事後總要忙幾天。母親在這裏總得幫他們的忙。再者走時要辭行又要餞行，也總有幾天忙。母親還要買點南昌的土產回去送人。大概我們還有好幾面可以見。」

「並不是說見面的話，我也想到上海去，打聽你的行期是想和你們同走。」潔說。

「真的？」若馨竟站起來了。

「當然真的。」潔說。

「爲什麼要離開南昌？這裏的生活不滿意？」若馨問。她拿起一本書扇着臉。

「熱吧？這裏有扇子。」潔到床上取了把小絹扇給若馨，她接着說：「這幾年來的事在我們通信中你也知道。自從我母親去世後，這三年來賴以安慰的只是這一

羣天真的小學生。我一日說走，心裏也很難過。只是南昌是個小地方，我無意再居下去。我早想到上海北平這些文化中心地去，最先爲的是老母不能走，母親死後想走學校方面又極力挽留，所以因循至今。我決定今夏離開此地到別的地方求發展去，我不願死守在南昌。本來學期一結束我就要走，因爲校長情商等結束了暑期學校再走，於是就耽擱下來。想不到你却來了，我一定同你們走。」潔說。

「那麼校裏的課怎麼辦呢？」若馨問。

「我請人代。」她說。

她們的話又轉到旁的問題上去了。

「我老了，若馨。」潔照着鏡子半認真的笑說。

「那裏呢，你真是！」若馨抬起眼睛看她。潔的頭髮已不像從前燙得那樣鬆鬆的，只筆直的鬆鬆的梳向耳後去，臉上也消失了做學生時的紅潤。但是那漆黑的瞳子還和先前一樣的放着使人不能逼視的光。

「不是嗎？今年已二十六歲了，轉眼就是三十歲了。你能在大學畢業，我很羨慕你。我起先還懊喪沒有機會進大學，後來想着爲母親犧牲也是值得的。」潔說。

「經驗也是學問，至少你已握得了一羣天真孩子的心。你爲兒童造了幸福，間接是爲國家盡了責任。像我，畢業雖是畢業了，出路還沒有把握。」若馨說。

「如果可能，我們到上海去邀集幾個同志，也去辦一個小學校。」潔戲說。

「同志不難找，經費也容易籌，只是上海小學校太多，街頭巷尾都是，只怕容易失敗。」

「只要有人有經費，別的也不成問題。上海小學校雖多，可是辦得好的少。我們不辦則已，要辦就要特別認真。雖然很難發展，不過將來的希望却是很大的。」潔有些認真了，好似真將去開辦學校似的，眼睛中放出希望之光。

鐘指十二點，若馨說：

「是吃飯的時候了，我得回去。」

「就在這裏吃午飯吧，我預備和你談一整天。你看，我們別後已是五年了，一整天還說不完呢。」潔留她。

「舅舅家等着我吃飯，有機會下次再來。再者你也可隨時到我舅舅家找我去。

」若馨放下了扇子說。

「我去不要緊嗎？」潔問。

「有什麼要緊？你又不是——」

「對了，我又不是你的男朋友。」她笑着打斷了若馨的話。若馨也忍不住笑得

厲害。

「說起男朋友，你和華藍現在怎麼樣了？來信上你也從未提起過。一潔又正經地說。

「說來很長，下次講吧。我該回去了，我不願給人說是一個放浪形骸的女子。再見。」她拿起了陽傘和錢包。

她。
「那麼再見吧。你幾時動身，一天告訴我，我好預備，同你們一路走。」潔叮囑

「知道。外面太陽大，你別送我。」若馨說。

「不要緊，送你一短程，請代向伯母請安。」潔說。

「多謝。」

潔送若馨穿過了一條小巷，才彼此分手。

由建德寺回來，誰都嚷累了。明明皎皎早已在那邊睡着了，由老媽子點着香抱回來。若馨換了衣服，在房裏坐着。母親在套間內洗澡。若馨預備寫封信給華藍，才拿出紙筆，有人掀着門簾在門口問：

「表妹睡了嗎？」是毓珍的聲音。

「沒有，進來坐吧。」若馨站起來了。

「大姑姑呢？」

「在洗澡。」若馨說。

「寫信？」毓珍問若馨。

「明天寫不要緊。」她說。

「你累嗎？」毓珍又問。

「還好，有點兒。」若馨說。

「實在女子不中用。你看大伯伯和父親哥哥們磕了那麼些頭也沒像我們這
樣嚷累。」毓珍說。

「今天客也多。」若馨說。

「姊姊，你在表姊屋內嗎？」鳳珠在房門外問。

「進來玩，二表妹。」若馨走過去掀起門簾讓她進來。

鳳珠今天打了點胭脂，雖然在幽暗的燈光下，也顯得出她的嬌媚。

她們三人各據着方桌的一面坐了。桌子的另一方是靠着牆的，依牆擺着架鐘和帽筒等。

「我覺得做陰壽和做陽壽一樣的熱鬧。上海也有做陰壽的嗎？」鳳珠回過頭來問對牆坐着的若馨。

「也有，可是沒有內地多。」若馨說。

「幾時我能到上海去走走就好了。」毓珍說。

「快了，嫁了隨了姊夫去就是。」鳳珠俏皮的說。毓珍搶過來擰她的嘴。鳳珠用手握住臉。

「其實這也不是難事，我何嘗曉得我又會到南昌來呢？」若馨說。

「表姊，今天青表哥老追着我問你的事。」鳳珠放下了手對若馨說，那樣天真地。

若馨笑笑，不好做聲。

「是四表嬸家的大表哥嗎？」毓珍問她。

「是的，媽媽說他才從南京回來。真好笑，表姊，你認得他嗎？」鳳珠問若馨。

若馨眼前現出一個魁梧的青年的影子。她知道他是誰，可是她沒有和他說過話，她向鳳珠搖搖頭。

「那麼要他問得那樣關心做什麼？堯尋言談我懊悔告訴他表姊的事的。」她鼓着小腮。

「你告訴了他什麼呀？」毓珍問。

「他問我什麼我就告訴了他什麼。」她還是那樣無邪地。

「他問着什麼呢？」毓珍又問。

「他問我表姊在那裏讀書，家裏有些什麼人，幾時來的，幾時回去。還有好多，我也記不得了。總而言之，他問我的我知道的都告訴他了。」

若馨見她那樣天真，反不覺笑了，說：

「告訴他不要緊，我沒有不可告人的事。」

「青表哥小時候也和我們一處玩，現在大家大了，母親不許我和表哥們說笑。再者青表哥也較前擺架子了，去年由南京回來，到我們家來也不多理會我們，大概是做了官的緣故。他打聽你，大概是因為你漂亮，學問好。」毓珍帶着點兒妒忌的說。

「若馨始終不好說什麼。在家從沒有聽見母親提起青表哥這個人，到南昌來也只今天在建德寺見過一面，還是表嫂遠遠的指給她看的。她不明白表嫂爲什麼特地的要她知道他的事。要不是那時用人奉了大舅的命來請表嫂，她像有好多話要和若馨說呢。」

母親搖着鵝毛扇開了套房的門出來，口裏嚷着：

「好熱，好熱。」

毓珍姊妹起來招呼了。怕大姑姑要睡，道了晚安就出去了。

照例的吃了晚飯後，一家大小在第一進天井裏乘涼。這一晚又和往日一樣的滿天井縱橫的放着竹床，籐椅，小竹櫬子。蒲扇的關拍聲，水煙筒的撲撲聲，夾着老人和孩子們的笑語聲，情形是怪熱鬧的。若馨和明明皎皎同坐在一張竹床上，明明靠着若馨坐，皎皎却半臥在若馨的左邊，頭靠在若馨的手臂上，小眼睛閉着。若馨知道她要睡了，就憑她靠着，小心的不震動她。這兩個孩子實在令人愛；那樣的伶俐，那樣的可喜。只要若馨在家，她們就來找表姑。她們的聰明，她們的嬌慧，使若馨自然地顯費了很多時間和她們周旋。

「表姑——」明明抬起頭來。

「輕聲，妹妹睡着了。」若馨輕輕的說。

明明探過頭去瞧妹妹。

「喊我做什麼，明明？」若馨用右手撫着他的頭。

「唱一個歌我聽，要外國歌。」她用雙手攀住了若馨的右臂。

「小心，別擾醒了妹妹。今天我嗓子不好，明天唱給你聽好不好？」若馨說。

雖然明明很失望，但她仍帶着笑點頭。湯家的孩子可愛也就在這一點上，她們從來不無理取鬧人，若馨却未免心裏有點不安。她那裏是嗓子不好，她今晚實在是沒有心思。到南昌將半月，她沒有機會寫隻字給華藍。不久就將離開南昌了，她決定今晚要寫幾行給他。

「表嫂，皎皎睡着了，你來抱去吧，恐怕受涼。」她回頭對表嫂說。

「睡在表姑身上嗎？一定累了表姑了。」表嫂站起來說。走過來抱起皎皎。

「累是不累，我却想回房去。今天覺得沒有精神。」若馨說。

「房裏熱哩。」表嫂說。

明明却怕表姑逃走了似的，捉住了若馨的手。

「這幾天熱，又忙，怕受了暑，還是讓你表妹回房去歇息吧。」大舅對表嫂說。

表嫂即命人點燈。

「不用，看得見進去。」若馨說。她向大家道了晚安，正要走，覺得明明的手更握緊了一些。

「你同我進去好不好？到屋裏我唱歌給你聽。」若馨不忍抽出她的手。

「不，表姑要睡覺，明明莫去吵表姑。」表嫂騰出一隻手來拉明明，明明只得放了手。

若馨撫着她的頭說：

「好，明天一定唱歌給你聽。」她才轉身進去。明明睜着靈活的眼睛看着若馨的後影消失在屏門背後。

若馨回房來，將桌上的燈光扭大了，一股洋油的氣味直鑽入鼻孔。房裏只有兩扇小小的窗戶，雖開着也沒有風進來。她打開皮箱，拿出信紙信封來。只做了這一點事，額上已經出了汗點。她拿起床頭的扇子來扇，幾乎撲滅了燈光，她才覺得自己大意了，忘記了點的是洋油燈。她坐到較遠的一隻椅子上去，儘力扇着，還是熱。她換

上了睡衣，再用冷水洗了一個臉，才覺得涼爽些。她放下了扇子，重新坐到桌子邊去，打開信紙，寫了 Dear John 兩字，底下不知寫了什麼好話。這樣多事情的經過，又這樣的複雜。她恨不得一筆就將所有的話吐完，却又苦於抽不出一個頭來。她呆住了，只望着那搖幌的燈光出神。她想着想着，越想越遠，她已忘記了要寫信，筆也信手塗着。等她覺得，已不知何時在信箋封面的反面寫滿了 Dear John。她將這封面翻向硬紙板下面去，正預備好好的寫，鳳珠却來找她。

「表姊，告訴你一件事：大伯伯在替你做媒呢。」她那樣正經地。

若馨一怔，想果然麻煩來了。

「真的？」她說。

「怎麼不真？剛才你走後他們就講了。你猜講的是誰？就是青表哥。」鳳珠笑着說。

那魁梧的影子又在若馨眼前一幌，但立刻給一個修長英爽的影子打消了。

「他們說些什麼？」若馨問她。

「明明纏着我，我沒有聽清，只聽見說四表嬸託三伯伯做媒。三伯伯轉託了大伯伯；大伯伯才同大姑姑說的。」鳳珠說。

若馨沉吟不語。

「三伯母說來說去青表哥是做官的，將來定有出息。三伯母又說南昌有好多人要的青表哥做媒，他都看不中。三伯母說只有你才配。」

若馨輕輕的冷笑了一聲。

「我也這樣想，這是很好的。一頭親事，嫁過去就是官太太了。姊姊在沒有定親之前曾發痴般的想嫁他呢。」鳳珠半大人半孩子的輕輕的說。

若馨想起了毓珍那天的話，怪不得她那樣的忿忿。她的眼光落到紙上去，那

Dear John 兩個字漸漸展大開來，化成了一張莊嚴英俊的臉。

「表姊，你高興嗎？一鳳珠天真的問。」

若馨抬頭向她淡淡的笑着。

「我母親怎樣說？」若馨問她。

「大姑姑嗎？她說要問大姑姑的意思。看大姑姑的樣子也很贊成這頭親事——」

「一盆冷水當若馨的頭澆下。」

「你怎麼知道？」若馨急着問她。

「因為大姑姑說大伯伯說的話總靠得住。青表哥大姑姑又見過。她不说『不』字一定會答應的。我望你在南昌定親結婚，那才熱鬧哩。」鳳珠笑得那樣可愛。

若馨只注視着燈光。

「我猜表姊做新娘時一定比姊姊好看，姊姊太胖。可是三伯母却說姊姊胖得很有樣。世界上的母親都喜歡自己的女兒的。」鳳珠說。

「當然五舅母也喜歡你。」若馨勉強和她說笑。

「表姊，如果你在南昌嫁，大姑姑一定借用我們家的屋子。」她的夢越做越遠

了。

「這些事遠得很，我們談別的吧。」若馨說。

「姊姊今天很氣。」鳳珠玩皮的說。

「氣什麼？」

「氣青表哥看不上她。」她無邪的說。

「哦！」若馨不禁失笑了。

「二小姐在外甥小姐房裏嗎？太太找呢。」一個老媽子在窗外問。

「我媽找我，我要去了。明天見吧。」站起身來。

若馨送她到房門口。老媽子說：

「外甥小姐還沒睡嗎？」

「沒有。」若馨說。

「請安置吧，我們走了。」老媽子懂禮的說。

「好，明天見吧。」若馨說。她坐到原位上來，信更寫不下了。她想將這件事告訴他，又想不如等有了端倪再說。

窗外閃着燈光，堂屋裏五舅母和母親說明天見。六姨也在說話。若馨將桌上的信紙收拾了，躺到床上去，她想今晚要打起精神來對付母親。

母親進房來，若馨由床上坐起來。

「睡着了沒有？」母親問，放下了水煙筒。

「沒有。」她將頭髮攏向耳後去。

「那裏不舒服？」母親關心的問。

「沒有什麼，只是熱，也懶得很。」若馨說。

「不如起來坐坐吧，床上更熱。」母親說。

若馨起來在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母親反在床沿上坐了，邊搖着扇子。

「若馨，我有一句正經話要同你講。」母親說。

若馨不做聲，心裏却想事情來了。

「大舅替你做媒，說的是四表舅母的大兒子又青。前年才從外國回來，現在南京政府做事，今年二十七歲。人品據大舅說是挺好的，人我也見過一面，外表是不錯，學問當然一面不知道。不過大舅做事向來穩當，當然不會有錯。再者是老親，大家知道底細，第一省了打聽許多麻煩。家裏就只一個母親，你四表舅母是出名的菩薩；過去做人是很容易的。第一，門當戶對；第二，方家家世清白，家境也不壞；第三，孩子好。三舅母說在政界上作事的將來準……」

「三舅母別以為做官的會唬着我或是足以誘惑我。」若馨打斷了母親的話。「實在做官不做官我倒不在乎，只要孩子好就是。大舅說這孩子孝得很，每年要回來一趟，忘不了娘。現在的年青人能這樣就算是好的了。一般由外國回來的青年人那裏還認得鄉下的父母？本人你也見過，那天表嫂特地指給你看是有用意的，是三舅母託她的，今晚大舅說了我才知道。你的意思怎樣？大舅是希望能在南昌定

了親走，那麼兩邊都省事。如果你願意，就寫信問你父親去。實在別的也沒有什麼，只是像你四表舅母這樣的婆婆很難得，再說又是舊親。」母親顯然的很滿意這頭親事。

「我不願意。」若馨毅然的說出。

似乎有點出乎母親的意外，她問：

「爲什麼呢？」

「……………」

「你也不小了，現在又畢了業，也該早辦妥這件事。上海地方對親實在不容易。我看又青這孩子還不錯。別的事交父母任你倔強，這件事可不能任性。你該想想你父親年紀已老，就祇你姊妹兩個，你不能使他失望。」母親說。

「……………」

「實在人大心大了，我早說過爲這件事要淘氣的。」母親眼圈發紅了，流下了

眼淚。

「……」若馨痴痴的望着橋門上的銅鎖，呼吸很急促，看見母親哭，中心如刺。「什麼問題都好商量，就只要你對於本人沒有說話。」母親用絹子拭着淚。

若馨想激烈的說出「就是不喜歡本人」那句話來，終於給母親的眼淚打退了。她不願在南昌激怒母親。在南昌自己是孤軍無援，別人都在一條戰線上；到上海後也許父親會給她一線希望。她說：

「媽媽，這是一件大事，讓我考慮一下。大舅的主張實在太急促了，我想到了上海再說。」

母親想不到若馨會退這一步，她滿以為她要說出更激烈的話來，這已是出乎意外的歡欣了，於是她說：

「這樣也好，明天我就這樣回覆大舅，好讓他告訴三舅回覆那邊去。睡吧，時候已不早了。」

若馨默然的睡下，可是轉側不能成寐。她覺得前途滿是荆棘，路是越走越窄了。她希望父親不贊成這頭親事，然而這希望也渺茫得很。父親是最信任大舅的，說不定會和母親一條心。她又想到華藍的環境，她覺得前途實在太黑暗，她不敢再往下想。最後她想到祇有奮鬥，或許事情會有一線生機。這樣一想，她反睡着了。

第二天母親得便便回覆了大舅。下午明明來找若馨，若馨唱了歌給她聽。明明拉着表姑到她媽媽屋裏去玩，表嫂聽見聲音，迎出來說：

「我正要找表妹去，恰巧表妹來了，還是在我屋裏好，談話也方便些。」

「表嫂找我做什麼？」若馨說。

「找你談正經話，這是三叔婆託我的。」表嫂說。

若馨已明白她要談的是什麼。

「皎皎呢？」進了屋子，若馨問。

「睡午覺呢。」表嫂嘴向床上一嘍。

若馨抬頭一看，見皎皎嬌態可掬地睡在床上，放下了半邊帳子。

「白天沒有蚊子不放帳子也可以，這屋裏熱。」若馨說。

「我怕她睡着了招涼，放下一邊妥當些。坐下吧。」表嫂由方桌底下拖出張紅木橈子來，若馨坐下了。

「明明到後進找姑姑們玩去。」表嫂打發她女兒去出。明明望了一望表姑便出去了。

「表妹，」表嫂在方桌的另一面坐下說，「上午聽得姑婆回覆公公的話，我們都很奇怪，尤其是三叔婆，所以三叔婆命我來請問你，晚上或者她還會親自和你說去呢。我覺得青表弟爲人很不錯，四表叔婆爲人又好。我看這頭親事大可以答應得。這當然是我的淺見，表妹是在上海讀書的，眼力究竟比我們廣大，不知表妹有什麼意思？」

她見若馨不做聲，她就站起來倒了一杯茶給若馨。

「我才離開學校，我總覺得不該這麼早提起這件事。我實在想找點事做，否則枉讀了這麼些年書。」若馨推託說。

「結了婚也可以作事的啊。」表嫂說。

「那就難了。」若馨說。

「你對於青表弟沒有不滿意的地方吧？人你也見過了。」表嫂說。

「只見過一面的人也根本說不上滿意不滿意。」若馨說。

「那麼我對三叔婆說去，讓他們介紹你們做朋友如何？」表嫂說。

「不必不必，這是爹媽極反對的。」若馨說。

「我倒沒想到這一層。」表嫂躊躇的說。

「慢慢的再說吧，這種事本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若馨說。

「你說的也是，只是——」

皎皎響亮的哭了起來；表嫂趕過去抱她。若馨趁機說：

「我去了。」

「再坐會兒去。」表嫂留她，皎皎還在她臂中哭。

「不坐了，等下見吧。」她離了表嫂的房。表嫂因孩子哭得利害，也不堅留她。

晚上若馨心緒不佳，又怕三舅母來纏，很早就睡下了。在母親乘涼回房前，三舅母到若馨房中來過，只聽得她說：

「外甥小姐睡了嗎？」

若馨裝睡不理她，她只得出去了。

接連的忙了幾天辭行餞行，若馨和母親才離開了南昌；還有潔。在船上，因房艙的悶熱，若馨病了，每天只昏昏的睡着。母親見她這樣，又因為潔在旁，也不好向她提起什麼。

到了上海，潔自己僱車到鄉下姑母處去。當晚若馨打電話邀芸來坐，芸即刻來

了，一見若馨就說：

「你黑了，也瘦了。這次旅行很辛苦吧？」

當着母親的面，若馨不好說什麼。她們同上了樓。

「三星期的南昌生活如何？」芸問。

「又熱又忙，真是受罪；最可恨的果然有麻煩事。」若馨說。

「離了南昌也就完了，管牠呢！」芸說。

「可恨的是麻煩帶到上海來了。你看吧，我家庭中有事情發生呷。」若馨說。

「可以告訴我嗎？」芸問。

「當然可以。」她將這件事原原本本的對芸說了。

「這真有些麻煩，希望伯父不要同意才好。」芸說。

「……………」

「如果伯父也贊成那你如何對付？」芸又問。

「事情不努力是不會得着自己所希望的將來的，我已準備着奮鬥。」若馨說。
「只要有決心就好了。我看你們的事很麻煩，華藍的環境和你一樣的不好。」

芸說。

「如果大家有決心也不怕。」若馨說。

「你的宗旨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芸笑說。

樓下電話鈴響，芸說：

「大概是你的電話。」

「不見得，因為沒有人知道我回來了。」若馨說。

「會秋菊上來說：

「是陸小姐的電話。」

「噢！」芸奇怪起來。

「想不到還是你的電話。」若馨笑說。

芸下去聽了電話上來說：

「是我妹妹打來的，她要我即刻回去，過天見吧。」

「那麼我也不留你了。」若馨說。

若馨送她下樓，才走到樓梯口，忽然芸啊呀了一聲說：

「我幾乎忘了，這裏有一封華藍給你的信，前天才到的。」她打開皮包取出一封信給若馨。若馨將信放在房內，再送她下樓。送芸回來拆信看，信上寫着——

「……別後月餘，諒安適？至今沒有收到你隻字，不知你回來也未？」

近來心境惡劣，常常夢着母親。我覺得人生不過是一短短的過程，偏偏我就這樣的。不幸。過去的二十餘年如烟雲幻夢一樣。我家雖是個世家，但兩袖清風的父親去世後——唉，我也不說了。我的兩個哥哥，我也曾和你談過。我是一個不幸者，以後在社會中只賴自己的努力。『金粉世家』你看過沒有？我想起以前，什麼東西不足以耀揚驕傲的？可是浮華如過眼烟雲，正如了『金粉世界』中金家的結局。老人說

得真對：『人在情在，人在勢在。』我們幾個弟兄負有振興家聲的責任。母親有母親的心事，除了辦到個個能十足的給我們求學之外，眼看着我們一個個又長大起來，將來的一事也希望早點有個定局。不久姑姑來上海帶給我的消息是：『你母親已在替你進行呢。』我想念母親，我又不敢回去。母親年來所遭到的不樂意事太多，如果我回去了，勢必又要增加她的不快樂。我是眼看着家中大勢轉變的人，自己傷心，怎忍再使慈母不樂？我自己的事，我想慢慢的對母親表示我的心志，我決不肯隨便犧牲自己。

起風了，就會下雨。關窗的時候，看看黑暗的天空和那一閃一閃的電光。我疑心的希望，我的前途也許會像這閃電一樣的不能亮得澈底，而且常常會消滅的。

母親來信說不日將來上海，這是爲什麼呀？讀母親的信時，我的心狂跳着。希望命運之神不要播弄我。

我是飽經世故的，青春志氣，爲之消磨殆盡；個人的黃金時代，也將從此永逝。『

若馨呆了一會，打開日記本寫下——

「自己的環境已夠難對付，他的環境又這樣作難。青年人該有的是朝氣，不該這樣消極，然而他的處境也實在困難：要盡孝就得犧牲自己，要顧及自己的幸福就不能顧全母親，事無兩全之策，環境逼得他向消極的路上走去，我該使他振作。」

她立刻寫了回信給他——

「……來信滿紙頹唐語，我不希望你這樣消極。精神上有所刺激，如說無感於衷，當然是矯情話；然而據你說的「……青春志氣，爲之消磨殆盡；個人的黃金時代，也將從此永逝……」却未免不值。人生固多艱苦，我們有的是青年人的銳氣，有的是青年人的魄力，我們不該讓黃金時代就這樣溜去，更不該讓志氣就此消滅。能在困苦中掙扎，而能掙扎出一條大道來，那才是有作爲的青年。不要悲苦，不要憂傷。環境是人造成的，人力可以改造環境的。不要因挫折而埋沒了志氣，葬送了前程。不要將環境想像得太壞；望你努力振作。我承認人生多荆棘，可是我不信命運。人要等命

運給他幸福，那是太渺茫了；祇有努力才能達到自己的願望，愁苦是無補於事實的。今午才抵滬。晚上芸帶來了你的信。在南昌沒有機會寫信給你……」

在一個大雷雨的晚上，若馨給父親叫到書房裏去。母親也在那裏，其餘沒有別人。她已知道父親所要說的話，她已準備了好多天了。

父親說：

「若馨，你坐下，我有話對你說。」

若馨即在書桌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了，她如臨大敵般的懷着一顆不安定的心。

「你母親已告訴了我大舅同你說親事。我仔細考慮之下，這頭親事可以允得。現在我和你母親都已同意了，就只問你的意思。」父親闔上了書，除下了老花眼鏡。母親怔怔的向着女兒。

「我不答應，爸爸。」若馨說得那樣堅決。

「你母親也告訴了我你不願意。我不知道你那一樣不滿意。論門戶，門當戶對；論人品，也過得去；又是舊親，大舅也是你的長輩，總不致會貽誤你。」父親說。

「……………」

「你也想想父親年已大了。早完一件事，心裏也早安定些。做父母的當然望自己的子女好，難道會給你上當？」母親也開口了。

若馨不做聲。母親望着她，等她的回答。父親尊嚴的坐在椅子上，彼此沉默着，只有窗外傾珠瀉玉般的雨聲，驚心動魄。那暴雨中的狂風，雖在中夏，也有些涼意。父親打了一個噴嚏，接着咳嗽了兩聲，若馨隨即過去將窗關上了。

「我不能答應。」她回到原位上來說。

「爲什麼？那一樣不滿意？」父親問。

若馨正要開口，一條燦亮的電光閃進房來，她的眼一閉，話也打了回去。停了一

停，她說：

「沒有什麼不滿意，我不願和方又青結婚。」

「那麼你要和誰結婚？」母親覺得女兒話中有因。

當這時，天空嚮了一個霹靂，震得屋瓦皆鳴。

「我並不認得方又青，我和他沒有感情，我不願和沒有感情的人結婚。」若馨

說。

「那麼你和誰才算是有感情的呢？」父親也聽出了她的語因。

接着，第二條閃電，第二個霹靂，幾乎將若馨的心震碎了。

「是不是敏強？」母親問。

若馨搖搖頭。

「大概是振民大學的學生？」母親又說。

若馨又搖搖頭說：

「媽媽再向前想去。」她的心跳到嘴邊來。

「哦，定是華藍！」母親記起了那年暑假的事。

父親也恍然大悟的問：

「是不是？」

「是的。」若馨大胆的答了，可是心跳得更利害。

父親將身靠到椅背上去，說：

「華藍人品不知道，家世也不清楚，這斷乎不能答應。」

「華藍的家遠在廣東，你難道忍心丟了父母走？父母養育你們長大，雖不望你們報答，也希望老來伴個冷清。」母親的眼圈又紅了，她只知道華藍是廣東人。

若馨的臉燒得通紅，可是指尖是冰冷的。父親接着咳了好幾聲嗽。

「我看你還是依了父母吧。」母親說。

「媽媽，我實在不能答應。這是關於我一生幸福的。難道父母不爲子女打算嗎？」

「若馨說。」

「就是爲你打算，才替你盡心做這件事。你要再倔強，將來不幸可別怨父母。總之，華藍人品不清楚，時下一般青年少年老成的簡直是鳳毛麟角！你去看看報上，多少女子爲了誤解自由而造成終身之恨？你難道還要去蹈前車之覆轍！」父親莊嚴的說。

「長輩總比你們有見識，說的話總不會害你們，將來你們就會知道了。」母親說。

「華藍的事丟開，即使你不答應方家的親事，也不能和華藍結婚。」父親堅決的說。

這句話激怒了若馨，她說：

「我決定不答應方家的親事。」

「果真不答應？」母親問。

「果真決不答應！」她那樣堅決地。

「你別以爲現在父母無權替子女作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並未全死。我要你答應。」父親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來。若馨第一次見父親這樣震怒。

「明天就將允帖寄去。」他回頭對妻子說。

「非這樣做不可，還了得！簡直沒有大人說話的份兒！」母親也站了起來。

「爸爸，我決不答應，寄了允帖去我也不答應，我會自動的寫信給方又青否認婚事的成立。」若馨也站了起來說。

「不行，什麼都不行！寄了允帖去不答應也要答應，你寫的信無成效。」父親的頭搖得很利害，語音非常堅決，他移步出房，嘴裏接着說：

「一定這樣辦。」

若馨過去攔着他說：

「爸爸，無論如何不能答應，如果相強，就和這錢一樣。」她脫下腕上的錶就往

地上擲，拍的一聲，玻璃屑四濺開來。

母親呆住了，說：

「若馨，你瘋了？」

「沒有瘋，因為沒有瘋，我才這樣做。」她興奮地說。

父親退到椅子上仍舊坐下，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

「好，以後父母不管你的事。」

「將來你自己做了長輩時，就會知道做父母的苦心了。」母親流下淚來。

若馨心如刀絞，她哭不出。

父親狂咳不已，母親過來勸他說：

「回房去吧，我看你又要病了。兒孫自有兒孫福，做父母的心也只好盡到這裏

爲止。」

父親搖着頭嘆了一口氣緩緩的站起來出了書房，若馨看看父親那駝着的背

和那瘦弱的軀幹，以及母親無力的步子，良心也深深的受着責備。那擲碎了的鏡，受傷地躺在地上，碎玻璃還閃閃地放着光。她抬頭看着窗外，雨聲是小了，可是天却紅得可怕。

第二天父親不能起床，若馨深知是自己的罪過，她盡心的伏侍。起先她害怕父親在病中會再逼迫她，然而一連四五日，父親並不向她提起隻字，母親也絕口不談。若馨雖心安，可是父親的病日臻沉重。醫生說是激怒傷肝，又受了涼，連帶起向有的氣喘症。若馨一聽見父親那多痰費力的呼吸聲，心裏就深深的難過着。她更怕看見父親那瘦削露骨的雙頰和母親的失眠無神的眼睛。

在一天晚上，若馨到父親房中去，才推開後房門，聽見父親說話的尾聲——
「……我很灰心。」接着是一聲長長的嘆息。那急促沉重的呼吸聲使若馨酸鼻。她站定了，又聽見母親說：

「我早說過兒孫自有兒孫福，你也看破些吧。假如你有個三長兩短，叫我們怎

樣過日子？」母親的聲音有些啞，顯然是強抑着不讓自己哭出來。

「若馨真使我失望，從小我那樣愛她。」父親狂咳起來，母親倒了杯茶給他喝，說：

「歇息吧，不要想這些事了。」

「我生平祇有兩個孩子，我一生的希望都寄託在她們兩人身上，現在完了一半了。我也老了，又多病，死也在眼前了，也顧不了那麼許多；只是總是自己的孩子，我總希望她幸福才……」沒有說完，又不斷的咳嗽。若馨的眼淚不自覺的滾了下來。她沒有勇氣到前房去，悄然的回上了樓。她對着燈光呆呆的坐下。她被父親的苦心所感動。父親的病是她造成的；她給家庭製造了愁苦悲傷的空氣。假如父親因此一病而不起——她沒勇氣再往下想。雖然父母不了解她，然而雙親的愛是偉大的。虛度二十餘年，並未為雙親盡一絲心力。咳，犧牲了自己吧！她竟站了起來。但，怎樣對華

藍——

「姊姊，芸差人送了封信給你。」若馥遞給她一封信。

「來人呢？」若馨問她。

「走了。」她答。

若馥下去後，若馨拆開信來，裏面有一封華藍的信。芸只有一張小小的紙條說沒有工夫親自送這封信來。華藍信上說——

「……母親曾來上海，目的要我回歸。我託言要在上海謀事，沒有同她回去。她帶着一顆受了創傷的心回去了。我送她上船時，我心如割，我罪深矣！」

母親對我所說的話，恐怕我努力奮鬥的結果將使她懷着破碎的心而死——！

到這地步，我還能再說些什麼呢？日來睜開眼來就是母親衰老悲苦的臉。母親老了，也弱了，我不敢想像母親回去後的感想怎樣？我更怕她一怒專權的和我做了主，那我一生的幸福將葬送了。可是，如果我不顧一切而反抗的話，母親的結果又不堪設想了。我的環境實在不能容我再做哥哥們第三；但是，我怎甘犧牲自己！我心苦

甚……」

她將信看了好幾遍，她沉思了一會，她下了決心，在日記簿上寫下——

「什麼事都可以魄力對付，惟有天性的感動，魄力也無能爲力。我的家庭，他的家庭，似乎要我們犧牲。犧牲吧，爲親犧牲是偉大的。」

第二天，表姊來探望父親的病，並帶來了她四歲的女兒小蘭。母親向她提起一切。隨後表姊上樓來勸若馨。她說：

「大表妹，就委曲一點吧！眼看着自己的父母病的病愁的愁也不安心。」

「你是不是來勸我答應方家的親事？」若馨爽快的問她。

「你知道就是了，舅舅舅母也是爲你好。」表姊說。

「可是庚帖已還了人家，早已回絕對方了。」若馥插口說。

「那倒不要緊，反正是舊親，她們也巴不得我們再提起。只是大表妹答應不答應？」表姊說。

「人類是具有天性的，我現在要做的事並不是答應不答應；我不願做家庭中的罪人，我更不願累他人做家庭中的罪人。」若馨注視着表姊的臉說。她們不了解她的話，只怔怔的望着她。小蘭在樓下哭，表姊正要起身下去，若馥說：

「你坐一會，我去抱。」她便下樓去了。

「表姊，我向你借一樣東西。」若馨說。

「什麼東西？」表姊問。

「你的鑽戒。」

「做什麼用？」表姊奇怪起來了。

「你放心，總不是當賣。明天下午就奉還。」若馨微微地冷笑着。

「誰還怕你當賣了呢？」表姊笑說，將戒指除下來給了她。

若馨接過來套在自己左手無名指上，看着笑笑，表姊並未留心她這是苦笑，因

爲若馨說過當賣的話，她也不好再追問她。

晚餐時，表姊又和若蘅談起親事，她說：

「舅母，我倒和二表妹留心到一頭好親事。」

「怎樣？」母親抬起那失神的眼睛問。她心頭又湧起了另一個希望，她相信小女兒決不會使她失望的。

「此人姓何，和小蘭的爸爸同事，常到我們家來坐。小蘭的爸爸說此人在同事中是最能幹最年青的一個，母親在前年過了世，父親是華興銀行的行長——」

「是不是何增亮？」母親打斷了她的話。

「是的，舅母怎麼知道？」表姊說。

「若蘅的寄父和何增亮是好朋友，前幾天還談起來着。何增亮父子你舅舅也時常見着。這樣說來却是熟悉的，聽說他的兒子在德昌洋行做事。」母親說。

「是的，此人品行不錯。」表姊說。

「我看還不錯，我也見過一二面，雖不怎樣的漂亮，但高大神氣。男子只要有學問，要那麼好看做什麼？」母親說。

「這樣說來喜酒是吃定的了。我回去對小蘭的爸爸說，讓他們來求親。」表姊說，她看着若馥，若馥羞得低下了頭。

「等下我和你舅舅說去，看他的意思怎樣？」母親說。

表姊走後，母親即對父親說了。父親說：

「何家的孩子不錯，我也見過好幾面，不失爲少年老成。待我病好些就進行這件事。」

從這晚起，家庭間的空氣似乎活躍了一些。若馥却好似不是她自己的事似的不聞不問。

在表姊來的第二天上午，若馨到國光大學去找華藍。在會客室等了一會，一個

穿着全白西裝的青年出現在客室門口。

「馨，想不到你會來。」他那樣高興地，英敏的眼睛在黑色的邊緣內放射出愉快的光，邊走進來說。

「想不到嗎？還更有使你想不到的事呢！」若馨淡淡地笑着說。

華藍太高興了，他無暇思索她的話，只說：

「在這裏坐一會，等會出去走走。我教你還是第一次來哩。」

「我不想玩，辦完了正事我就要走。」她還勉强的笑着說。

「正事？」他有些奇怪了，抬着英爽的眉毛注視着若馨。

「是的，正事！」若馨加重語氣說。她抬起眼睛來，華藍的目光立刻落了下去。他雙手插在褲袋內，恍惚的立在窗前。陽光射在他那微曲的頭髮上，放射出柔美的光。

他注視着地，眼光永遠是那樣的英敏。

「可以告訴我嗎，馨？」他走近一步說。

若馨隨即坐到椅子上去。

「我來的動機就是告訴你。」她極力的使聲音不顫抖。

華藍等了一會，見她不說下去，就說：

「那麼就告訴我吧。」

「你看。」若馨毅然的伸出左手來。

「呀！——」他走了過來，若馨迅速地縮回了手。

「可以再讓我看一下嗎？」他希望剛才他看錯了。

若馨再伸出了左手，這一次是顫抖的。

華藍失望的移開了目光。他只茫然的向着牆，眼睛中有無限怨意，也有無限悲

傷。若馨只木然的坐在椅中，咬着嘴唇。

「我要走了。」她站起來說。

他默然無言的送她出校。臨別時，他還和往常一樣的揚着手，可是這一次是這

樣的遲鈍，眼睛也失了往日的光芒。

翌日午，若馨得着他的信——

「……你好狠心，你贏了一個人的心，又將牠輕輕的捏碎。

我恨你，因為我是愛你的。為你，也是為我，我流淚了。半夜裏，我輕輕坐起來，我的心跳得很利害，手在抖，淚痕在我臉上縱橫着，畢竟我為你禱告了——我祝你的前途光明幸福。

你瞞我到現在，你也太狠心了。

你給我的東西我都好好的保存着。我愛惜以前的友誼，我以後仍靠這些東西慰藉我的靈魂。

我給你的一切，現在是於你不利了——燒了，還我，都可以。如果你保存着牠們，這是於你的幸福有影響的。

我不敢再看見你，今晚我就離開上海，回到那兩年來欲歸而不敢歸的家庭去。

此後，一切願你善自爲之，祝你幸福。我以後將寄託靈魂於事業上。

我希望你忘了我這不幸的人。

別了，馨……」

他走了，懷着一顆憤憤的心走了。他恨着我，我將永遠的給他恨着。這一別是天涯海角，後會難期。這過去的六七年，是一場夢，烟一般的散了。即使以後見着，他已不爲我所有，而我還是深深的給他恨着。造物弄人，當初爲什麼要連見他——她痴痴的只想這些事，眼淚順頰流下，眼前是模糊一片；她第一次爲愛而哭。

七

父親的病漸有起色，又加上若鶯議婚的忙碌，家庭中的空氣日趨融和。誰的臉上都帶着喜色，只是若鶯懷着一顆沉重的心，可是她素來是好強的，縱有天大的憂愁，她也不輕易下淚。再者是妹妹的喜事，她強抑着自己不露出絲毫憂傷。她只是默默的，她的個性本來就是默默的。

一天中午，父親竟能出來吃飯了；才吃了一半，秋菊拿了張名片進來說：

「大小姐，有人找。」

若鶯接過來一看說：

「是她，」她放下飯碗就走，她穿過書房，到客堂中來，見管仲雪正背着身在看牆上的字畫。她歡呼道：

「仲雪，想不到你會來。我們又整整一年不見了！」

「喂，若馨，別來好嗎？」仲雪轉過身來說。

「你看我好嗎？」又提起了她的心事。

「似乎瘦了些。」仲雪說。

「那得不瘦呢？第一父親病了好久。」若馨說。

「說起來我得先見見伯父母。我這次來預備在上住幾天，你看我的行李都帶來了。」仲雪指着門旁的行李說。

「好，歡迎之至！我正想有個人談談。我父親母親都在吃飯。哦你還沒吃飯吧？進去吃一點好不好？」若馨說。

「飯是在火車上吃過了。你帶我去見伯父母吧。」仲雪說。

她們同到餐室中，若馨對她父母說：

「爸爸媽媽，這是我的老同學管小姐。這是我父親和母親。」她回頭對仲雪說。仲雪鞠了一躬，她的老誠樸實，給若馨父母的印象就好。

「這是我妹妹若蘅。」若馨又說。

她們握了手。

「管小姐沒有吃飯吧？就在我們這裏用了便飯吧。」母親客氣的說。

「多謝伯母，在火車上吃過了。」仲雪有禮的說。

「不要客氣。」父親說。

「我知道仲雪不是客氣，她不會客氣的。」若馨笑說。

「真的，我不會客氣的。伯母請用飯。」仲雪也笑說。

「當真嗎？那麼請坐。」母親說，她才又坐下去吃飯。

飯後，若馨命人將仲雪的行李搬到樓上賓客室去。她同仲雪上了樓，先到中間

那間，她對仲雪說：

「你住在這裏好不好？我們家好久沒有客人來，這間屋子也空了好久了。」

「很好。」仲雪說。

「左邊這間是我的臥室，對面那間是我妹妹住着。你先到我房裏坐一會，等她們收拾好了你再過來。」若馨說。

洗過臉後，若馨對仲雪說：

「你這一年的教師生活怎樣？」

「不能算是成功，也不能算是失敗，至少我對牠還感到相當的興趣。書益在蘇州算是一個很好的小學，可是校長和教務長意見相左，在那裏當教員也不容易，所以我便離了那裏。我以為能有力量自己辦學校就好，在人家手下做教員總是要受氣的，有許多地方想改革也不能。」她感嘆的說。

一條白光閃上了若馨的腦子，她想何不找了潔來，這裏有一個熱心辦學校的同志。她說：

「你是不是真想辦學校？」

「真的，只可惜沒有人才，沒有經費，」仲雪說。

「有人，也有經費。你等一下，我先去找了潔來。她是我離開青後進育德第一個知己。她曾在南昌小學校執了好幾年教鞭，前月才同我來上海。」

她下樓去打電話到潔的表嫂家去找潔，回說潔到鄉下姑母處去了，問幾時回來，說不知道。若馨只得失望的掛上了聽筒上樓來。

「真不巧，她下鄉去了。」若馨跨進房門說。

「幾時回來？」仲雪問。

「說不知道。不要緊，下星期六是我妹妹訂婚的日子，我已發了請帖給她，她一定會來。另外還有好多老同學那天也會來。她們都離開了學校，我們可以邀她們做校董。下星期六我們先開一個會議再說，你說好不好？」若馨說。

「好，有這麼多人就容易了。我問你，你爲什麼這樣大一件事瞞着我？」仲雪笑問，又半正經地。

「什麼事？」若馨茫然的問。

「你訂婚爲什麼不告訴我？」仲雪說。

「我幾時訂了婚？」

「你還賴！那有姊姊不訂婚而妹妹先訂婚之理？下星期六是你妹妹訂婚的日子，當然你早已先訂了婚。」仲雪說。

「這有什麼希奇，妹妹比姊姊先結婚的也多得，別說訂婚。我不訂婚另有特別原因。」若馨勉強笑說。

「什麼原因？」仲雪問。

「別談這些吧，我們還是預計辦學校的事。」她不忍再提往事。

「我想起先學生不要收得太多，寧願慢慢的擴充。」仲雪說。

「我也這樣想。」若馨說。

「管小姐請過去看看，房間已經收拾好了。」秋菊進來說。

「我們過去看看吧，不知她們收拾得合你的意不？」若馨說。

「難爲她們，那有不合意之理？」仲雪說。
她們同過中間屋裏來。

堂屋裏又換上了大紅椅披椅墊，祖宗面前點着高高的紅燭，長長的香。中間桌子上裝着式各菓盤。書房裏的桌上却高高的堆着喜菓喜糕。太太們頭上都戴着紅絨喜字，穿戴得五光十色。小姐們一個個都是長袍着地。大半的男客人都穿着長袍馬褂。小孩往來的忙着嚶要喜菓。每個人臉上都是喜氣洋洋的。敏明她們都到了，若馨給她們介紹了。

「若馥呢？難道還躲起來不成？」敏明說。

「讓我去找。」芸說，她向樓上跑。

「不會在樓上，大概在媽媽房裏。」若馨叫住她。

「二小姐在樓上，在管小姐房裏。」秋菊說。

「我猜準在樓上。」芸說。

「我們不如上去坐吧，底下客人多。」仲雪說。

小姐們都上了樓，果然在仲雪房中找到了若韻。

「恭喜恭喜！」敏明第一個取笑她。

「有什麼可喜？」若韻紅着臉說，可是她臉上有笑容。

「不久就要做新娘了。你還記得那時取笑我麼？」表姊也上來了，懷裏抱着第二個孩子。

「若馨，你的喜菓呢？得補給我們。」潔問若馨說。

「爲什麼要補？我又不少你的。你該問妹妹多要幾份是真的。」若馨說。

「她的也要，你的也要。」潔說。

「我的你等着吧。」她冷冷的說。

「等着？你沒有訂婚？」敏明驚叫起來。

若馨搖搖頭

敏明微笑了，她替哥哥慶幸，她哥哥還有一線希望。

「秋菊，你對太太說，等下將我們的飯開到樓上來，我們也不喝酒。」若馨吩咐秋菊。

秋菊答應下樓去了。

「表姊和我們一塊吃吧？」若馨問表姊。

「不，我還是下去吃吧，我在這裏，小蘭又要來擾人。」表姊說。

「有了孩子就像一個母親了。」若馥說。

「你又取笑我，你替自己留一點地步吧。」表姊笑說。

大家都笑起來。

「說不定再過兩三年，你也要說這話呢。」敏明向若馥走近一步說。

「對呀！」表姊說。

若馥低了頭不作聲。大家看着她笑。

天色暗沉下來，若馨扭亮了燈。好幾位太太上來找若馥談笑，若馥窘極，她老是笑着不開口。屋子裏充滿了歡笑的聲音，直到坐席時，她們才下去。

她們六個人清清靜靜的坐了一小圓桌。

「我們該讓若馥上坐。」敏明忽然說。大家說好，可是若馥無論如何不肯移動她的位置。

「別鬧了吧，敏明，我們還有正經事要商議呢。」若馨說，這才能了。

「潔，你幾時回上海的前幾天打電話找你老說沒有回來。」若馨問潔。

「昨天晚上回來的。姑母還想留我住幾天。如果我依了她的話，今天就不能來了。」潔說。

「大家這樣客氣做什麼吃呀！」若馥見衆人只管說話，她就說了。
「吃，吃，當然要多吃些。」敏明笑得怪玩皮的，若馥又窘住了。

「仲雪說要辦一個學校，所以急着找你。如果你有興緻和敏明芸等也願加入做校董的話，我們不妨試辦看看。」若馨說。

「我先聲明，我可不能担任功課，我只出經費。」芸說。

「那當然，你沒有工夫。」若馨說。

「我看人還不夠。」仲雪說。

「我有幾個老同學像儀貞紀淑她們，都担任過教職，我去找了她們來。說起她們若馨也知道的，是育德的同學，和我一級的。」潔說。

「儀貞不記得了，紀淑還依稀記得，她的冒失使人忘不了。」若馨思索地說。

「我的表妹鶴芝是個運動家，可以請她來担任體育。」敏明說。

大家不禁都笑起來。

「你總是那樣愛鬧。」若馨說。

「這是正經話，難道辦學校不要體育教員？」敏明正經的說。

「你的表妹在那裏讀書？」芸問她。

「今夏才江青體專畢業。」她說。

「那好極了，下次請你同了她來。」仲雪說。

「我看，至少可以邀集十個人，經費儘我們的力量出，辦事却完全是盡義務。我們第一要抱着犧牲的精神做去。」潔說。

「那當然。」異口同聲地。

「我們得趕緊一點，別的學校都將開學了。」若馨說。

「這是真話，明天我們就正式開一個會議，先籌定經費和舉定教職員，還要買辦校具和招生。這些事都要在這一月內辦成。」若馨說。

「買辦校具只要有經費立時可辦，招生却得早一天從事，否則別的學校開學了，學生招不到却是笑話。」敏明說。

「無論如何明天這些事都得議妥，免得慌張。」若馨說。

「一定這樣辦。」她們都說。

飯後，客人漸漸散去。潔和敏明也回去了。芸留着未走。若馥到母親屋裏去了。芸和仲雪到若馨房裏來坐。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因為這一向忙，沒有工夫到你家來，只風聞你家裏逼着你訂婚。怎樣若馥却先訂婚了？你的事怎樣了？」芸問若馨。

若馨不做聲，只打開抽屜取出華藍最後一封信給她看。芸看完了信，睜着疑問的眼睛說：

「我真不明白，剛才你明明說沒有訂婚，怎麼華藍的信上說你訂婚了？」

「我哄了他。」若馨垂着眼說。

「華藍是誰？」仲雪問。

「你也認識他，是亦青的學生。」若馨說。

「是他！我能知道這件事麼，若馨？」她誠懇的問。

「只簡單的說，我愛了他，我又哄了他。」若馨第一次說出這樣話來。

「你既然愛他爲什麼又要哄他呢？」仲雪問。

「爲了我的雙親，爲了他的母親，我犧牲了。」若馨說。

「伯父母知道你做的事嗎？」芸問。

若馨搖搖頭。

「你不打算讓他們知道？」仲雪問。

若馨又搖搖頭。

「訂婚的事呢？」芸又問。

「早已回絕了。」若馨說。

「再和你提起第二家呢？」芸又問。

「暫時不見得，一則妹妹才訂婚，二則父母對於我的事也灰心了。」若馨說。

「可是這過去的六七年你就這樣輕易的丟了？」芸說。

若馨低了頭。

「你也該替華藍想想。」仲雪說。

眼淚已湧到若馨的眼眶上來，她忍住了；哭該是多麼懦弱的事！她說：

「愛，只佔據人生一小部份時間。我雖然失敗了，我不該就此頹唐的葬送了我的前程；我還該振作。再者我是爲雙親犧牲，我想到這裏，我含着淚也會笑。以後，我將和他說的一樣，『寄託靈魂於事業上。』」

芸長嘆了一聲，說：

「這又是過渡時代下犧牲的一對。」

若馨反向她笑笑。仲雪睜着讚嘆的眼光向着若馨，半天，她說：

「若馨，我深佩你的魄力。我希望你真能從事業中得到安慰。人生旅途本滿佈着荆棘，那能免得了挫折？我希望你利用你的學問，你的毅力來開闢你光明前程。你說得不錯，『愛只佔據人生一小部份時間。』她握着若馨的手，眼中透着誠懇的光。

若馨給她感動了，只緊緊的握着她的手，默無一言。

芸說：

「我等着看你成功。」

這晚芸懷着一顆重沉沉的心回去。

在一個僻靜的街頭，有一座小小的洋房。洋房的大門上，掛着明正初級小學的校牌。在校牌之上，那高聳雲霄的國旗雄壯的飄在空中。每天清晨下午，成羣的小學生來和去。男孩子，女孩子，一樣的活潑可愛。每天隨時隨刻都有嘹亮的歌聲和朗朗的書聲由校中送出來。

校長是管仲雪，教務主任是若馨，黎柔潔是四年級的級任，三年級級任却是敏明，二年級的課顧儀貞擔任了，一年級級任是劉紀淑，若馥擔任的是各級手工課，體育教員是敏明的表妹謝鶴芝。芸雖不教書，也常來玩。學生不滿一百人，可是每個學

生的成績都好。這一個小小的學校，也辦得生氣勃勃。在學生的眼光中，她們是萬能的先生，可是，當她們自己一到時，她們會鬧，會笑，有時還會做出學生們常做的事，說出學生們常說的話來。

若馨雖然不担任課，可是全校的學生她都認得。全校學生也沒有一個不知道莊先生。她的愛分散在這一羣天真孩子中間，同時也獲得了多少天真的心。孩子們祇知道那有着長長的鬚髮帶着溫和的笑和莊嚴的眼睛的是可愛可敬的莊先生。若馨在放課後就回去伴着雙親，她不住在校中。雙親見女兒努力於事業，心中也很高興。若馨不結婚，這對於他們是有利無損的。況且做父母的也不願子女生生的離開了。

當明正初級小學第三次秋季開學時，學校裏有一點小小的更動。仲雪的父親死了，她奔喪回去。若馨做了校長，教務主任改了黎柔潔。四年級級任另外請人担任了。若馥因為秋天即將結婚，她辭了校中的手工課，這一課即由儀貞的妹妹健貞來

担任了。

在翌年春假遠足時，若馨給一個小學生一拌，摔下山坡去，左臂受了傷。她怕雙親受驚，不回家去，只住在校中調養。

在病中，聽見的是鈴聲歌喉，看見的是移來移去的太陽月光。最初幾天，左臂劇痛，她昏沉沉的只是躺着。在一天下午，放學鈴打過不久，她發現門口窗前有不少孩子的影子來去的幌動。她微微的仰起了身，但左臂的劇痛使她又無力的倒了下去。聽得儀貞的聲音說：

「小朋友不回家去在這裏做什麼？莊先生病了你們不要鬧。」

這一羣孩子還是不散去。

「回去吧，媽媽在等着你們呢。」她又說。

這一羣孩子還是不動。

「你們要做什麼？」儀貞覺得孩子們一定有特別原因。

「我們要看看莊先生。」一個較大的女孩子羞怯的說。

儀貞向窗裏一望，見若馨不動的臥着，她回頭說：

「莊先生睡着了，等她醒來我替你們說吧，或者你們明天再來看她。」這一羣學生才散去了。

儀貞推門進去，見若馨眼睛睜着，她說：

「你沒有睡着嗎？學生們要進來看你。我以為你睡着了，沒有讓他們進來。」

「我都聽見了，我心裏很高興。」若馨說。

「能獲得孩子的心是不容易的。你現在覺得怎樣？」儀貞關切的問。

「睡着還好，一動就痛。」她微微的蹙着眉說。

「安心的養幾天，好起來也快。」儀貞說。

「我希望早一天好了才好，學校裏多少事都攔着，家裏也多時沒有回去了。」

若馨說。

「這是不能勉強的，靜心的養息總能好得快些。」儀貞安慰她。

一天中午，若馨睡醒見房裏無人，她知道紀淑和儀貞吃飯未回。她痴痴的望着窗外白雲的移動，她的思想也隨着白雲徘徊。

門上起了微弱的叩門聲，這聲音是這樣的生疏。她說：

「請進來。」

出她意料之外的進來的却是那天拌她跌交的小學生。他左手拿着封信，右手舉着一束玫瑰。那覆在額前的秀髮，圓而紅潤的臉，襯着那淺藍色的制服，是一個活潑而健康的孩子。大而烏黑的眼睛中放着歉然的光。他走近床前，眼睛瞪在若馨的臉上，忘記了鞠躬，也忘記了說話。若馨說：

「強生，有什麼事？」

他才說：

「媽媽叫我送這封信來向先生賠罪。」他將信遞給若馨。

「你替我拆開吧，我手不能動。」若馨說。

那孩子急忙放下了花，拆開了信，將信紙展開給若馨。若馨用右手接過來看，信上無非是道歉的話。她放下了信說：

「回去對媽媽說，沒有關係，我也快好了。」

那孩子順從的答應了，眼中露出感激的光。

「莊先生，你喜歡玫瑰花嗎？這是我的糖菓錢買的。我只怕莊先生不喜歡。」他拿起了桌上的花說。

「我很喜歡玫瑰花，多謝你。」她用右手將花接過來。這上面載着的是一個天真孩子的愛。她將花放在枕旁。那孩子叉着腰愉快的笑着。若馨看看鐘說：

「快上課了，你去吧，等下來不及走。多謝你的花。」

那孩子才出去。關門時，他回過身來看看她，花旁那張柔麗的笑臉却深深的印

在他腦中了。

一個月之後，若馨的手臂才復原。

一輛黑色的汽車在晒溶了的柏油路上滾着，車中載着一個才從英國回來的青年，旁邊坐了他妹妹。

「假如你遲來一步，我就要自己僱車回去了。」他回過臉對他妹妹說。

「因為等媽媽，結果她還是不能來接你。」她說。

「爲什麼媽媽不舒服？」他問。

「不是的，如果等媽媽收拾好了回來，一定你比我們先到家了。」她笑說。

「哦！」他想起了母親的注意修飾，也不禁笑了。

「四年不見，妹其比前高多了。」他又說。

「媽媽還說我胖了呢。」她說。

「胖却不見得，只是健康了些。你看我怎樣？這四年來有什麼改變沒有？」他說。

「我看不出，和出國時沒有多大的改變，只是洋化了些。」她笑着說。

「你還是這樣愛挖苦人。小姐要莊重些。」他戲說。

「莊重，哦，你崇拜的是莊重，我得跟若馨學才好。」她又笑說。

「她現在怎麼樣了？」他急切的問。

「我知道這是你急切想知道的。不過我得先問你，是否你還不能忘了她？」她

笑問哥哥。

「你別管這些，你只告訴我她的消息就是。」他說。

「她現在努力於教育，似乎無意於婚姻。她的妹妹已於去秋結婚了。」她說。

「真的，你可知道原因？」他問。

「不知道，幾次問她也不說。」她說。

「……………」

「也許她正在等你哩。」她又打趣他，雖然她明知這不是事實。

「不管她是不是等我，我總等着她，直到她結了婚我才放棄我的希望。」他誠懇的說。

「如果她永遠的不結婚呢？」她說。

「那我就永遠的等着她。」他說。

敏明不做聲，她也給他感動了。

車子在一所高大的洋房前停下。甄太太已在洋台上招着手。

在一個遲夏的早上，若馨到校中去找潔。洋車在軟軟的柏油路上滾着，太陽如火般的照在頭上。去了一半路她才想到也許潔不在校中，不如約了紀淑同去，假如潔不在校中回來也有伴。於是她命車夫折向黃節路去。車子在流芳路口停下，在第一家門上若馨按了門鈴。用人開了門說：

「是莊小姐，小姐在客室內。」

若馨點點頭，就進去了。她是來慣了的，也不用通報。

一推開客室的門，好多人站了起來。若馨一眼就看見一個修長的青年站在沙發的一旁。她不禁倒退了一步，原來是他，三年前一怒而走的他！

華藍也呆住了。他想不到這時會有客來，他更想不到進來的却是他永遠懷念着的她。

可是冒失的紀淑沒有注意到這些，她說：

「若馨，想不到你會來。我這幾天因為我表姊由廣東來了，我也沒有出去。我來給你們介紹。這是莊小……」

「爸爸抱。」一個嬌嫩的聲音打斷了紀淑的話。若馨低頭一看，一個才會走的孩子拉住她父親的褲管，圓圓的臉上有一對和她父親一樣的放着光芒的眸子，和她父親一樣的微曲的頭髮，天然地鬆鬆的復在額前，也有一個像她父親一樣高而

直的鼻子。這一聲爸爸打散了若馨想說的話，她覺得天地在旋轉。

紀淑說：

「小藍萍別鬧，有客哩。快找你媽媽去。」

小藍萍用小手向後一指，說：

「媽媽。」

若馨抬頭一看，一個青年少婦含笑站在一扇通內室的門邊。紀淑說：

「表姊，過來，我給你介紹我的朋友。」

那年青少婦即帶笑移步過來。紀淑說：

「這是莊若馨小姐，這是華藍先生，這是我表姊汪萍芳女士，也就是華藍夫人。」

若馨向華藍點點頭。他也機械的鞠着躬。若馨即握住了華夫人的手，說：

「華夫人幾時到的？」

「前天才到。」她含笑說，也有一對帶着笑意的眼睛和一雙畫得修長入鬢的

眉毛。那小小的嘴唇在那豐腴的臉上更覺得小得可愛。她的皮膚和她女兒一樣的細白。雖然施着很濃的脂粉，但只覺其艷而不覺其俗。頭髮似乎是新燙的。香水的濃香從頭髮中陣陣的透過來。

「你看我的甥女小藍萍。」紀淑抱起了怔怔望着她們的小藍萍說。
若馨接過來說：

「真可愛！」

「叫人，小藍萍。」她母親說。

這孩子就「媽媽」一聲的叫了出來。

「不是的，叫姨姨。」她媽媽又說。

若馨一陣臉熱，心也隱隱作痛。

這孩子睜着烏黑眼珠向着媽媽。

「這孩子真笨，這樣大了還只會叫爸爸媽媽。」華夫人說。

若馨只逗着小藍萍玩。這孩子笑得那樣的可愛，一個淺淺的酒窩出現在右頰上。若馨覺得這孩子太美麗了，她覺得這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孩子。

「若馨在我們家吃了飯去。」紀淑對若馨說。

「家裏等着我吃飯，改天再來吧。」她放下孩子，拿起皮包就要走。她也不再說出她的來意。

「那麼不吃飯就再坐一會，怎麼說走就走？」紀淑說。

「莊小姐就在這裏吃了飯下午回去。中午太陽大，熱得很。」華夫人說。

「不要緊，我僱車回去。家裏等着我吃飯再見。」她飄然離了紀淑的家，她走了。

這裏，華夫人問紀淑說：

「表妹，她在那裏讀書？」

「她早已不讀書了，大學已畢業了三年了，現在是明正初級小學的校長。」紀淑說。

「真的！真能幹極了！我看她年紀很青。」華夫人說。

「真的，我們這些同事中看去就算她最年青。她妹妹還比她老似的。」紀淑說。

「她妹妹大概也是明正初級小學的校長吧？」華夫人又問。

「起先是的，現在已結婚了。」紀淑說。

「她大概也結婚了，得着她的真是夠幸福的，第一她那副神情就夠美麗了。」

華夫人說。

「她還沒有結婚。」紀淑說。

這句話震動了在凝神靜聽的華藍，他更留心的聽着。

「她是一個有志氣的人。她雖受過很重的刺激，但她還能振作。數年之前，她深的愛過一個人。他也深深的愛着她。因為彼此家庭的反對，他們的友誼經過了相當的困難。結果，因敵不過天性的感動，她決意犧牲了。她問人借了鑽戒去哄她的愛人，他竟一怒而走；最後一封信上含着無限的怨意。誰都不明瞭她的苦心，祇有我們

清楚她的事的替她痛惜。」紀淑感嘆的說。

華藍的眼睛漸漸的模糊了，他抱起小藍萍來，頭覆在她肩上。

「那麼她父母知道她做的事麼？」華夫人又問。

「也不知道，知道這件事的人很少。就是我們，雖然知道她的事，也不知道她的愛人叫什麼名字。她自己是絕口不提。在人前也從沒見她嘆過一口氣，也從沒見她說過一句消極話！」紀淑說。

「爸爸，水。」小藍萍嚷起來，華夫人和紀淑回頭一看，華藍的頭才從小藍萍肩上抬起來。小藍萍肩上濕了一大片，華夫人驚問：

「怎麼啦，你出這麼多汗？」她那裏知道這是淚。

「屋子裏本也是熱。」紀淑說。

「你出去走一會吧。」華夫人溫柔地說。

「我正想出去散散，小藍萍要不要我帶去？」他盡着丈夫的責任說，在華夫人

的心中，他本是一個盡責的丈夫。

「不要，孩子讓我來抱。」她接過小藍萍來，溫柔的眼光中透着憐惜。

華藍離開了客室，來回的在院子裏樹蔭下踱着。若馨的影子，永遠如女神般的佔據他心頭。她還和當年一樣的莊嚴，還且着當年一般的風韻，只是她懷着一顆受了傷的心。這是誰的罪惡？他抬頭悵望着那青天白雲，眼角有流動的閃光；他不自覺地滴了下來，悔恨之淚。

二十五年十一月六日脫稿於聖校